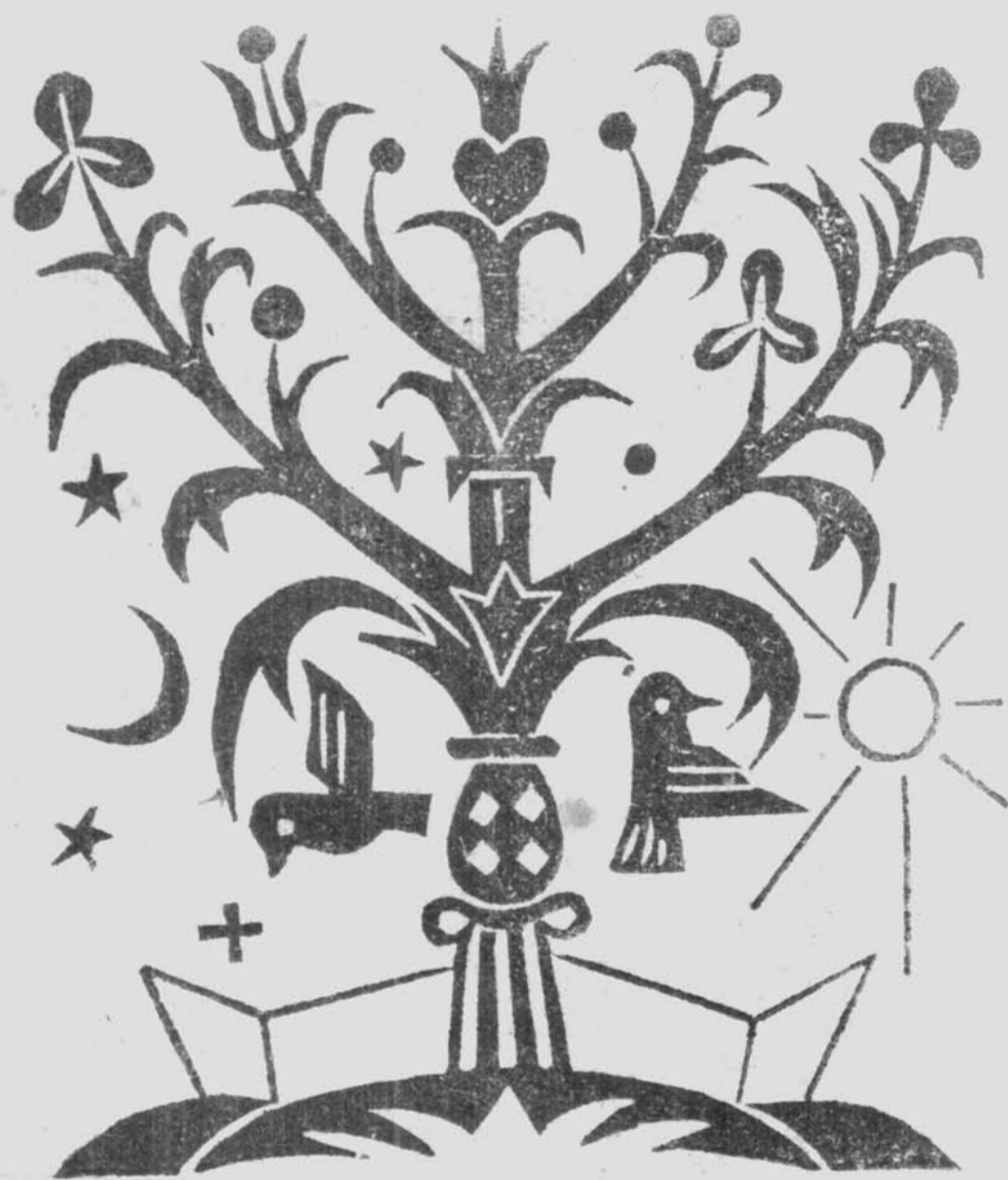


創 作 叢 刊

家 鴿

王 西 彥 作



文 學 書 店 出 版

創 作 叢 刊

家 鴿

王 西 彥 著

文 學 書 店 印 行

一 九 四 四 年 三 月

創 作 叢 刊

家 鴿

版 權 所 有

著 者：王西彥

發行者：李瑞熙

出版者：文學書店

桂林郵箱三三四號

每冊定價 元

外埠另加運費

一九四四年三月初版

題記

家

抗戰以來，我四方屢轉奔走，生活至不安定。這種不安定的生活，使我接觸到各色各樣的人和事，好像一個一向蟄居村裏間的鄉下人，突然闖進了紛然雜陳的大世界，在驚奇中混合着迷眩。後來終於在一處萬山叢中的一間破陋祠堂里安身下來了，整整一年半，給我一個於平靜歲月里細細思索一切事物的機會。把自己所見所聞，重新以心靈的尺度，一一加以衡量，迷眩消退了，驚奇也不復存在，我把這種思索衡量的結果，用筆寫下。自然我所得到的很有限。後來，離開那破陋祠堂，千里迢迢，我跑到另一個地方，却躲進了一座陰森的古屋。地方變了，生活依然無大變更，或者還不如說，生活得更其寂寞了。也是整整一年半，我沒有多大走動。我繼續着自己的心靈活動。收在這集子裏的幾個短篇，便是上述時期里的成績的一部

—— 稿

主

題

這幾個短篇，所寫的幾乎全是知識婦女。不消說，我本無意寫一本關於知識婦女的書，我沒有在一個標語一句口號上做文章才能，更沒有那樣的多趣，但在時間斷續情形下所寫成的這幾篇短篇，現在把它們輯集在一起，也儼然成爲一本關於知識婦女的書了。這真是初意所不料。然而，縱使成爲一本關於知識婦女的書，也並不說，當這女權運動的論爭甚囂塵上的時節，我在寫着什麼「副題小說」，在自己作品里主張什麼，提倡什麼，甚至反對或擁護什麼。那樣的事情或許是好的，我却完全沒有那份大野心。我對於事事物物，我有我的見解，我的看法，這種見解和看法，有意無意地表現在作品上，自是十分自然的事情；但如某人硬硬要派我這樣那樣，我可不管。我不願投大辭好，不願自己思索，硬高聲疾呼，狂呼亂喊。我是我，我有自己的感情和思想。一個人如果一開始就放棄了自己，他還能得到什麼？我所寫的，便是我自己所要寫的，我並沒有去顧慮世俗的愛好或市場的需求。在我筆下出現的人物，是我所見到過的，所熟悉的，曾經付出過關心和希望的，如今將

記

其寫出，於我自己便有着親切之感。至於給別人的印象如何，說老實話，我無法去顧慮。

家

上面我老是說着自己，那麼，如果讀者問我，在這幾個短篇之中，你自己有沒有偏好？自然，一個人總難免有偏好。說到這一點，我願意袒護提到，在這幾篇短篇之中，使我最感痛苦的是「家鴿」，而「煉冶」和「曠野」等篇，則爲自己償贖了痛苦。一種強力的熱情，驅使我寫出「家鴿」，但發表後却招來了不少誤解（雖然誤解得很好笑）。「煉冶」發表時，一個熟悉這故事的朋友，說我太拘泥事實，以致所寫人物的性格，反顯得模糊不清了；這情形不待他指摘，我自己更明白，所以如今把它重新改作了，和初稿業已有着很大的出入。當然，一件改作的東西，不會轉失敗爲成功，這真是無可奈何的事。有一些先生們給抗戰後的創作小說編選集，我發現好幾個選把本「煉冶」也選入了，好像故意要叫人臉紅似的。我很懷疑那些選家們根本沒有讀過自己所選的作品，不然，便是商業慾望把眼睛蒙封住了。「曠野」發表時，（這篇東西先以「霞」的題目在報上發表，後來改作一次，登在一

個雜誌上。)竟有好幾位熱情的讀者，先後寫來長信，給我報告了很多關於那主人公後來的種種遭際。我非常感激他們。我寫這篇東西，和寫「鍊冶」不同，乃是想像多於事實；可是得到這樣的信，我還是感到喜悅，甚至激動地給自己展開了回憶。要是說到偏好，我的偏好便應該屬於這篇「曠野」。在彙集子里，我最喜歡的便是它。不是喜歡這篇文章，而是喜歡文章里的人物。不錯，她是一個憂鬱的人，她的憂鬱深埋在兩種愛的衝突里，這雖是個人的憂鬱，同時也就是時代的憂鬱。在這樣的時代，我們誰沒有憂鬱？只是這種憂鬱，乃是一個要求：它向人索取的是剛強，不是儒怯。這憂鬱的時代可不允許我們儒怯，而我們的主人公，也就在這種憂鬱里前進了，我有的甚聖潔的祝福。

提到上述小小事實，僅僅用來證明我所寫的人物，決不是怎樣了不起的英雄，省得人家誤會我是在追求什麼空大的冀圖，當然我也有自己的冀圖，一個人怎能沒有冀圖呢？不過我的冀圖要小得多，平凡得多。對於別人所讚美的那種非凡的近乎出現在神話傳說里的人物，坦白說來，我絕無多趣。我寫的是人，不是神。我們所

生記着個，是一個人在世裏，事實上或許並不缺乏那種可讚美的超人，但把那樣一個或幾個超人的故事寫得出來。對於我們大多數凡人有什麼意義？在另一本書的題記里，我會經引用過一個西洋律家的名言：他說，只有在多多研究了人性之後，我們才能夠動筆創造出人物來。我認爲這話對於我們從事寫作的人，很有益處。我們不應該以憑着一己的觀念來創造人物自滿，以爲按照一定的堂皇理論或邏輯，就可以製作出什麼偉大作品。我們只要自問，既然明白所寫的是人，那麼除掉認真研究人性之外，還能有什麼辦法？這也並不是，我所寫的便是認真研究人性的結果，或者，我在這裏寫出了知識婦女的某些典型。我知道自己的努力距離那樣的標的還很遠。而且，老實說，有時候我在寫一個什麼人物什麼故事時，心里往往並不存那麼遠大的理想。我往往爲自己寫作，爲自己寫出喜悅，寫出痛苦，寫出愛和憎。我想，我是忠實於自己的，這就是了。在我所寫的人物之中，各有偏頗，各有短長。別人怎樣批評，怎樣不滿，有什麼關係呢？但如果也有讀者，在讀了這本小書之後，覺得這里面的人物，對他並不怎樣遙遠難親，便算是我勞力的最大報酬了。

附錄兩篇，現在看起來，好像有些近於多餘了。讀了一篇「寒鴿」，便以為我是一個女權的摧殘者，斷定我是在反對或擁護什麼，自然十分好笑。不過我也還是寫了辯解了，現在就索性把它們收在後面，或許也可以給讀者作一個小小的參考。

三十二年七月四日記於桂林李子園

目次

家 鶴	一
母 性	三四
煉 冶	五六
雨 天	八四
紅 花	一二〇
曠 野	一六〇

附 錄

關於「家鶴」的附錄	一四
「鶴」與「鳥」(羅漢)	一

空白页

家 鴿

籠鳥的羽毛，是永遠不適宜於海燕的。

——A·拉瑪爾丁

在黎明之前，天又落起雨來了。聽着雨腳漸漸溼溼地踩着瓦脊上的聲音，姚文英從朦朧的睡境里清醒過來，猛地推開了壓住肩胛的輕軟棉被。

——怎麼？又下雨了！

下雨了，雨腳踩得更重更密了，很快地，便形成一種慌亂而嘈雜的響音，而且似乎還業已開始有着細小的簷滴了。她厭煩地支坐起身，伸出一隻手在床頭邊找尋着電燈的開關。驟然而來的光亮，照出一個由於一具精細的心腸所佈置成功的

幽美房景。首先，女主人姚文英的眼睛落在案頭那架安置在珊瑚色鐘座旁邊的日曆，那上面是昨晚預先翻過來的幾個醒目的紅字：「三月八日」。

她以一種抱怨的口吻喚呼道：

「志彬！志彬！……」

——對面蒙着圓頂細羅帳子的床上，這時那原是極其均勻而平靜的鼾聲隨即中斷了，發出一種模糊不清的夢昧的哼唔聲。

「志彬，唉，你聽呀，這個天有多麼可惡！」

「噢……唔……」

從那帳子里面傳出轉側的聲音。

「討厭死了！睡鬼，偏偏碰到這個鬼天！……」

於拋出連串的咒詛之後，她重行扭熄電燈，躺下身子。但却再也睡不着了，睡眼業已爲那愈來愈密的雨聲趕走了。有什麼辦法呢？現在正是春天，春天原是多雨的季節，而在這山城裡，雨量則更其豐富，差不多每天天陰都壓得異常地低沉，每天那綿厚的雲層都孕育着飽滿的雨意，每天都有着雨——這會，雨脚正以一種狂暴

的慌亂不透的氣勢蹂躪着瓦脊，似乎那單薄的瓦片會給踩穿了，似乎那沉重的雨點就滴落在女主人的心上。

——唉，你瞧這個天有多麼可惡！

於是，一些紊亂如麻的思緒繼續不斷地流竄進她的意識里來了，它們執拗地攪擾着她，興奮着她，終於，使她感覺得渾身熱辣，頭腦也刻刻暈漲……她重又把被端輕輕推開，伸出兩腳隻使在黑暗之中也依然可以看出是豐滿白嫩的胳膊，互相撫摸了一會，吐出一口悠長的氣。最後，她又喃喃自慰道：

「睡吧，好好睡一覺，明天是『三八節』呢。」

然而沒有用，當她把胳膊塞回被窠，把被端拉回肩胛時，那些從自己的意識里清濾過不知多少次的思緒馬上回來了。現在，它們開始虐待着她，折磨着她了。她賭着氣，自暴自棄地索性讓自己沉沒在那里面，如像一個溺水的人，甘心沉沒在可怕的黑流里。不久，遠處的鷄鳴聲又一遍地傳來了，而窗帘上也業已流瀉進迷濛的曙光。

重行醒過來時，鐘座上的指針剛好指在「X」字上。

姚文英支坐起身，舒伸一下胳膊，然後撩起帳子，準備下床。這會，對面床上的帳子業已吊起，棉被也摺疊得很整齊了，而且在那燈籠的几子上，按照例，女傭人爲她預先倒好一杯溫涼的開水。杯子下面壓着一個用紅鉛筆寫就的字條——她伸手把它拿起：

英：此刻你睡得正香！我上辦公處去了，

給你一個吻。祝你有一個愉快的節日！

志彬

一縷溫暖的微笑浮上她的面容，在兩頰間漾起兩個淺渦。她把自己的嘴唇往那字條的署名上面接觸了一下。隨後她披上了上衣，以自覺嫵媚的姿態打一個惺忪的呵欠。

女傭人上樓來了，孩子們也跟着上樓來了。大女孩海倫一把抱住母親的腿，哭喪着臉告訴道：

「媽……安琪打我，你瞧，你瞧這兒額角上……」

小孩子安琪一個小蠻牛般的橫着一支鐵爸爸手裏撿下來的粗大的白藤手杖，跟在小姊姊後面，做着威脅的姿勢。

但是替母親的痛到頭全不在這上面。他還用那隻手，推開窗子，雨霧了，在灰色的江濤的天壁上，依然膠着着那含有酸意的雲塊，它們互相推擠，拉撕，幻變着，彷彿隨時都將灑下雨滴來……

姚文英於女傭人打上水來，重又帶下孩子們去時，便開始在梳妝台上忙碌起來了。直等到中午洪志彬下辦公回家，她的忙碌才算結束。

—— 二 ——

三八節婦女紀念會在城南燕江大戲院里舉行。這會，對於婦女們是一件重要的事情，因為這是她們自己的會。這一天是她們自己節節……姚文英情緒緊張的興奮着，心情不定的走來走去，於結束了在梳妝台上的忙碌之後，又開始另一種忙碌——誦讀那由洪志彬代為擬好的演辭的草稿。

洪志彬一回家，就被召喚到樓上談房裏去了，這時，他做着太太臨時的聽衆和

「志彬，你先瞧瞧我這頭髮，你瞧是不是太鬆了，咳，還可以嗎？總是安琪這小蠻牛，昨天一把抓散了我一頭！」

「志彬，你說我這件 Over-Coat 太短了不是，跟襪絨袍子的顏色配不配？……總是這樣的，『很好很好』，誰要你拍這個馬呀。」

「唉，說真的，志彬，你覺得我用黃的胭脂好，還是用紅的？——死鬼，你再說這種話，我就會生氣了。什麼麥唐娜！誰像麥唐娜！唉！真是的，整整三年沒有看過外國電影咧，在香港上海可多好，昨天我在楊太太家里看到白報紙的大公報，那小鬍子卓別林的新片『大獨裁者』已經到香港了呢。」

「且慢，志彬，你還是瞧瞧我這雙鞋，高跟快要磨成低跟了，這倒霉的鬼地方，却連鞋後跟也沒法子配！」

「志彬，現在讓我來預先演一通講……你要注意我的臉部表情，尤其是我的眉毛的抑揚。」

「什麼，你是說我的聲音提得太高了不是？……志彬，老實說，你這次這篇演

講辭實在做得不够漂亮，至少是沒有以前幾次的動人。我的意思覺得最後這句雪萊的詩還是引用進去好一點——「冬天來了，春天還會遠嗎？」後面再加上一句：「姊妹們，現在正是春天了，我們的春天終於來到了！」這樣不是力量更足了嗎？」

「唉，你這性急鬼！快莫動手動腳，聽我再演一通講呀。」

女傭人在樓下喊吃飯了。孩子們幾次三番的企圖衝上樓來，都被作母親的威脅所阻止。在這家庭里，各人的喜悅是很不一致的。孩子們以解不的眼光注視着媽媽的新裝。在他們小小的心靈里，總覺得每次當興奮和歡愉的光輝爬上媽媽的臉上時，自己便被疏遠了。現在，他們憂鬱的蹲在凳子上，完全失掉了往常的活跳和放肆。

天依然是陰沉的，不過原是沉厚的雲層彷彿鬆散了些，起了一點兒風，雨意也顯得更其稀薄了。

「希望下午不要天不作美就好……」

女主人的飯量驟減了，而且也例外地沒有關心到菜味的鹹淡。

紀念會是下午一時半舉行的，這回却才五十二點鐘。今天的時間走得太慢了。

匆匆放下碗筷，姚文英又上樓。

孩子們受遭着媽媽的冷淡，此刻纏纏住了爸爸。安琪騎在一條心愛的木馬上，要爸爸給他作馬光；而海倫卻捧着那本業已掉了封面的兒童雜誌，要爸爸讀給她聽。「馬兒高又肥」。

可是女傭人下樓來了，說奶奶請少爺到樓上去。

洪志彬搖搖頭，撒了一個苦澀的表情。

走上樓梯，看見妻坐在床沿，而在她臉上却狼藉着淚漬……床上，零亂地堆滿着紅顏綠色的服飾。這時，她以一種受委屈的眼光接納着他。

他吃驚地問道：「英……這是什麼一回事？」

「你瞧，」她幾乎要哭出來了，「真把我氣死了！上次我要你給我託人去帶一件綠色的袍料，講了好幾遍，總沒照辦你耳朵。先瞧這雙鞋子配這件綠袍子的顏色，越瞧越不像樣；可你又沒有一件綠色的袍子……你瞧，有的太紅太深了，有的顏色太淺，還有這一件呢，顏色倒還可以，可是下窄偏偏又太窄，你說還可怎麼辦呀？」

「這，這……我看就馬虎一點……」

「馬虎！馬虎！」兩顆淚在眼角邊的晶瑩的淚珠立刻從額骨滑下，「我就馬虎了！什麼東西，你說不買就不買，那一會我不是遷就！人家楊太太嘛，一張嘴是金口，要什麼是什麼。楊先生跟薩太太待得不得到！那女到上海去，帶來滿滿的兩皮箱：梳妝盒，春大衣，毛，葛絨線呢，長統絲襪……什麼都齊全！就是你！馬虎！馬虎！你就是會說馬虎！……」

—— 家 ——

於是，她負氣地一俯身，就倒在枕上嗚咽了起來。

站在床前的男人搖著頭，筋苦地絞著自己的手，木然站着，不知道應該怎樣應付才好了。

—— 鴿 ——

鐵床在女主人的抽搖里發出詭譎的呻吟。案頭那塵珊瑚色的鐘座，短針業已指在「一」字上；樓下會客廳里的那掛鐘，也發出清脆的一下聲音。

按照着舊例，男人向她供獻出所有的謊言柔語，答應她馬上託人去帶衣料，又允許了一些額外的條件。感謝造物主的苦心，女人生就一付奇幻多端的性格，如像伏天急雨，去時和來時一樣的迅捷，感情上的烏雲一過，立刻就是一個蔚藍而開

朗的晴天。在一分鐘前還被淹沒在無限的傷心里的這女人，這時業已抬起她微紅的眼。

男人以一種愛撫的聲調催促道：

「快起來收拾一下，你瞧一點多鐘了，真是十足的孩子脾氣，虧你還是兩個孩子的母親呢。」

她坐起身來，臉上微微騰紅，帶着一縷嬌嫵的笑。一手甩一下重又鬆亂了的長髮，於是急急地湊向梳裝台上那半身鏡，同時含嗔的說：

「你也趕快換一換衣服呀，回頭得陪我去燕江……」

—— 鴿

三

下午五點鐘，洪志彬打發與孩子們，獨自躺在床上休息。他感到異常的懶倦了。今天是禮拜六，午後沒有再上辦公廳去。把妻送往燕江，偷偷的跑出會場，一回家却又被孩子們糾纏住了。對於他，生活永遠是一根無情而緊逼的鞭子，永遠不讓他有喘息的餘暇。這時，四週很靜寂。曾經出過一刻難得的太陽，空氣極其清新而爽明。隣家簷下的幾隻鴿子，似乎受着這初春雨後的天氣的鼓舞，戛戛地在低空飛

旋不已。

——
唉！……

一些回憶的暗霧開始在他的意識里移行着了，他的視線落在壁間那張裝置在鏡框里的雙人照片上。是怎樣的一長串艱辛酸澀的日子啊。在照片上，妻正是一個朝花一般的少女，純真，驕矜，慧敏，不知天高地厚；而自己，不也正是一個年輕有為的青年嗎？在那時，彷彿這世界上時常有一種東西，一些生活中看不見的奇珍，一串美麗的明珠似的夢，使得他近乎盲目地熱情地追求着，捕捉着，世界和自己是同樣的歡愉而年輕，同樣的充滿着光輝和愛情。可是一過了那光輝的結婚日，就像是跨過了命運的界線，人事追逼上來，生活開始浸淫在一種酸液之中，很快地，世界跟自己一同衰老了，枯竭了。可憐的妻！在少女時代，她企圖做一個生活的冒險家，她的夢想更其美麗，也更其高遠，她像飛蛾撲火似的追逐着一種永遠的奇遇。

然而眼前的世界却是既平凡又沉悶，有了家庭，不久便有了孩子，自己所親手架造起來的夢幻的樓閣，業已由自己親手將其拆毀，於是熱情被逼着從巔跌到死滅，而她的青春也連同夢想一起沉入生活的深淵……

——她是可憐的！

他完全明白她，了解她。女人是一種奇怪的動物，直到現在，從感情的廢墟上還在不斷地茁發着新苗。如今她豈不是又在找尋激動，又在追求另一種夢，或者說，又在企求一種沉悶生活中的消遣物了嗎？因此，他越發感到內疚，越發憐愍起她來。

——家——

屋前屋後，一片鴿子的愉快的夏夏聲……他站起了身，喃喃地自語道：「英，你分明只是一隻家鴿，現在你想飛向風雨，唉，怕你幻想的翅膀又將受着那不可避免的傷殘了！」

於是他伸手到壁上去取那個玻璃櫃里的照片，他打算拂拭去那上面積存着的塵埃，它業已把照片上的面形蒙蔽得模糊不清了。

驀然地，他縮回了手，他聽到妻的急迫的喚聲。

「志彬！志彬！」

她回來了，很快地，輕捷的脚步聲業已上了樓梯。從腳步聲，他可以猜臆到她的心境。而且，由於過度的興奮和喜悅，她的嗓音發着輕微的顫慄。

他迎接着一張稀有的激動的光輝的臉。姚文英腋下挾着一大捲會議記錄和宣傳品，以飛鳥入林的姿勢直投向丈夫。彷彿霎時間青春重又回來了，彷彿少女的感情重又復活了。她一隻手抓住面前這男人的胳膊，把自己的臉靠着他微微起伏的胸脯，小燕子般躡着腳，全身失落在一陣不能克制的激動之中。

「志彬，今天會場里的情形真好……欸，我問你，什麼時候你才退出會場的？我連知也不知道！」

他明顯地撒着謊：「很後了，大概要到三四點鐘了。」

「那麼你一定聽到我的演說了！」她的眼睛閃着希求的光。

「是的，等到聽完了你的演說我才離開。」

「那麼你說，」她的另一隻手又復緊抓住他的胳膊，腋下的東西跌落在地板上，「我的表情還自然嗎？是不是在開頭的時候聲音提得太高了？還有聽衆的反應還好嗎？有沒有聽見下面別人的批評？」

「很好，表情也好，聲音也不算太高，」爲了掩飾自己，他俯下臉去在她額角上吻了一下，「英，今天你真美！」

她把他推開，臉上掠過一個甜蜜的幸福的表情。

「——總差這樣的！唉，我問你，爲什麼你不等會開完了才走？今天的會不是挺有意義的嗎？爲什麼你不等我一下……」

「今天不是你們婦女的節日嗎？而我却是一個男人，男人參加婦女節，總覺得不大好意思，所以就回來了。」

「那麼我又問你，今天幾個演說的人，除去主席毛太太，你以爲到底那一個講得比較漂亮？措辭和表情那一個比較得體？可要照直說呢，不准當面拍馬呀！」

他竭力想把話岔開去，這時就彎下身去收拾那被踐踏得皺污了的會議記錄和宣傳品，一邊支吾着回答：

「唔……其實都還可以，都很不錯，婦女們總是長於唇舌的。」

「不行！要說清楚，那一個最好，那一個最壞？」

「最好自然是那位主席……」

「我說過要除開她，自然不能去比她，人家是有名的交際花，天天在高尙的社會里交際慣了的，而且又素來是名演員……我是說其他的幾個，如像孫太太，凌太

太，還有那位剛從法國回來的歐陽小姐……」

「叫我怎麼記得這些人的姓名呢？英，我們且不說這個……」

「咳，那麼我再問你，比起其他幾個，」她嬌羞地飛紅着臉，又復緊抓住他的胳膊。「你說，我的態度還過得去嗎？還有臉部表情呢？還有聽衆的反應呢？」

你今天講得不錯，尤其是最後那幾句，簡潔，有力，而且也很沉痛。」

—— 家 ——
於是她鬆開手來，臉孔却顯得更其紅了，眼睛也益發生光，全身搖擺起來，如像禁受不住過大的喜悅的襲擊。在這一刻，他重又看見一個八年前的她了，他愛她，感情的押門一下抽開，他重又把她抱住，熱烈地吻着她的鬢髮和兩頰，他有着真的激動。

—— 鍋 ——
「志彬，你鬆手，我給你看這個記錄——你趕快替我做一個新聞，送給老陳要他在明天的本埠欄里登出來。」

他還是撲抱着她。忽然，他又可憐起她來了，他吃吃的說

「英，你分明只是一隻家鍋

但她沒有聽清楚，她覺得自己全心靈都融溶在柔情之中，她的眼臉里業已閃現

着感激的幸福的淚光。

四

從報館里回來時夜已深了。在這山城裏，夜市非常短促，剛到九點鐘，街道業已冷落下來，流蕩着春夜的涼意；而且由於電力的不足，街燈是一律昏黃而黯淡的。他在空漠的街心跨着急步，注視着自己的忽前忽後的朦朧的身影，胸口走動着一種異樣的感情。

家

回到家里，孩子們跟隨着女傭人睡覺去了，妻親自下樓來爲他開了門，熱烈地接待着他。

媽

「老陳，應明天一定登出來嗎？」

「是的，明天一定登出來。」

「不會把我的演講辭刪掉嗎？」

「當然不會，」他跟着並肩上楼，「而且在老陳那屋，我又爲你仔細潤飾了一

遍……」

「真的嗎？那麼你增加了些什麼話沒有？你沒有刪掉我那幾句警句吧？」

到了樓上，他才注意到她直到這時候還沒有換去日間的裝束，如像現在還是任那萬目睽睽的會場上一樣。在燈光下，她顯得如純年青，如此充滿光輝與活力，如此顯露着女性的驕矜。她以一種愉快的調子說話，她的整個表情都洋溢着欣懽和愛。

他坐在床上，而她則斜依着梳妝台，新的感情重又喚起她全部的興奮。窗外是靜靜的夜，但她却保有着不平靜的情緒。

「志彬，剛才我一個人坐在房裏，又把報紙上關於這一次爭論女權問題的文章讀了一遍，越發覺得那位大學教授沒有道理了，他簡直在那裏侮辱我們女性嘛。」

他搓搓手，抬起頭來。

「你是說那篇『談家庭』的文章嗎？」

「是呀，」她癩癩了一下自己那凝在壁間的影子，「就是那位同時又是小說家的教授的那篇名文呀。」

「你不是很愛讀他的小說的嗎？記得你會經把他的一篇有名的愛情小說讀過八篇，而且，在上海的時候，你會經一口氣買過他的十本小說集……」

「她截斷了他的話，『文章歸文章，可是道理歸道理，講道文章，就是這一篇『談家庭』也還是寫得非常漂亮的，尤其是他所舉的那例子，那簡直是一個惡毒的然而漂亮的例子！你說不是嗎？』」

他有意地以一種挑撥的神情回答道：

「不過說到道理，他那種站在『生物的平等』的立場上的論點也並不是完全不能成立的——說句良心話，我自己就有點同感，生理上的差別規定着男女間不相等的平等……」

「呸！」她撒嬌的跺了一下腳，「你這種落伍思想，你這完全只是一種男子的

自私 我不愛聽！」

「可是你得讓我講下去呀，」他辯白着，「你們女人……老實說，一向被稱爲『沒有靈魂的動物』，根本不配談什麼平等，」他注意着她的表情，隨即便又轉換了口氣，「我是說，你個女人根本受着生理上的限制，這種限制是天定的，人爲沒有辦法去更改……」

她小孩子般的把兩隻手虛掩起自己的耳朵，連連蹙着腳。

「不聽，不聽——非理不聽！」

「那位小說家的話是很有根據的，他所根據的小半是別人的成例，大半却是自己的經驗。理論總是敵不過事實的經驗的。那位小說家他自己的太太不是上海赫赫有名的『黑牡丹』嗎？不是說也很有學問，很會寫文章的嗎？一朵大學校頭括括的校花，一個出色的高材生，一品的人材，一顆明星，那位小說家追求她的時，寫了多少情書，化了多少心血，她向他帶了多大架子；人家都預料他將要得到一個可怕的悲劇，可是一旦結了婚，她便歸他所有了，是屬於他的了，如今這不是變成一個道地的太太，一個上等的賢妻良母；而且，我可以斷定，那小說家寫那篇『談家庭』的時候，一定也滲雜有她的意見，他寫的是自己夫婦兩人實實在在的經驗之談……」

「你怎麼曉得？或許她也是不贊成的，」掩着耳朵的手業已放下，「或許她如今是給男人同化了——或許在別一種環境里，她又會變成別一種人！」

他冷冷的插嘴，「女人總歸得給男人同化的……」

「嗟！那我可偏不給你同化，偏要不同化！你有本領，你倒來化化我看！」

於是她笑將起來，側轉了身子，低頭向鏡子顧盼一下，攏了攏業已半鬆散了的長髮。

樓下的掛鐘響了十一下。

「快半夜了！」他打了一個阿欠，站起身來。

他走近她，一隻手撫着她的肩，心里對自己說道：「可憐的人兒，其實你是早經給我同化的了，現在不過給你發現一種新的消遣物罷了！」隨後便又加添着說，

「英，你也應該休息休息了，開了一個下午的會，現在就睡吧。」

「可是我還要問你，」她突然回過身，興奮依舊還沒有完全消退，「聽說那位小說家的太太本來是不會愛他的，她嫌他太寒儉，身體又太壞，教育不完全，無論如何不肯理睬他；後來事情鬧大了，給她的母親聽見了，那位老太太原來是很愛看小說的，知道現在拚死拚活地追求着自己的兒女的是一位有名的文學家，便作主把女兒嫁給他了。志彬，真的是這樣的嗎？」

「聽說是這樣的，」他把另一隻手也放在她肩上，「這不是更加可以證明女人胸沒有自主的靈魂嗎？」

「這不能怪她，因為牠還是一種學爲來自悲劇。」

「一個女人可以爲母親犧牲自己，那麼爲什麼不可以爲丈夫犧牲自己呢？」

牠擺擺肩放下了他的一隻手，「因爲男人太自私了……女人爲女人犧牲是值得的，却不值得爲男人犧牲。」

「女人的生命和幸福代價就是犧牲，女人的全部責任就在『犧牲』兩個字，

家

——不過，算了吧，英，你應該休息了。」

他又打了一個呵欠。夜更深沉了。

睡在床上，熄滅了電燈，不久，就聽到樓下那掛鐘的又一次鳴響了。

諷

「志彬……」

回答她的是困憊的低微的鼾聲。她睡不着，煩擾着她的是一些揉合着回憶、悔恨和惆悵的情緒。適才的興奮業已消失，代替着襲來了一種空漠之感。愛情像一陣夏天的柔和的夜風，一剎那便過去了，而那悠長而炎熱的失望的白晝便很快來到，灰沙即將逐漸冷卻的熱情蒙封住了。

21

雞聲又復傳來了。她驀地感到疲倦全部的鬆懈下來了，吐出長長的一聲嘆息。

然後伸出一隻手緊緊抓住自己的完全鬆散了的長髮。

五

由於睡眠不穩，次日，姚文英起身得很晏。是禮拜天，洪志彬沒有上辦公廳去，這時正在樓下，不知道爲着什麼事情，高聲地責罵着女傭人。幾乎是同時，小孩子的哭聲又傳上來了……牠醒過來，神志還很恍惚，樓下的嘈雜打破了她重尋夢境的企圖。她皺了一下眉，呼出一口氣，慵懶地轉了一個側，突然，她想起一件重要的事情來了，便迅捷地下了床。

「楊媽！楊媽！」

—— 鳴

聽到她的聲音，搶先上樓來的却是洪志彬，他給她帶來當天的報紙和一封專差送來的信。」

「英，啊，你看着這個新聞覺得有多好？」

「真的登出來了嗎？快給我看看！」

她的一雙微顫的手擎着報紙，眼睛陡地生出光輝。

他站到妻的旁邊去，「是吧，登得不錯吧？」

「唉，這一段才紹簡直捧得太過火了！唉，這一段素描……唉，這怎麼得了！」

過大的興奮使得她的嗓音走了樣，她把自己幾乎為喜悅所溶解掉的身子斜倚在男人的肩膀上。在這一刻，她完全不能制取自己，滔滔在她的胸口里的只有溫情與感激，她的心因為幸福而迷醉了。

接着，她又以同樣興奮的情緒拆開了那封信。

信是婦女運動促進會分發來的，說是要組織一個各界婦女慰勞隊，到前方去慰勞傷兵，向各將領獻旗致敬。為了舉辦這一件事情，定本日下午在孫太太家開籌備會，「務希撥冗參加」……

「志彬，下午你陪我去好嗎？」

男人注視着她的表情，却有着完全不同的念頭，還會暗自搖搖頭，作了一個不置可否的應諾。

「志彬，」但她並沒有注意到這個，「這件事情倒的確義不容辭的，的確應該舉辦的。人家男子東一個慰勞隊，西一個慰勞隊，做得熱哄哄的，好像天下只有你

個男子存在的份兒，現在讓我們婦女也來揚眉吐氣一下——志彬，好在你今天不辦公，趕快替我擬一個提案，一個漂亮的具體的提案！」

這一件新的事情又鼓舞起她的熱情來了，她興緻勃勃的把報紙上的新聞剪貼在自己一本異常精美而寶貴的照片冊上，一次又一次的跑着樓梯。孩子們都以一種驚奇的眼光注視着自己的母親。

依然是一個陰天，但雲層稀薄，而且透出微光，空氣爽朗，似乎有着放晴的希望……果然，在中午時分，一縷不很強烈的陽光射進房子里來了，天氣也就陡地變和許多，屋前屋後又響起一片冥冥的鴿子的飛旋聲。

正在窗下爲妻草擬提案的洪志彬放下筆來，他的胸口有着兩股矛盾的心理在交流。

——她實在只是一隻家鴿……

但如果把這一根難得的激動的苗芽摘去，對於她豈不是一件過於殘酷的事情嗎？生活太沉悶了，煩瑣的人事使得她失却一切夢想，變成憂鬱而厭倦，心身迅速地衰老下來，主宰着她的，只是一種自暴自棄的心理，一種對生命的卑棄，因而成爲

一個永遠的精神的囚徒。現在，她從倦怠的窒息的生活裏發現一樣新鮮的事物了，如像摸索在海底的人發現一顆明珠，她正以小孩子的熱情奔向它，縱使他明知她所追求的只是一個幻象，但在這個幻象沒有破滅以前，他願意她的熱情能夠保持得更久，如像願意她在某一種沉悶生活中意外的消遣物上的興味能够保持得更久一樣。

於是他又專心地繼續爲她代擬那「漂亮的具體的提案」了。

——唉，就讓她飛向風雨去試一試自己的翻力吧。

一刻後，妻上樓來了。對於他的馴順，她表示着極大的滿足。她輕輕地走近他，偎倚着他，愛撫地說道：

「志彬，你現在成爲我的一個義務祕書了。唉，這樣，就算擬好了嗎？」

「英，你就少不了我這位義務祕書，沒有我這位義務祕書，你這位委員老爺怕就要坍台了哩。」

她驕矜地小孩子般的撇撇嘴：「這種地方就得讓我們婦女佔點兒便宜，你們男人不過只配當我們的義務祕書——哼，有的還怕當不上呢，像那位歐陽小姐每天接字打以上肉麻得過了分的情書……」

「可是反過來說，如果沒有我們男人做你們的義務秘書，像那位毛太太，如果沒有毛先生的地位和聲望……英，可見秘書不僅僅在擬演辭和提案，」他回身輕輕擦住她的腰，「秘書還有更重要的用途呢。」

她天真地撫摸着他的臉頰，不假思索的說：

「那麼，志彬，我却只有一個三等秘書了。」「是諷」他的臉上掠過一個不自然的笑容，「英，這真是你的不幸……」

他把她摟抱得更緊。

六

下午天壁又低沉下來，而且還灑了一陣急雨，雲層依然密佈着。可是姚文英却興奮異常，她的心里充滿着熱望和光明。

一跨進家門就喊道：

「志彬，我給選做代表了，後天便要動身上前線去了。」

「……你？」

「是的，我……她們選了我，一隊八個代表……志彬，我真高興，想不到自己

也還能給民族國家效點勞！後天，是的，後天就要動身了，慰勞品是現成的，只等趕做幾面旗。」

洪志彬愕然地跟隨着她上樓。

「英，你且休息一會，這樣忙亂做什麼？」

「我得整理整理行裝呀。真是，上前線的事情……志彬，你快來幫我拍一下這箱子。」

「休息一會再說吧，」他阻止着她，一剛剛開了會，又跑了路，當心你的身體……」

—— 鴿

她一邊卸脫外衣，一邊就動手去開箱子。

「身體？真說得好，還沒有上前線呢，這算得什麼！」

一直忙碌到夜深，總算整理停當了。她把自己認為最合身裁且也是最時合尙的服飾，檢出裝在一隻大皮箱里，一件一件的反覆挑剔着，配置着，徵取着男人的同意……然後便又埋怨着，歡喜着，作着種種的預計。女人永遠保有着一顆小孩子的心。

不作美的天却又浙浙瀝瀝起來了，而且刮起了風，窗楞吱吱地發着顫慄。

洪志彬望着妻因為大雨而焦慮不安的神情，心里生出另一種完全不同的期望。

後房傳來小孩子的啼哭聲和女傭人的咒詛聲，窗外則是一片隨風激盪的夜雨聲，最後，他問道：

「英，你完全決定了嗎？」

她沒有注意到他的表情，「決定？你說的是什麼意思？」

「我問你是不是決定了要去前線？」

「你這樣問……難道你以為只有那個男人才能去前線嗎？」

她對他顯出一付挑戰的精神。

「我不是這個意思，」他以一種苦惱的聲音說話，「我是說，希望你不要單憑一時的衝動，同時你還得注意自己的身體，還有自己的利益……」

「又是身體！」她截斷他的話，「你總是這樣看不起我們婦女！」

「不是這個意思，我是怕你吃不起那種苦……」

「什麼苦我吃不起，難道我不應該替民族國家數點勞嗎？難道我就這樣沒有用

嗎？難道女子對世界只能是廚房和寢室嗎？」

洪志彬從床沿站起身來。

「英，那麼你就不想一想整子倒，想一想這個家庭沒有你在時的情形，你知道我是白天得辦公的……」

彷彿受到一個不及提防的打擊，她怔了住，痛苦地咬着嘴唇。窗外，雨更密了，風也更大了，雨滴一陣陣的傾瀉在玻璃窗上，發着猛響。小孩子的啼哭聲隱沒下去了，狂瀾的風雨更顯襯出一個深邃的無盡的夜。她瞥了一眼那業已收拾停當的箱子，強自鎮靜地回答道：

「這些……我現在只好不顧了，好在一個月左右的日子就可以回來的。」隨後，她又對他祈求地說：「志彬，請你不要對我說這些話了，我不要聽這些話。」

睡在床上的時候，聽着風雨聲，洪志彬告訴自己道：

——唔，且讓她睡一覺吧，明天早晨一起身，她的主意又會改變的，女人的事情太難說了。

然而他的預料落了空。第二天，出了太陽，是一個晴朗的天氣。她整天在外面

奔走，連中飯也沒有回家。黃昏時分，她匆匆回來，又復整理了一晚的行裝，重新把昨夜褶疊好的衣飾選剔過一遍，始終保持稀有的亢奮，彷彿有一種巨大的力量在她的感情里起着作用。

她熱切的要求他道：

「志彬，明天早晨五點半鐘的車，你得起來陪我上車站去呵。」

他順從地回答：「好的，我陪你去……」

孩子們都上樓來了，以驚奇的眼光注視着母親。海倫牽着母親的手問道：

「媽，你到那里去？」

—— 鴿 家 ——

作母親的在孩子的面頰上吻了一下，「媽上前線打日本鬼子去了，你在家裏要乖些，不要儘跟小弟弟打架。」

站在一邊的安琪搶到母親的面前：

「媽，我……安琪也要去……」

「安琪乖的，不要去，長大了再去，媽去去就回來的；安琪好好的不要跟姊姊打架。」

這一晚，姚文英幾乎一整晚沒有合眼。她覺得自己業已走到生活的邊緣，將要跨入另一個新天地里去。只要一預想到明天以後的那些光輝的日子，一顆心便開始頑強的跳動。

母親走後的當天下午，小孩子安琪便發起高熱。洪志彬下辦公後回到家里，女傭人帶着海倫不知道到那里去了，全家只剩下安琪在樓上啼哭。他悽苦地把孩子抱在手里，感到灼心的熱辣，抱着小小體體如像抱着一團火。

「這可怎麼好？這可怎麼好？……」

他無辦法的在樓上踱着圈子，不知道應該怎樣措置才好。

小孩子整夜沒有退熱，嚶嚶的哼唧，時刻要喝開水。作父親的不習慣地侍候着這和那，渡過了焦灼的一晚。

翌日他沒有上辦公，大清早就抱着孩子到醫院里去。在服了退熱藥以後，到下午，熱度開始下降了。大女孩海倫影子似的跟隨着他，小小的心分担着父親的憂慮。依然是陰天，沉悶的，潮溼的，不愉快的陰天。家庭里充滿着不愉快的空氣。

——唉，一個家庭沒有主婦……

他開始後悔着不應該讓妻參加慰勞隊，如今她竟在那新的刺激物上着了迷了。

可惡就在這時候，他聽到樓下有人在呼喚：

「志彬，志彬……」

海倫首先奔向樓梯：

「媽……」

走上樓來的是姚文英，滿臉惶喪，眼睛圍着黑圈，頭髮異常的散亂。

「怎麼，英？……」

那雙眼睛一紅，投入迎將上來的男人的懷里，如像一個受大委屈後的孩子，渾身全落在一陣激急的顫慄之中。

「志彬……這一次，差一點兒送掉生命……雨水把公路泡鬆了，弄滑溜了，前面的那輛客車，翻下了河，好險……我們的車總算開過了，半路的一座橋又給水沖壞了……志彬，我不該不聽你的話……」

他把她摟住，安撫地道：

「可憐的妾……你是一隻家鴿，只合生活在春天的陽光下，和風雨絲無緣的……不要哭，回家就好了……」

「志彬，是哈，我回來了，最後再不離開你……」

她傷心滿是淚痕的臉，嘴唇像水蛭虫一般的顫動——她希望能夠給她一個能
怨的吻。

三十年四月二十三日蝦蛤村

母性

冬日的午後，窗外是低沉的天，陰黯而寂寞，似乎就將飛下雪來，隔着一層玻璃，也可以聽到風從簷端壓下，猛地地涮踩踏窗櫺的聲音，彷彿它原要撞進窗口，却不意遭受着阻隔，於是囑着窺，一遍又一遍的推擠着，使鑲嵌得不很緊密的玻璃片，不時發出輕微的磕碰的聲音。

黎敏雙手按着窗框，茫然地凝視着窗外。在她病後蒼白的臉容上，早顯着一種凄切的表情；而在她那原是晶瑩清澈的眼睛里，這時却被一層淚光弄模糊了。她那未經梳整的頭髮，散亂地披在西邊肩上。她以一種黯然的神情凝望着，窗外的景色也正是黯澹不快的。在窗子對面，是一座高聳的教堂的鐘樓，那灰色的三合土牆壁，顯得格外冷凜無情。街屋中間狹窄的一線天空，似乎低壓着屋頂，給人一種窒

息的感覺。下面是一條空漠的長街，僅僅有着少數的行人，在那裏無聲地走動着，彷彿那是另一個不爾的世界。

「他把他丟下了嗎？」

把眼睛收回，她喃喃自語道：「隨口轉過身子，頹然地在一張污舊的椅子上坐下，她環視了一下這間簡陋的房子。在這一剎，她覺得它是過於闊大了，有一種難耐的寂寞之感緊壓着她的心。接着她又站起身來，走到床邊，以揉合着悔恨和戀念的眼光，凝視着床上的塊溼印，如像是不敢置信，她伸過手去撫摸着它。說在牀腳下，那里還遺留着一條尿布，她也把它拏在手里，彷彿那是一個有生命的東西，她又一次的自問道：

「他們會把他收留着嗎？」

自然，他們是會把他收留着的。她這樣肯定地回答着自己。她覺得安下心了，於是便動手把尿布捲成一團，準備搬到房子外面去。她喊了幾聲茶房，沒有聽到答應。這旅館因為地點不適中，通常是不很熱鬧的，樓上樓下只有一個耳朵不大靈便的茶房，兼之旅館主人時常差使他上街走動，所以旅客們便很難得到叫換的方便。

黎敏嘆息了一聲，把尿壺丟在門邊，回身收拾一隻裹着麻布包的皮箱。

住在隔壁房里的，是一個肥胖的小商人模樣的人，他大概喜歡喝這麼兩三盅，每次從街上回來，酒氣薰人，呼哨一通什麼調詞竟之後，便呼呼拉拉發出粗大的鼾聲，而且，一覺醒來，總是高聲呼喚茶房，聽不見答應，就用拳頭捶擊着桌子，用腳踩着樓板，氣憤憤地罵着，說着什麼明天立刻搬開的話。可是不知道是由於貧圖便宜或是什麼，一直不見他搬出去。和黎敏業已隔鄰住到一週以上了，這時他正在那屋用那種食杯人時有的波濤喉曬，輕輕哼着，並且還自行打答應和的拍子。

「三媽呀，不必淚雙流，

爲丈夫的言靈聽從頭；

十個乾柴……米八斗……

就在寒窗里而度春秋……

這樣的哼唱聲，今天聽來格外的煩人，黎敏不覺地把箱子關上了，其實。她收拾了一通，並沒有收拾出什麼頭緒。她的心亂得很，一切記憶好像全不存在，同時又好像全都湧上心來一般。她覺得自己遺失了什麼了，但究竟遺失了什麼？是自己

生命的一部分嗎？是工作的資物嗎？反覆地，她叮囑着自己，應該理智些，應該克服一切感情上的弱點。「做，」她彷彿又聽到陸明的聲音，「我們要勇敢，要認識自己所處的是一个怎樣的時候；在這時代里，個人私有的關係的感情真是不足道得很。」自然，陸明並不是真的。現在這條光明的道路擺在她眼前；還是放棄工作呢，抑是割棄個人感情上的養病？「但果真是感情上的養病嗎？」她又自問道，「我難道不是一個母親嗎？」

想到自己是一個母親，一種犯罪的感覺又陡地襲上她的心頭了。在一剎那之間，復活起亞瑟童年時代所嘗受到的母愛，自己是母親的獨生女，從小就愛生病，父親又長年在外，直到無情的病魔把母親攫去，她始終承享着母親全生命的熱愛。母親也是一個憂鬱多病的人，從有記憶之日起，母親那張憂鬱的臉容，就在她幼稚心靈之中構成一個深刻的印象。自己的全部童年生活，都是和母親那張憂鬱的臉容不能相離的。因為家住極距離不遠的鄉下，得搭住到鎮坐一個親戚家上去上學，母親原來捨不得女兒離開自己，雖然整天的拿事情上她讓步了，可是幾乎是每天放學之後，總看見母親業已從鄉下進城來了，她簡直不饒有一整天不見到女兒。母親曾經

說過，世間最真切的愛，便是骨肉之間的愛，因為父母之於子女，原是一個生命的整體。只有存著這種關係上的愛，才是最自然，不存絲毫虛偽的愛。可憐的母親，她是以自己的生命養育了唯一摯愛的女兒之後，在女兒尚未長大成人的時候，便閉目長逝了。在她彌留之際，還以骨瘦如柴的手握着女兒，完全忽略了女兒的能否領會，吩咐道：「孩子，媽不能和你離開了，這是媽福分不夠。可是你要記住媽是怎樣撫養了你的，你自己將來也會有兒女……」母親死了，黯澹的日子開始了，一個失掉了母親的人，如像一根失掉撐支物的草藤，想起最初那一長串淒澗的長夜，直到現在還禁不住自己的悲愴。由於母親，她又想起自己的姑子，一個心地善良的年青寡婦，守着一份清貧的生活和一個羸弱的遺腹子，而當孩子病重，眼見得無法救治的時候，便在一个深夜里抱着奄奄一息的病孩，一起投在門前河里的事情。

「你自己將來也會有兒女……」真是言猶在耳啊，但當自己剛剛做了第一個孩子的母親，當最初做母親的人所特有的迷惘的感覺還沒有過去，就成了母親遺言的叛徒了。

隔壁的胖公這時照例發出粗大的鼾聲。時間過去得有多麼慢。禁耐不住自我譴

責的鞭子的抽擊，黎微這會很盼望有什麼人來。在這一刻，不管來的是誰，她都將對他全無顧忌全無保留地抒發出重壓在自己心頭的積鬱。她又復走近門邊，從玻璃窗口眺望着下面那條空漠的街。

她沒有失望，不久她便看到從一邊人行道上，一個人匆匆地朝着自己的旅館跑來。從姿勢上，她一望而知那是張志慧，一個過去的同学，現在工作上的同志。一顆原就不很平靜的心，驀然地劇跳起來了。不知道為什麼緣故，她覺得自己有幾分害怕這位來客，至少，她不是自己真正期待的來客。於是，她回過身，環顧一下，自己的房間，同時竭力鎮靜着自己，使自己在來客的面前顯得堅強硬朗些。

樓梯響了，張志慧習慣地走上樓來，而且敲着房門，喊着主人的名字了。在黎微的眼里，張志慧是一個具有着一付不可捉摸的性情的女子。說起關係來，過去她們一起從中學里出來，一起進了大學，雖然後來因抗戰的起來，彼此離開學校，曾經有過短時刻的分別，但相處的日子不能不算久。在一般的情形，是相處益久，相知也益深的，可是張志慧却始終是一個謎一樣的人。比方在對異性的觀念上，她們兩人就完全不同。兩人都對文學書籍有興趣，都有着美麗的幻想，然而表現在行

動上，黎敏總覺得自己要牽得濕和得多，也近情近理得多。自己和陸明原有親戚關係，從小相熟，到中學時代，更開始萌發出愛情的新芽，此後在兩性觀念上，便自然而然地抱着一種可以說是較為保守的態度，對方縱有叫自己感到不滿的地方，也往往憑着感情原諒了他，所以兩者之間感情的生成，如像一盞平原上明淨的河流，一向很少阻隔和風浪，陸明縱然不是自己理想的對象，但既然彼此有着感情了，而且相愛了，唯一的對談，便是讓這種感情在不時的容忍與自慰之下慢慢生長。張志慧曾經以嘲諷的口吻說過是一種「愛情的惰性」。相反的，張志慧在這一方面却完全是一種冒險家，她可以對一個男人一見鐘情，也可以在一場小小的口角之後，甚重是全無事故，僅僅爲着自己一種厭倦的感覺，立刻無條件地將愛情的幼苗連根拔去。她要死要活地愛過，也往往一陣暴風似的從一個異性的柔情里掙脫了出來。在大學時代，她曾在好多場感情的喜劇里扮演過重要角色，而當她和黎敏分別的兩年間，她一個小小的營業家結了婚，發給他生了孩子，可是到離婚，她還是全無戀念地撒手跑出來了……。

現在，黎敏惴惴地接着她。一跨進屏門，這一位客人就大聲問道：

「小哇呢？他把孩子抱出去了嗎？」

「是的，他抱出去了。」她痛苦地回答，迴避着客人追迫的眼光。

「仍舊是上次所說過的那個育嬰堂嗎？」

「是的，育嬰堂。」

—— 家 ——

立刻，這穿着工人服的來客，把黎敏有力地擁抱住了。「好極了，」她熱烈地說，「好極了；這真是一種崇高的犧牲！」

—— 鴿 ——

聽話的沒有回答，她覺得張志慧的說話如像一把利刀，它直戳她自己的心。她害怕她，她幾乎要顫慄起來了。輕輕的響鬧來客的手，她退回一張椅子邊，頹然坐下。一刻前那種急待發洩的積憤，這時業已化為烏有。

「決定晚上乘夜車走嗎？」張志慧繼續問道。

「是的，八點半鐘。」

「先到衡陽，再個人再發程嗎？」

41 接到韓梅的電報，說她們可以等我到一月底。」

「是的。他從東去衡陽。我先到桂林，再慢慢想辦法坐汽車到貴州，前兩天還

「好極了。」張志慧興奮的說，「工作第一，這完全是一條正確的路。前些日子，我們朋友都駐心你捨不得孩子，也捨不得小陸的遠離。只有我是相信一定能夠擺脫這種私情的羈纏的。在這樣的時代里，我們還可以講私情嗎？現在這樣，真是好極了。浙江方面的戰局，最近變化很大，那邊的工作也很艱苦，敵後正需要有人工作經驗和活力的人，小陸的重新回去，是最好不過的。至於你，以你的健康情形而論，自然還是到貴州去，為那些犧牲比任何人都大的傷兵服務好些，我們本來想約你到第某戰區去，不過一想到你的身體，便打消這意思了。」

「你們幾時動身去第某戰區？」黎政問道。

「最遲在三天之後，一切手續都辦清楚了，車子也可以有了。有些人說，現在前線已經不需要我們這樣的人，可是我們不管，還是要去。中國人做事總是有始無終，當抗戰初起的時候，大家都爭着上前線，到了現在，覺得前線也並不怎樣有趣，厭了，又相率回到後方來了。是不是真的前線不需要了呢？實際的情形可正相反，前線正缺乏從事政治教育的人材，正需要我們去。這一次我們一共有十位同志，其中有四位是女的，有一位還是二個橡膠廠經理的太太呢。」

接着，張志慧又發了一通關於婦女問題和前線士兵教育問題的議論，這些議論並無絲毫新款之處，而在黎敏聽來，再沒有像今天這樣惹起她內心的反感了。張志慧的這次來訪，彷彿專為打聽孩子的消息似的，發完議論，她便走了，在告辭的時候，她又問了一遍晚上開會的時間，她說她要來給她們送行。

張志慧走後，黎敏便又陷入沉思的境地了。她記得在學校里的時候，和張志慧是並不缺乏融洽的傾吐心曲的談話的。在課餘飯後，她們往往互攜着手，兩人談着過去，談着現在，自然也談着將來——對於將來，她們編織着同樣美麗的幻想，同樣把自己安排在一個燦爛光輝的前途里。有時候，談得幾乎到了忘情的地步，便會相對笑將起來，奇怪着為什麼竟會彼此的想法全都一樣。那時候，全校的同學都知道她們的友誼，也羨慕着她們的友誼，說她們是「同一顆心的人」，可是現在聽着張志慧洶洶的議論，黎敏簡直不敢去回憶過去了。現在張志慧所說的話，在她聽來是過於高遠，過於不可攀緣了。難道她們曾經相熟過，甚至是相知過的嗎？不然，那麼究竟是張志慧變了，還是自己變了？自然，她馬上又給自己說明，變的是張志慧，自己並沒有變，只是張志慧變得更不近人情，更不可捉摸了。在這一剎，黎敏

深深覺得，自己相處在這些朋友之中，是一件痛苦的事。

隔壁那胖公的鼾聲還在繼續，而且愈來愈響亮了，如像一個爐子里抽風機的發響。同時，她聽到輕輕叩門的聲音。

「誰？」黎敏的心陡地一緊。

「是，是……我。」

出她意外，進來的竟是全旅館唯一的一個茶房。他大概覺得自己離開太久了，有愧職守，不大好意思。這時他臉上浮現着一種負疚的笑容。從外表上看，他應該是一個心地純良的鄉下人，不喜歡多嘴。身體高而且瘦，走起路來腳放得很輕，地上不會發出聲息，就像在他腳板上生着貓蹄上一樣結實，所以黎敏也沒有聽見他上樓的聲音。他以一種求恕的眼光望着客人。態度顯得極其卑屈可憫。

「剛才你到那裏去了？」她忍不住要笑着問道。

「剛才，老闆娘她，吩咐我上街，買燒酒，老闆娘她，腰酸，買燒酒叫我給她，搽腰……真是對不起您家客人。」

「現在幾點鐘了？」

「幾點鐘？四點半，不，四點三刻……您家有什麼事吩咐？」

「沒有事，你出去吧。」

茶房畏縮地退將出去，輕輕把門關好，便再聽也不見他的腳步聲了。唉，沈悶的時刻！黎敏在房子里來回踱着步，她覺得自己是在期待着什麼，但期待着什麼？是期待着陸朗的回來嗎？她這樣詢問着自己，却不敢給自己作明確的答案，踏實說來，如其是期待着陸朗的回來，還不如是害怕他帶來那個無可挽救的消息，孩子業已不再屬於自己的消息。母性的感情愈益濃厚了。當孩子爲了奶水不足，不住嚶嚶啼哭着的時候，不滿的心情使他把他視爲一個贅物，恨不得立刻遺棄了他；可是現在，孩子將要真正地不再爲自己所有了，反而生出濃烈的戀念之情來，凡是業已失去或即將失去的，總是美麗可愛的。她簡直悔恨着自己了。

「爲什麼我不敢拿出自己的主張來，難道孩子不是用我自己的痛苦換來，是自己的血肉的一部分嗎？」她又一次的責罵着自己，而且憤憤的幾乎要頓着腳，扯着頭髮了。

隔壁胖公幸福的鼾聲，還是時斷時續的作着。空氣是可怕地凝滯，彷彿窒息着

人的呼吸。正當她重新以焦灼的心情走向窗口時，突然，對面教堂里的鐘聲悠和地傳過來了，好像在說：「祝福啊，一切不幸的人們！」這鐘聲使她一怔，便如有所悟似的走回床邊，在床上躺下，同時一陣慊倦陡地搶住她原是虛弱的身體了，四肢似乎在慢慢的分解開來。

終於，她朦朧地睡着了，步入夢境了。恍恍惚惚的，她發現自己正在爲孩子無體止的啼哭聲所煩擾着。雖然還不到滿月，也可以看出孩子是酷似自己的。一張飢餓的小嘴，貪饑地吹吸着自己乳水并不怎樣充裕的乳頭，時不時爲了不滿足而啼哭起來，哄着拍着也不能使他停聲。於是，作母親的惱起來了，便罵着，威脅着。不消說，對於一個無知的嬰兒，這也依然沒有效。她幾乎連自己也要哭出來了。正在這樣窘迫着的時候，驀地從後面伸過一雙巨手，它們是來攫取孩子的。作母親的用自己的身子圍護着孩子，她不憚讓自己血肉所變的孩子給任何人攫走。在這一剎那間，她有着一種神聖的爲孩子殉身的決心。但那雙執拗的巨手，并不肯饒恕她，它們一再的伸過來，而且業已抓住孩子了。她突然地想起孩子的父親，便大聲喊道：

「明！明！」

「什麼事，敏，我回來了，我在這里！」

她醒轉過來。發現陸明果業已回來了，這會正以一種悲戚的眼光注視着她，同時伸着一雙手，準備把她從夢囈中抱起。當她神志恢復過來時，便自行迅速地支撐起上身，向房子裏匆匆瞥了一眼，驀地醒悟到一種可怕的事情了，眼淚便不可歇止地噴射出來。

「明，孩子呢？」她茫然地問道。

「靜一靜，敏，」男人簡直手脚失措了，「孩子他們收下了，情形很好，而且他們答應給我們特別照看……」

「不，不行！你去抱回來，你還給我！還給我！」

「敏，靜一靜，你不是……你剛才……」

「不行！」她狂亂的喊着，「你把孩子還給我！孩子是我的，你不能把他抱去！我要孩子！我要孩子！」

於是她放聲哭了起來。

在這種時候，陸明是並不缺少一個好丈夫的柔情詩，他終於把她勸慰住了。而當黎敏的激情慢慢平伏下來，理智開始從心中抬頭的時候，一場小小的爭論便從兩人之間爆發了。在這場爭論里，黎敏重新把業已說過不止一次的論點運用出來，她始終認為無論用工作或是別的任何堂皇的理由，把一個新生的無辜的孩子毫無顧惜地遺棄掉，不僅僅有違生物的本性，而且是一種嬰兒殺戮，一種自私的犯罪行為。

「但是孩子並不是不能成長呀，」男人照例提醒她道。

「成長？」她大聲地申辯着，「你是說在育嬰堂里成長嗎？我並不是沒有見過那些慈善家們的良心的，他們根本不懂得自己的責任，你看到過從育嬰堂里出來的孩子，有一個是健全的嗎？」

「可是，我倒看見過流亡路上成百被棄的嬰兒。」

「我們現在難道竟養不活一個孩子嗎？我不是在孩子還沒有出世的時候，就說過讓我爲了孩子的緣故，留在這里致書的嗎？」

「但是，」他回答道，「在這種地方，我們只能衡量輕重，我們都知道自己生活在怎樣的時代里的。」

「輕重？你認爲你的工作是重要的，可是養育一個新生命的工作便不算重要嗎？我們常常說要珍重民族的幼苗，你想想自己是在怎樣珍重自己的孩子！我們常常讚揚犧牲的美德，却完全不肯爲孩子犧牲絲毫！一個沒有一點作父母的心的人，我不相信他在別的工作上，能夠灌輸出他的熱情……」

「敏，你不能說這種話！」陸明痛苦地發斷了她。

這樣的爭論自然是不會有什麼結果的，而且天很快的就黑下來了。一盞光線很弱的電燈在不注意間放出昏黃的光，在房子裏撒下夢味的感覺。茶房也隨即陰靈似的挨房進門來，輕聲地，如像怕驚醒什麼似的，詢問兩位客人是否開飯，同時以疑慮的神情，端詳着這一對奇異的面容陰沉的夫婦。

「現在幾點鐘了？」陸明問道。

「六點……一刻……」

「快開飯，」他決然地吩咐道，「今晚我們還得搭火車上路哩。」

茶房又復陰靈似的退出房門去。而黎敏，於對陸明的決定給以抗議的怨艾的一瞥之後，也便順從地去收拾起箱子行李來了。雖然剛剛起了一場劇烈的爭執，說了

毫無顧忌的話，但一臨到行動，她便只有屈服。陸明的意志，對她有着一種隱秘的力量，她不敢堅執的反抗它，好像她約不敢和張志慧那麼在愛情上冒險一般。

飯後，兩人匆匆的上車站去。沈默寡言的茶房，爲他們挑着行李，從旅館到車站，有很長的一段路。一到黃昏之後，這隣近戰爭的城市，便蒸起熱鬧起來，縱使冬天的夜風冷冽難當，街上也到處擁擠着人和車，充滿着喧囂。跟隨在陸明的後面，把棉大衣的高領豎起抵禦風寒，黎敏顫顫的穿行着人叢，胸口走動着一種空漠悽楚的情緒，如像自己正在什麼事情上犯了罪過，這時正被送往法庭受審判，她喃喃自問道：

性 母
—— 性 母 ——
「我這就離開這里了嗎？」

似乎請自己的行動不敢置信似的，她前後左右地顧盼着。不知道爲什麼，這一向被自己咒詛着的城市，在這會却不禁的生出或分戀念之情了。自己不是曾經從這城市到那城市的奔波過的嗎？爲什麼在這即將離去的一刻，却有着前所未有的感情呢？刺骨的冷風，不時把大衣的高領掀開，而且肆意地流竄着。她覺得自己是行走在冰窖里，寒氣直從腳心透澈全身。

陸明緩次的停下步來等待着她的，同時企圖攙挽住她，但每次她都拒絕了，她對他有着一種無名的憎惡。

「敏，冷嗎？」他走在她身邊。

「不冷，」她個個地回答，「一點也不冷，你走你的吧。」

「心裏不好？」

「沒有……我在想着張志慧」她撒着謊。

「張志慧？你見到過她？」

「今天她到旅館里來了，她說了很多好笑的話。」

「什麼好笑的話？」陸明不解地問道。

「她說，如果甚她，便決不肯把孩子丟掉；她說爲了自己一時的痛快把孩子丟掉，將來會給自己帶來無窮的痛苦。你覺得她的話好笑不好笑？」

沒有回答，陸明低下頭，默默地用一種譴責的眼光注視着她。他彷彿猜出這是一句謊言，而且不滿於這種謊言，他一邁向前走着。到達車站時，業已近八點鐘了。由於不斷轟炸的緣故，白天顯得很冷靜寂寞的車站，這會聚集着無數的旅客，喧

騰着一片嘈雜。車站出口，人力車圍着一個巨大的半圓形。而在待車室里，則幾乎被旅客和行李堆積擁擠得無以轉身了。一個體弱的人，猝然地身臨其境，將會感到暈眩，感到難以支持。經陸明向人詢問，知道夜車誤了點了，最早要九點鐘才能開行。好容易在一處角落裏，找到一個容身的地方，打發走了茶房，兩人便坐在自己的行李上面，互相偎依着，默不作聲。

「張志慧說過要來送行的呢。」半晌後，黎敏自語道。

「要來就該來了。」陸明抬眼在人羣里搜尋着，他也希望有一個人來，藉以打發過道一段沉長難熬的時間。

張志慧並沒有來，滿車站都是陌生的臉孔。不知道從什麼時候起，黎敏在擾攘的人羣里，忽然注意着近邊的一對夫婦了。這對夫婦年齡和自己不相上下，但有着三個孩子，最小的一個還抱在母親懷里。作父親的是一個面貌瘦削的年青人。雙手左右牽着一對男女孩子，踱着小步，眉宇間溢溢着幸福慈祥的笑容；作母親的有着一雙明媚動人的眼睛，從她的表情上，完全看不出一絲爲生母而勞瘁的痕影。懷里的嬰兒正熟睡着，她不時輕輕吻着他紅潤可愛的小臉。孩子們都是天真活潑的，穿

布心的小大衣，親暱地圍着父親，以一種稚氣矜持的眼光，環視着四週的旅客，彷彿驕傲着自己的享受父母豐饒的慈愛。這小小的一家，自然也最待車的，但在他們每個人的臉上，全然沒有焦慮的神情。看着這一對幸福的夫妻，黎敏深深覺得自己的生活簡直是可咒詛的了。……

「敏，胸部這時還脹痛着嗎？」如像是強自找尋話題，陸明輕輕問道。

「安上冷膏之後好一點了，」她簡短地回答。

終於，買票的時間到了。走進月台，寒氣立刻把他們包圍住，黎敏不禁打了一個寒顫。人們哄哄的擁擠在月台旁邊，急切地期待着火車的來到。風呼呼的竄進月台，在人叢里流蕩着。時間在一根緊張的弦口上爬着，一分鐘的過去如像一整年。

陸明以自己的身子，為黎敏遮蔽着風寒，他有幾分可憐自己的妻子，而且，他覺得在這一時刻也更加愛戀着她了。想到臨在眼前的離別，心里有着一種酸苦的情緒。他正想對她說一句表示混存的話，可是在他末說出口以前，突然發現黎敏的雙手，緊緊抓住自己棉大衣的前襟。

「明，你說這一次分別，我們還可以見面嗎？」

如像受着突然的一擊，他回答不出什麼話，只是用雙手攀着她微微震顫的肩。

「明，我總覺得我們是做錯了事，至少我是經不起這樣殘酷的試驗的，我心里很難受……」

正在這時，列車壓着鐵軌的震動聲，轟轟地近來了，從夜空傳來汽笛的銳鳴。立刻，車頂上強烈的燈光閃射過來，一種鋼鐵的震響，壓迫着每一個人的耳膜。整個月台都騷動起來了，機車突突地進站來了，隨着那一陣蒸氣的升騰，馬上發生着一種人與人之間急劇的競爭。陸明好不容易把黎敏攙扶上車廂，同時由於一個腳夫的幫忙，把簡單的行李也從車窗里塞進來了，在擾亂之中找到一個坐位，兩人深深地透過一口氣，如像經過了一場兇惡的搏鬥。

但黎敏立刻俯身在窗口，直到汽笛重行發出銳聲的鳴叫，列車又復開始它無窮的歷程，而車廂也從紛擾中慢慢安靜下來，她始終沒有回過身，陸明耽心她受寒，幾次的提醒她。最後他站起身，打算伸手去扶挽她的時候，能聽到她在吃吃的歔歔。

「敏，不要這樣，」他企圖去說服她，「你自然知道這不是我們兒女情長的時

代，並且這也不算是殘酷的試驗，正當全世界都在進行着大規模的屠殺，我們這樣一點小小的犧牲算得什麼呢？」

完全出他意外，作為回答，她突然地放哭聲將出來了。

三十一年十月十六日六輪破

—— 煉 ——

—— 冶 ——

煉 冶

你這受困苦被風飄蕩不得安慰的人哪，我必以彩色安置你的石頭，以藍寶石立定你的根基；又以紅寶石造你的女牆，以紅玉造你的城門，以寶石造你國國的邊界。

——以賽亞書第五十四章

章能走了，我剛從河邊爲她送行回來。雨點落得更大，簷端又開始了滴滴。風頗重一樣，驀地闖入窗口，帶進一陣雨絲。

我脫下溼透了的鞋子。鞋牆和鞋底都沾滿着泥沙，增加了重量。把它們擱置在炭盆旁邊，立刻騰出一陣濃烈的爛布氣息，而且微微冒着熱氣。藍大褂的前後襟和

下擺，也完全給淋濕了，手掌在額上面撫摸時，有一種黏濡的冰冷的感覺，也加深着顏色。還有臉部和髮際，也需着細小的雨滴。兩邊太陽穴上的髮腳跟，似乎隱隱地有水滴流滲下來。

現在是深冬的大寒天。外面呼呼地刮着風，落着雨。天氣是蕭冷的。然而，我坐在床榻上，離火盆很遠，我沒有感覺到寒冷。我的一顆重室的心在往下沉落。

章傑給予我的第一個印象是很模糊的。在我們最初見面的時候，我只記得她那一頭未經梳整的蓬鬆的短髮，和那一雙作為整個臉部的代表的烏黑的眼睛，但也並沒有特別引起我怎樣的注意——她並不是那種一下子就能以自己外表奪取人們強烈注意的人。

在前一天晚上，聽說又有兩個新學生從遠方來了，是一男一女，其中的一個，還是飄泊無依的難民。說是難民，並不含有什麼可驚奇的意思。我們這個學校，原就是一個特殊的學校，自然應該有特殊的學生。我們這個學校，是在這臨近戰區的地方，按照幾個同好者的理想創辦起來，名義上爲了救濟戰時失學青年，實際上，

我們是在做着一個新教育方法的試驗。我們完全打破了正規教育制度的種種課程和年級的限制，我們所奉爲圭臬的，是個性和實用。我們這學校里的導師和學生，都與衆不同，應該與衆不同，而且也驕傲着這種與衆不同。可是，隨後又聽說，那個難民雖然來了，但沒有錢交費，而學校呢，也實在太窮，不能破例收受免費學生。

這使我感到幾分驚訝了：

煉

「難道以爲這里是一個某某巨公巨錢創辦它來炫人的學校嗎？」

「誰知道呢？大概總以爲這里既然是一個與衆不同的學校，就應該是一個不收費用的學校吧。重要的還在，如果是一個真正的難民，是很難有進學校的機會的。」

冶

「那麼怎樣辦呢？」

「你說怎樣辦！總之我們這里大家都很窮，我們這學校，在這一點上還存在着
一座高門限，跨不過它的，便只有在門外徘徊的份！」

這情形還是初見，而這幾句在人家是不經意的話，却也像一個莽撞漢似的闖進我平靜的心府，喚起我全部的記憶。我想到了自己，想到北國的寒天，大學校森嚴

的紅門，包飯作老圓勢利的臉孔，深夜顫抖的手，和鮮紅痕的注鼻血。這一晚，我把自己的過去，重新溫習一遍，用心靈的手，撫摸着自己所走過來的那長遠路程上每一個石頭和每一根青草。於黑暗中，看見一個個微弱的生命，在面對着饑寒和愁苦作可憐的搏鬥。有的在搏鬥之中悲慘地倒下去了，有的則帶着渾身血痕，奮着生命的餘力，繼續踩着艱辛的步子……

第二天在課堂上見到章傑時，只知道她是那個來自遠方的新學生之中的一個。翻查名冊，在最後面看到一個用墨筆新添上去的名字。心裏想，大概那個沒有錢的難民，是業已被學校的高門限所趕出去了，而這一個呢，一定就是被容納的幸運者。

知道自己在上課時判斷的錯誤，是兩天後的晚會上。遊藝節目，逐項在一間由舊式正廳所改造而成的小小禮堂里，在嘹亮的嘩笑中和昏黃的油燈光下表演過去，相同於一般情形，當遊藝的泉源將告枯竭時，忽然人叢之中有人提議請新同學唱歌，附和的掌聲立刻雷動了。在掌聲里，最先站起身來的，是一個身材高瘦，戴一付

深度短視眼鏡的男學生，他是非常大方的，從從容容用一種半沙癩的嗓音，哼了一節發音模糊的鄉調。隨後就輪到章傑了。和這才這男學生完全不同，催促的掌聲繼續到兩三分鐘之久——但她只羞澀的垂着頭，讓亂髮掩蔽着自己飛紅的臉。

一個同事低聲對我耳語道：

「便是她，那個沒有錢的難民。她請求學校緩交一個月，暫時收下了。」

——煉——

這指示於我簡直是一個突然的襲擊，從心底喚起一種強烈的情緒——不僅僅是同情，而是赧慚和罪愆。彷彿自己是一個一向踽踽於蒙昧昏暗之中的旅人，突然地，不及提防地射來一道意外的光，照明眼前的一切，使我不得不張大眼睛，承受那一陣不安的顫慄，並且踉蹌走了幾步。

——冶——

晚會上她終始沒有開口。當時她的態度，是和其他同學間的一般情形很不調和的。她顯見是太妮媣，或者竟是大畏怯了。我們有時偶爾看到一個來自鄉僻的人，驀地發現自己出現在一個所謂文朋社會里，便會感到一揮手一舉步都不合禮法，貽笑大方，因而弄得手脚失措起來。章傑的情形就是如此。她躲在別人身後，完全迷惘了，不知道應該怎樣來應付眼前的窘迫。我甚至覺得，在這時候對她發出的掌聲

和笑聲，乃是一種殘酷的舉動了。繼續而來的熱鬧是和我無關的。我感到獨步於深冬荒野般的寂寞。但同時，也隱約聽到一種輕微的覺音，在那不遠的地方，也有着一個人走着幽僻的路程。我想我應該向那邊打一下招呼。

此後在教室裏再看見那雙極累眼睛時，忽然輪到我感覺怯弱了，她總是獨自坐在課室的一隅，一個小孩子似的張大着那雙責備一般的眼睛。我一手簪粉筆在黑板上寫着白字，讓自己的鼻和嘴呼吸着從黑板上滑跌下來的粉末，我的心却惴惴不安着。在這些臉孔前面，現在是加重了担負了。在他們之中，現在是不同了，現在業已有着一個人，她用着那麼大的代價來追求知識。她使我感到侷促，感到惶惑。

我和章傑第一次談話，是在一個課後的下午，藉着她向我提出一個功課上面的問題時，我問到關於她的過去。

「你是安徽人嗎？」我從口音上猜想。

「不錯。魯港，蕪湖那邊。」

「什麼時候出來的呢？」

「首都南京失守時從出來了，快三年了。」她略帶黯然的神情，咬着下唇。

「這三年來跑了那些地方？」我繼續問道。

沒有回答。她垂下頭，又一次顯露出那種窘迫失措的樣子，而且立刻飛紅起臉，如像一個心地不甚光明的人，被幕地揭破了什麼難堪的私隱。我發現和她進行這種方式的談話是很困難的。我把自己的說話，重新回到她所提出的那問題上。不消說，她所提出的，是一個簡單的問題，只要用很少的言語就可以給以解釋的，但我在這上面說了過多的話，同時注意着她表情的變換。

從外表上看，她的年齡很輕，有着一般少女所共有的羞澀相。她的臉孔是普通所說的月字臉，眼睛很大而黑，長長的眼毛，在下眼唇的緣邊投着暗影；如果說，在她整個臉部也有足以引人注意的東西，那便是那雙充滿雅氣的眼睛。然而，在她偶然深忍似的蹙起眉頭的表情的上，在她的若干言詞舉止上，又可以看出一種和她年齡，她那種少女的羞澀相，以及她的雅氣的眼睛完全不相一致的東西。時不時的，當她從一種新環境里所遭受的拘束與掙脫出來的一刻，她會不自覺地流露出用她強克制的力量隱藏着的那分老練，那分世俗的顧忌。她原該是一個天真的人，但業

己在作着世故的學習了。

我們之間一刻高的那種嚴峻的空氣，終於慢慢消除了，我們的話題重又轉到她的過去上面。她說她自己就當已之前，原也不是怎樣幸福的遭遇，說出一個並不怎樣新奇的家庭小小悲劇。她的父親是一個如像耶穌所引喻的浪子一洗人物，他在一種突變的心境之下，拋下妻女們一家，往外面去任意放蕩，浪費財，耗盡了一切所有，最後帶着滿身病弱回來了，但接待着他的，並不是上好的袍子，戒指，鞋和牛犢的宰殺，不是喫喝的快乐，而是妻女們貧苦滲澀的生活。但他自己畢竟是幸福的，就在戰爭起來的幾個月前撒手離世了。不幸的是他遺留下來的孤寡們……

—— 鴿 ——
「那麼是誰培植你受教育的呢？」我插嘴問道。

「我的舅舅，」她回答，開始激動起來了，「我母親是一個心高的人，她在極端困苦的日子里，也不忘記留給自己的兒女們一個『翻身』的餘地。我的舅舅也並不怎樣有錢，他是一個農家，看在母親面上，他培植我進小學。」

「他也逃出來了嗎？」

63
「沒有，我們家居在鎮上，他可在鄉間。一個農家離不開自己的土地。」

「母親呢？」

「她帶着弟弟和妹妹，住在離這里一百多里遠的鄉下。弟弟今年才十三歲。」說到這里，那種世俗的顧忌的神情，又復回到她原是激動着的臉容上了。她不安地輕輕擺動身子，而且逃避我的眼光，一陣沉默隨即在彼此之間凝固住了。

—— 煉 ——

關於章傑全部流亡生活，是在幾天之後一個晚上，不意從女生指導員口里得來的。這女生指導員是一個性情滄介，但富於熱情，且很健談的人。她到我房里來的時候，是剛剛出席了女生小組討論會。她時常喜歡在這時候帶給我一些從女生宿舍得來的消息，以過分的幾乎過於刻薄的口吻，評鑑着每一個人。這一次，我們從學校的特殊性，談到學生裏面訪特等人物，很自然的，我們的談話立刻移到章傑身上去了。

「你別瞧她年紀輕，」她開始道，「她的經歷够你寫一部書。從家鄉淪陷過流亡生活以來，論時間只短短兩年多，論遭遇可抵得過一個平凡人的一生。你大概已經知道她父親的事情？」

「她曾經對我約略提起過，」我如實回答。

「那就是了，她原是一個經過艱苦生活的人，戰爭不過把她投入另一種更艱苦的生活里罷了。她對這種生活原不陌生，所以一走上流亡的路，她就能以自己的意志和能力，爲一家謀生了。說起來似乎會叫人不敢相信，一個年青弱女子，一個剛從學校里出來的女學生，在到處流浪的不安定里，在如虎如狼的社會上，她能夠憑自己的意志和能力謀一家人的生活嗎？一女生指導員也激動起來了，她興奮着，臉上煥發着光彩，擠在鼻根兩邊的一些細小雀斑，彷彿全部跳動起來，一但是她能夠！從一個難民，後來她成爲飯館里的招待，串走茶樓酒店的小販，和一個報館里的校對員——」

—— 鴿

—— 家

「什麼？」我詫異地截斷她的話，「你說的是章傑嗎？」

「爲什麼不是？難道你不敢相信嗎？」她反問道。

「那麼她爲什麼又要到這里來呢？」

「據她自己說，是爲了想得到一點在社會上立腳的知識，但又不願去進那些知識販賣行，所以才到這里來的。自然，在她從一個招待和小販成爲校對員的那些日

子里，她所嘗受到的社會的辛酸味，是很夠她做深思的資料的。我曾經想法子探問過她在那一段日子裏的詳細情形，可是她一直守口如瓶，在這種地方她好像是很世故的。」

「社會把她救世故了，把一個小孩子的心磨老了。」我嘆息地說。

坐在一張番布椅上，女生指導員沉思地附和道，「這似乎是一件可悲的事情，但在她，却應該是一件可喜的事情，生活比什麼都殘酷……」

「但是她滿意這裏的教育嗎？」

「誰知道呢？當她剛到的時候，一聽說要交費，原想就回去的，後來想想，既然來了，暫時住下看看吧，她便向學校作了一個緩交費用的請求，自然是准許了。不過她終究是最窮困的一個，穿的仍舊是一件接了袖子的布衫，鞋子也仍舊是一雙白牆膠皮底，天氣快冷了，棉被也只有薄薄一條，只好和別人拚鋪……」

「不是還有母親和弟妹嗎？」

「母親老了，弟妹又年幼，都是累贅。」

「那麼一家生活呢？」

「就是啊，今天我問她，說以前靠她工作所得，現在靠她姊夫供給。她姊夫在軍隊里作事。」

說了這樣的話，這位熱情家沉默起來了，好像在追思什麼遙遠不可解的事情。片刻後，她獨自喃喃道：

「這時代什麼不可能？什麼全可能……」

我默默地望着油燈下她那張激動的臉，心里在想着別樣東西。現在業已接近冬天了，我彷彿看見章傑蹣跚縮着身子，侷促在別人半邊床上，爲那不能抵抗的寒氣的襲擊而抖索着。

從此之後，每次看見章傑，就看見她那件褪了色破了袖子的布衫，和那雙白牆膠皮底的鞋子。雖然它們和現在同時令不相調和，但在我眼里，它們和她不幸的遭遇却十分調和。我這才發現自己原來也是一個容易激動的人，而且對於章傑，也業已保有着一種莫名的隱秘的感情。……

冬天終於降臨了。在這山叢里，冬天的降臨似乎要比日曆上的季節來得快些，天氣業已過早地開始最初的寒冷。

在寒夜里，我的房里經常坐滿着人，我為一些學生開着「故事班」。在這以前章傑，從來沒有無事踏進過我的房門。但現在，她變成我「故事班」里面的好學生了。大家圍着這山叢里所特有的巨大巖盆，讓熊熊的火舌，照映着每一張興奮的不斷改換情緒的臉孔。我為他們講着迭更斯，大仲馬，雨果和托爾斯泰。「復活」里面那個不幸的女主角，曾經經章傑極大的感動，她烏黑的眼睛里閃隱着淚光。

「人生真太悲慘了！」她噓出一口氣，如像心靈從什麼重壓之下解脫出來似的嘆息着。

「悲慘的不是人生本身，而是由人造的叫做命運那東西，一切不幸人都受着它的播弄。」

但她並沒有聽我的話，她的激憤還沒有過去，這時又沉吟道：「不過那個少年侯爵也總算良心未泯，他竟能放棄一個貴族的尊嚴和華奢的享受，跟隨一羣褻褻犯人，到水天書也約爾百里亞去追贖自己所造下的罪惡，一個人的心真是一塵無窮的

「你覺得是那樣的嗎？」

她沉思了一回，接着便轉換口氣說：

「自然，她已經受了那麼多侮辱和痛苦，少年貴族良心的復活，已經只是她自己的事情了。」

「不錯，」我很快的加以說明，「托爾斯泰的人道主義，在他自己的作品里，就幾乎是作了相反的注釋。少年侯爵良心的復活，對那不幸的受蹂躪的女人，除了一種無濟於事的安慰，還能有什麼用處呢？她已經痛苦過了，她的青春的年華已經被痛苦吞嚥了，她的痛苦事實上是不能贖償的，如像托爾斯泰借女主角所說的一樣。」

「唉，那女主角真有骨氣！」她又嘆息道。

「從這一點講，我們很可以用來警惕自己，」望着她那雙烏黑的眼睛，一種不可抗拒的力量逼我說出這樣的話，「一個人應該有創造自己命運的勇氣——她不願意接受一個原來是他把自己已經踐踏之後投入不幸的深淵的人的營救，從此去作貴

族夫人；她安於囚犯地位，最後願甘自跟一個同命運的工人結合了。托爾斯泰的人道主義雖然不是這樣，但我們卻可以這樣來看。」

章傑沉默着了。她俯視着炭盆里的火。在那裏，白色的灰燼被紅色的火舌舐起，慢慢地升騰着，化散着。

「所以，」我繼續說着，「一個人總要能在艱苦中爲自己開闢道路，無論這艱苦的家源如何，也不問能否克復，要明知不可爲而爲之。常言說得好，在無畏者面前就有路。一個人決不能自安於宿命。尤其重要的，當我們在人生道上跨步的時候

冷

，這得有排除一切輕蔑，冷嘲和迫害的堅韌的意志。我們不要去祈求別人的憐恤，也不要相信『良心』那東西，在現在的世代里，『良心』早已成爲一個迂腐的名詞了。現在是一個大競爭的世代，只有強和弱，沒有善和不善。」我發現自己完全變成教訓的口吻了，「下次我再給你們講一講杜思柔也夫恩慈，他在名著『罪與罰』里面，也處理着一個人道主義的問題，但我比托爾斯泰更喜歡他些，因爲在他的入道主義里，還嗅得出一點兒反抗的氣息……」

我的話還沒有說完，如像壓制不住激情的衝動，她垂着臉，從人叢中隱埋。此

後，好幾天她沒有再走進我房門。

在給他們講述「復活」的故事之後，在幾個愛好文藝書籍的學生所組織的讀書會里，我又特地給他們指定了一個杜思宗也夫撰著的短篇——「聖誕樹和婚禮」。

我應該說，我所以要做這樣做，是有着一種偏私之情的。我是說，我所以要這樣做是爲了章傑。她業已經過短時期社會生活的試驗了，現在，我是在從另一方面對她作不同的試驗。「聖誕樹和婚禮」寫着一件最習見的事情，一個女性最易遭遇的悲劇。故事里說到一個可愛得如像羅馬神話中的愛神邱匹德(Cupid)一般的，有着一雙飽滿的夢也似的大眼睛的女孩子，當她還在約莫十一歲的時候，她那非常有錢的商人父親，就爲她特別提出三十萬盧布作她的奩資；結果在一個聖誕節兒童跳舞會里，她被一個貴客，一個相當肥胖，身材粗大，臉孔鼓脹，大腹便便，吁吁喘氣的人看中了，或者還不如說，她那三十萬盧布的奩資被他看中了，於是他就在會場上設法認識她的父母，稱讚着孩子的美，稱讚着她的才能，她的優雅，她的極好的教養，因此他獲得光顧孩子家庭的機會。五年之後，當孩子剛剛十六歲，還沒有完

家

—— 鴿

71

全發育成人的時候，他竟然如願以償了，他和她在一個禮拜堂里舉行婚禮了，他得到那三十萬盧布的遺產了。……

「這簡直是不可能的！」章傑捧着書本，匆匆跑進我的房里，漲紅着臉道。

「爲什麼是不可能的呢？」當我明白了是什麼一回事後，這樣反問着。

「至少是寫得太殘忍了！」

「但是人與人之間充滿着殘忍，不過需要一雙銳敏的眼睛和一顆銳敏的心去發

現它們，感受它們……」

她長嘆息一聲，一個孩子似的睜大着那烏黑的汪着淚光的眼睛，雙手無意識

地捲動着書本，彷彿落入沉思之中了。半明後，才喃喃問道：

「但是杜思朵也夫斯基爲什麼要寫這樣的故事呢？」

「爲什麼？舊約聖經里記載着一個名叫約伯的人，他受着撒但的試驗，老是覺得自己的生活最穩定的時候，命運卻把他壓倒，杜思朵也夫斯基便是一個和約伯有着相似的命運的人，貧窮剝奪了他少年時代的天真和老年時的安定，痛苦鑽入他的臟腑，飢寒損害了他的身體。他喪失了妻子兒女，害着疾病，受着輕蔑和侮慢，

世間一切的不平，他都嘗受遍了。從呱呱墮地時起，他就學習着去熟悉受難，悲哀和死亡。他簡直沒有什麼「童年時代」，他從來沒有享受過青年的喜悅。且乎他的一生，一直在受着金錢的迫害。難道世間還有比他更多遭遇苦難的試驗，更多經受金錢痛苦的吗？像他這樣的人，才算得是真正生長於荆棘，而且在荆棘之中。飲下最後一口痛苦的泉源的人——」

「難道他未曾對命運作過反抗嗎？」章傑突然問道。

「不錯，」我回答道，「他反抗了，他的全部著作都是他反抗的呼聲，你適才所讀的那種短篇，也就是這種反抗。他不僅僅反抗自己的命運，並且爲他同命運的人們作反抗，他的反抗的聲音，到現在還在激動着人們的心。我們讀了他的作品，感到驚訝和憤怒，也就是說，我們同情着他的反抗了。」

「我要讀他的傳記，」她臉色莊重地說了，「他曾經爲自己寫有傳記嗎？」

「他沒有爲我們留下半章傳記，他是最不願意提到自己的人。留下的只有一些書信，事實上這些書信便是他最好的自傳了。」

垂下臉，章傑重新把書本翻開，沉吟道：

「女性總是和金錢在一起，女性一切的悲劇都和金錢有關……」

接着，她詳盡地詢問着關於杜思朵也夫斯基的身世和作品，抱怨學校圖書的貧乏，發着要通讀杜思朵也夫斯基全部作品的誓願。和以前每一次相比，這一次她的說話最多，態度也最真率。而且，她第一次向我坦白顯示，說她也是一個需要反抗貧困的人……同時，在激情之下，她給我訴說了一些身受的不平的故事。

不久之後，臨近元旦了。幾乎是全校的學生，統統被捲在一陣稀有的忙亂之中。他們以其稚氣的熱情，從事於一個擴大宣傳的籌備，每天課後，一些男女學生佔據着那小小禮堂，排演着宣傳話劇。

使我吃驚的，一向孤獨自守的章傑，這時竟然也參加着他們的工作了。有一次，我看到她扮演一個淪陷區受敵人虐待和蹂躪的瘋婦，但是她的態度太過羞澀了，她不知道怎樣去體味劇中人物的境遇，以及由這種境遇所生的心理變態。她表演得非常生硬，不自然。那於她彷彿是一種痛苦的工作。

元旦終於到了，一連幾天的擴大宣傳，章傑跟隨着下鄉演戲。天氣很冷瑟，有

時還飄着細小雨絲，道路泥濘不堪，但她熱心地把自已沉溺在工作之中。她依然穿着那件單薄的褪了色接了袖子的布衫，以及那雙白牆膠底鞋，情緒緊張的走來走去。她似乎業已非常習熟那樣的事情了。

「鄉下跑跑還有興趣嗎？」一天我問她道：

「很好，很有趣。」她簡單回答，又立刻匆匆奔向她的工作去了，最初那種嬌妞的神態，業已完全不復存在。

作着擴大宣傳的尾聲，在學校小禮堂里，舉行一個娛樂自己的遊藝會。章傑也參加了表演。有如奇蹟，她在自己所扮演的角色上，獲得了很大的成功，練習時那種生硬和不自然，完全不見了。遊藝會後，事務主任，一個愛酒若命的胖公，一個有着一種奇幣的，隨身攜帶一把小小精巧酒壺的習慣的人，他吸菸似的喝了一口酒，一手撫摸着肥臉上的酒刺，當衆誇獎她道：

「章傑做得真好——真成功——簡直像極了，當個瘋癲樣子，真叫是自己經驗過來的，真叫是『情動於中』呀！呵——呵——呵——」

這話立刻使章傑飛紅起臉，她迅速地從人叢中隱沒了。

爲什麼她要飛紅起臉？難道她是感到羞赧嗎？只有我是了解她這利那間的情緒的。胖公事務主任是學校里最特殊的一個人物。在這學校里，作爲主持人的校長，是一個在學術界頗負時譽的歷史學者，教導委員是一個曾經主編過國內一部最大的科學辭典的科學家，生活委員則是一個進步的經濟學家，然而事務主任却是本地一個最受人望的紳士。沒有他，這學校就無法在這地方存在。他家里很有錢，鄉下人把他稱作「金菩薩」，他的自號是「金谷主人」。他也有一個獨生女兒在學校里讀書。這女兒年紀還很輕，但她的父親爲了縱使自己妻了好幾房太太，仍然一直膝下無錢的緣故，所以便過早地爲女兒招來一位贅婿，一位大商人的兒子。這時，他的女兒正穿着藍藍的新裝，髮上結着水紅色繩女結，邁着嫩嫩芳影的新步。當父親誇獎享樂的時候，她曾經對那容褪了色染了袖子的布衫的惡氣，給以鄙棄和不屑的一瞥。

我也不禁「情動於中」了。因爲很快的，我得到了杜思朵也夫斯基所寫的那個殘忍故事，反而爲享樂的遭遇感到欣幸了。

天氣日益寒冷起來了。在這出叢中，入冬後便很少晴朗的日子。差不多每天都

是陰霾的，空中織着濛濛的霧一般的雨網，空氣潮溼而且冷冽。

我在炭盆邊烤火，讓熱氣薰炙着臉部。一面凝視着那青色小火舌，一面在心里想着「九煉成鋼」的事情。就是在這樣的火爐里，一塊鋼鐵漸漸變鍛煉成功；火力愈強，鍛煉愈久，它也就愈堅韌，愈經得起折磨……

有人輕輕地叩着房門。

進來的便是章傑。她臉上浮着一層有所希求的笑容，互扭着手，走近來說道：

「先生，拜託你一件事……」

「好的，什麼事呢？」

「請給我看文章，近來我在學習抒寫感情。」

我立答刻應了。

幾分鐘後，她交給我一個厚厚的裝訂得很精美的冊子，工整地抄寫着幾十篇短短的隨感雜記。我吃驚地翻閱着它。我明白她把它交給我的意思。這里面所記錄的，全是「些回憶和抒情的斷片，顯示着一個弱女子所走過來的艱辛步跡。」我又躲

到學校里來了，「她在前面幾頁的一處寫着，「但這裏的生活教我痛苦，我不是他們之中的人，我不習慣這裏的環境，我想我是打錯了主意了。」隨後一處寫道：「無論如何，我應該繼續留在這裏，我已經把費用交了（我要感謝姊姊的援助）。如果說生活本身便是一種試驗，那麼現在的生活不也正是一種新的試驗嗎？」又在一處寫道：「今天讀了杜思朵也夫斯塞一篇小說，它教我感動，教我認識一個女子所應走的路。我是一個不幸的人，同時我覺得自己又正是一個幸運者。」後來有一處則寫道：「我開始習熟這裏的人和這裏的生活了，我覺得自己因之大胆得多了，而且我也慢慢對這裏的生活發生興趣了……可是，不知道爲什麼緣故，剛剛發生興趣，有時却又感覺不可耐的厭倦，剛來時的那種心情，重新又苦惱着我了。」還有一處，記載着同寢室同學請她烤火的事情：「章傑，天太冷，你就是沒有出買炭的錢，也好烤的，我們已經燒着火在這里，多你一個人，也不會多化些炭。」這話使她流了眼淚。不過她又寫着，以後將不再流淚了，流淚是示弱，是表示屈服，却並不能解決困難……

我讀了後很高興。她是能夠自己開拓道路的人，窮困不是恥辱，而苦難却可以

推動人的肩膀，她將不再流淚了。

完全出我意外，三四天後一個晚上，一個學生跑進房來告訴我道：

「先生，你知道嗎，章傑要走了！」

「爲什麼？」我自然是吃驚的。

「今天她母親打來了電報，叫她立刻就走。」

「發生了什麼事嗎？」

「不知道。」

「幾時走呢？」

「要是叫得到船，明天大早就動身。」

隨後，章傑自己來了。她依然微笑着，她告訴我，姊姊有信給母親，要母親趕快去離此很遠的××前線。因爲戰局變化很快，萬一交通斷絕，匯兌又不通時，一家人便只有逃難民收容所的份了。母親年紀老了，弟妹又還小，非她趕去料理不可，而且母弟們一走，她一個人留在這遙遠客地，不要說繼續讀書，就是生活也將

「那麼，你這次走便不能再回來了嗎？」

她把身子撲在我的寫字台上，臉俯得更低了，額髮業已撫磨到桌面。好一回才

顫聲回答：

「是的……」

「不能不走嗎？」

她還是保持着適才的姿勢，默不作聲。

爲了鼓勵她，我說出了自己的過去。那也並不是怎樣值得炫耀的經歷，而只是
一些平凡的飢餓，寒冷，持續的苦工，和對艱辛及輕蔑的反抗而已。但我覺得是不
妨告訴給章傑的，因爲她，現在也正陷入一種平凡的，爲極多數同命運的人們所共
有的境遇之中，她也只需要平凡的努力就可以戰勝它。

突然，她抬起臉來。我雖不能看清那上面洶湧淚漬，但很顯然的，她的眼睛變成
紅濁了。她用一種亢奮激憤的語調急口說道：

「先生的關心，我知道珍貴和感激，不過今天我應該坦白說，我並不怎樣醉心

於學校教育。在過流亡生活以前，我已經讀過書，現在我也正讀着書，可是我得到什麼呢？和社會上一樣，學校里也不是一個公平的地方。前幾天姊姊把旅費寄來了，叫我離開這里，我就想，也好，讓我再去碰碰命運……」

「我完全明白你現在的處境和心緒。」我也不禁激動起來了，「你在這里得不到完全的滿足，一個在社會上真正生活過來，真正嘗受過生活苦辛的人，永遠無法在學校里獲得滿足。這里雖說是一個特殊的學校，但~~你~~仍存在着很多不可克服的弱點。既然事實上你也無法留在這里，那麼你走吧，去碰一碰那不可知的命運。苦難的時代是一團火，枯草朽木馬上將變化作灰燼，但如果是鋼鐵，那就愈煉愈堅硬。你是一個來自風雨中的人，還是回到風雨之中去。」

她垂着臉，一隻手在桌面上無意識地劃着什麼。「是的，」她回答，並不把頭抬起，「我記着先生的教誨……」

一刻後，她抬起臉來，我看見那上面，浮着用傲態的掩飾的微笑，告辭出去。接着進房來的，是別一些學生，因為學期快結束了，爲着消遣，她們來要求我重開「故事班」。

在故事開始以前，章傑重又回來了。他咬著下脣，笑道：

「我還要聽一遍剛才說的那故事。」

我懂得她的意思。於是不顧別人的興趣，我又報告了一遍自己過去的境遇。剛剛住口，事務主任的女兒便蹙着眉，作出一個不勝悲感的表情，嘆息道，「我的環境也不好！」

「我也不好！」另一個接口。

「我呢，我才算不好。」

這一次，我清晰地看見，章傑的大眼睛里汪着晶瑩的淚光。

冷

翌晨，天落着雨，颳着冬天的風。章傑決辭行了，依然穿着那一件褪色的接袖子的布衫，那一雙白牆膠皮底皮鞋，但她並沒有說什麼話，最初默默地微笑着，隨後隨過身去，發出嗚呼。

出校門時，雨飛得更密了，林木被風搖撼着，作着噪聲。對河的山，蒙着一層濃厚的煙霧，跟灰白的天連成一片，隱隱搖盪，彷彿整個宇宙在浮動。冒着雨，踏

着泥濘，我一直送達河邊。走下沙灘，在那上面踏出零亂的，象徵着心緒的脚印。

她默默地上了船，在風雨中開始了遙遠的航程。當掛了風帆的船順流而下時，她站在艙口，頻頻的揮着手。我看見她緊咬着下唇，眼臉里噙着淚，在雨網中逐漸模糊。

家

我站着。讓雨滴淋溼着臉部和衣衫，默默地注視着向一個不可知的遠方，蜿蜒而去的河流。心想自己業已經風雨中走過來一段旅程了，現在，我暫時停下腳來，望一望自己的周圍。我發現原來自己並不是孤獨者，因為還有人在走着同樣艱辛的路。章傑是距離較近的一個，別的苦旅者也一定還多着。

二十八年春塔田寺

三十一年秋重作

雨 天

雨

在到宋文田家里去的路上，在踏着泥濘，艱辛舉步的時候，我暗自描繪着和夏小蘭見面的景象。不知道爲什麼，我總覺得最近自己變得格外畏怯了，我害怕她那一雙閃爍着瘋狂似的光輝的眼睛。它們彷彿是一把燃燒着的烈火，一個嚴厲的譴責。一種哀怨的控訴。但我能夠逃避她見面嗎？明白地說，我能夠在她遭遇危險時捨棄她的友情嗎？我會認爲自己虛設千百種答案，然而它們都不過是一些幻象，一些無濟於事的謊言。「爲什麼要畏怯？爲什麼？」我簡直在拷問着自己了。自然這種拷詢是全無用處的，我不能爲自己提供什麼正確的答案，一如那答案本身並不存在。

天繼續下雨，好像有了宇宙，它就一直下着，而且此後也將永遠不再停止。縱

使沒有風，雨絲依然從四面八方襲來。傘子似乎全不中用，上衣溼了一半，而褲子則簡直可以絞出水來。有時揚起傘子抬頭一望，隨着臉部的承受一陣冷溼。你看到密密的雨簾業已將全宇宙充塞住。蒙封住了。一切都在淫雨淋漓之下奄臥着。收穫後的稻稻，在泥水淤積的禾田裏開始腐爛了，發散出朽惡的氣息。田塍上綠莖莖，無秩序地歪倒着，葉子沾着泥污，莢兒也飽脹了，凌亂得如像被牛蹄踐踏過一般。道路兩邊繁茂的野草，也被雨水一遍一遍的洗刷，失去了生氣。田壩邊處，山坡兩邊的松林嘩嘩作響，湧圍一種浩瀚悠遠的聲浪；而當你聽到一種躁急密切的聲音，你將發現自己來到一個荷塘邊，重疊擠簇的荷葉，受雨滴的蹂躪，搖曳着，發出嘈雜的怨語。偶而一隻白頸鴉，苦苦苦的從低空飛過；或者是一隻飢餓的黃色的鼯鼠，迅捷地越過田徑去了。雨落着，把世界鏤上一層悽寂。

行人很少，路是泥濘不羈的。撐着傘，拄着手杖，我艱辛地舉步。懷着一顆惴惴的心，思索着近年來自己的遭遇，朋友的遭遇。「她是可憐的，」我喃喃道。

我說的自然是夏小蘭。命運太遙離不可捉摸了。為什麼命運的賜予總是悲哀多於幸福？為什麼人類會如此脆弱，而生命又是如此虛空？我蹣跚地走着，脚步不住

打滑，彷彿行動在夢幻之中。我覺得自己正走向一個悲劇的邊緣。

經過一間小小的建築廟宇，一段崎嶇不平的石砌道路，一個穿蓑衣的白鬚老農和我打照面，我問他道：

「老伯伯，到城里還有幾里路呀？」

「四里，不，近了，只有三里半了。過去一個山坡，你走上山坡，便可以看到城東門外的七星塔。你先生上東門還是西門？」

「東門小東街。」我回答。

「這樣的天，」老農放下鋤頭，緊緊端詳着，「你先生打花腳出門，趕什麼急事嗎？」

「不，去看一個朋友。」

逃避着他那捕捉什麼似的眼光，我一面答話一面走路。當我走上泛濫着泥水的山坡，回頭看見那個多心的老人依然依着鋤柄，呆呆佇望着。我好像聽到他嘲笑，然而不是善意的聲音啞澀叫喊：「你先生不要撒謊，你們年青人行事瞞不過我們老年人的眼睛，你說你去看一個朋友，要是真的是看朋友，那麼你看的那朋友一定是

一個不幸的人！」

於是我急急的走上山坡。如像一個小孩子給人發覺自己一向埋在心靈深處的祕密，我想我一定是飛紅着臉了。在泛濫着小河一般的雨水的坡道上，一連打了幾個滑，只差沒有踣跌。而當我從煙雨瀾漫之中看到那座彷彿寫在渺茫的遠天的塔影時，一顆原就不很安寧的心，便不禁突突的跳起來了。

到達小東街宋文田家，被接待到一間舊式的客廳裏去。首先進來的是宋文田的父親宋大伯，一個鬚髮斑白，身子僵硬的老人。在未認識夏小蘭以前，我就認識他了。當我和宋文田還是一對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孩子的時候，他以一個嚴父的身份對待我，在我們之間一直存在着一種父子似的感情。他自然是一個慈祥可親的老人，現在他默默地走將進來，他那原是香瘤的臉孔，顯得更其蒼白瘦削，目光也變成鈍滯而朦朧。顯然地，他是被過重的悲哀打倒了。

「竟成，你來了，」他低沉地說話，「這樣的下雨天，衣袴全溼咧，脫下來叫人拿去烤一烤吧。」

不待我接嘴，他回身鑽房去了。看着他稻草人一般的背影，便有一陣酸苦的

情緒陡然襲擊胸臆。在這種地方，人畢竟是自私的動物。一種悲哀加諸一個陌生者的身上，縱然能引起你的同情，那感覺也是遙遠而飄忽的；可是那是一個親近的人，一個自己生活範圍以內的人，你就不能不承受着他的悲哀，而且那悲哀本身也成爲一種可捉摸，可傳染的東西了。我按着一顆始終惴惴的心，把自己的眼線投在這客廳四壁的佈置上，但它們對於我是太習熟了，它們之間的一幅字或一幅畫，我完全可以背誦出字句和題詞來。在這一刻，竟也能吸引了我的注意的，是幾壁隔門上並列地張貼着的，幾張被久長的歲月所融剝得襤褸褪色的「摺單」。從它們的斷片殘跡上，依然可以分辨出那一張是宋文田小學時代的，那一張是中學時代的，而最爲最完整，最顯着淺黃色的那一張，則是五年前大學時代的。那時抗戰爭還沒有到來，當它從一個瘦小的學生的手裏張貼到隔門上去時，那是一顆希望的明珠直

對人老人公的……

……宋文田重又進來了，手裏拿着一條電子的褥子，他把它顛顛的遞給我，說道，

「換掉它，叫人拿去烤一烤。」

我照吩咐做了。正當把宋文田的乾袴換上，門口的竹籬葉已被一隻溼淋淋的手

所掀開，宋文田的母親宋大娘將走進來。一看見我，眼淚便從她那彷彿永遠紅腫濕濁的眼睛里噴出來了，全身哆嗦得一如風雨中的稚柳。

「竟感，」她用一隻溼着水的手揩着眼睛，「是你！你來了！咳，十年前，十五年前，你記得嗎？那時候，你和文田還是都是桌子高的小孩子，你父親過壽得早，你說你認文田做兄弟，認我們兩老做父母。那時候，你和文田也是一對小兄弟，一樣高矮，一樣肥瘦，就逆相親也差不多。文田結婚那一年，寫信回家來說，要我們兩老坐火車上省城里去——去——」

「去參加婚禮。」老頭子從旁補充道。

「是的，」她在對面一張椅子上和宋大伯並排坐下，「去參加……說是要我也去。真是小孩子，我也去，我就是想去，家裏餵着豬，又養着牛，雇着長工，我也去不得呀。一個鄉下老婆婆，紅着一雙眼睛，不懂火車從那一頭門上，去省城的事我是連做夢也沒有做到過。前後隣舍都勸我去見識見識，都說我福氣大，討了一個文明鬼爺啦，總要去見識見識。我是堅定主意的，不去。我去做什麼？紅着一雙眼睛見識什麼？我不去。我就和他爹說，你做爹的去吧。你去叫新媳婦回家過年，婆婆

在家里給她假大年豬，謝着薩天地，你去叫她回家過年。我是不去、不想去，家里也走不開，豬離不得人，你給我帶兩顆珍珠去——是我自己陪嫁過來的，有老黃豆那麼大，一對兒，你給我帶去送給新媳婦，告訴她，你婆婆是一個鄉下人，不懂得新禮數，也沒有什麼好東西，只有這兩顆珍珠是我自己陪嫁陪過來的，叫她好好收着，不要嫌棄，過年的時候一定要回家來，非回家來不可，不回來我做婆婆會生氣，兩個小夫婦一道兒回來，給我使娘做婆的看看，我給她們染紅蛋，裹大粽子——

「那時我也正和文田在一起，」我插嘴道。

「是呀，你和文田在一起。都在省城里，都回到省城里。當時我就想，文田是結婚了，那麼竟成呢？沒有爹的人，婚該早點結，早開花早結子呀。我就和他說，和文田他爹說，你去看見竟成，告訴他，說我掛念他，叫他也趕快留心看一個人，早生貴子。我思想，也總該送樣東西給竟成，東找西尋，在箱子底里找出兩塊圓玉，湖色的，有血紋，也是一對兒，有銅元那麼大小，早年釘在我自己包頭上的——」

「是的，現在我還留着它們，你伯母送的東西我不敢遺失。」

天

雨

「你還留着？」他爲對往昔的緬念弄興奮了，眼淚到處狼藉在臉孔上，「真是一個重情份的人！文田他爹也時常說，竟成和文田真是一對難得的好兄弟，將來有大出身的，每一會你們一塊兒出門讀書，我就給你們敬神敬佛敬祖宗，保佑你們一帆風順，讀書通了，將來一對兒去做大官大府，造高廳大屋，把我們兩老接到任上去——」

「你還在做那些夢！」宋大伯裁斷了她的嘮叨。

「唉，竟成，」她的眼淚又復盈出眼眶來了，聲音哽噎着，「誰曉得神開佛爺這樣不靈驗，這樣沒有眼睛！誰料得到會有今天……孩子才五歲……」

於是她歎歎起來了，渾身失落在顫慄之中，雙手掩住了臉孔，讓淚水從手指間流滲出來。宋大爺也不言語，嘆息着。空氣凝滯而沉重。原就空大寂寞的老屋，這時顯得格外悽情。竹籬外面，簷流涓涓的滴着，和天井里芭蕉闊葉上雨拍打聲相應和，使人感到一種難以排拒的憂鬱。

「蘭嫂呢？」我企圖打破難堪的沉寂。

「她出去了，」宋大伯回答，「帶着小田一起去的，她走了還不到一刻鐘，你

「知道她到那裏去嗎？」

「不知道，也沒有問她。不過多半又到南正街姓費的朋友那裏去了。這些日子來。她是時常到她那裏去的。」

「費着青家裏嗎？」

雨

「不錯。費着青。也真虧得她呢。自從文田的消息傳來之後，阿蘭簡直瘋了，不吃飯，也不睡覺，整天失魂落魄的；有時半夜三更坐到後園去，一直到天明。」

「虧得費着青，她不分晝夜陪着她，勸着她。可憐這道聲聲，和文田多分上是夫妻，實在替她費勞碌。喜氣的時候叫她跳舞。一不高興兩百兒吵得天翻地覆，嘔嘔哭哭，可是一轉眼，又是手執手的出房來了，都是小孩子呵。」

天

說着這些話時，老頭子顯着愁悶的面容，聲音是顫動的。眼睛眶里也泛起一片淚光。他睡着頭，不時用袖子擦着自己的額角和眼睛。宋大娘也茫然地留着他，默不言語，自從我在心裏急得按捺一句可以安慰老人的話，和孩子們一樣，老年人也是最需要安慰的。但我能說什麼呢？我的心裏不也為悲哀緊壓着嗎？唯一所能做

的，我只管把眼線投向窗外，從竹簾上面眺望着天井，見那一小方灰白綽下着雨的天，那一方拉着要癱臉一樣的天。

「請嫂怎樣打聽呢？」我問。

「打聽，什麼打聽？」兩個老人都吃驚地抬起臉來。

「我聽說，她打聽暫時留在家裏嗎？」

「當然呀，」宋大伯說道，「文田死了還不到一百天，屍體也還沒有運回，也不知道歸不歸運回，路途也太遠了；有着小孩子，她怎麼可以不留在家裏呢？再說，我們兩個老人，風燭殘年，少不了她在家里。我們把她當作自己親生女一樣看待。說是她的家鄉又早就淪陷了呢。」

不錯，在抗戰第一年就淪陷了的。」

「是啊，這樣亂紛紛的年份兒，千好萬好總不如在家裏好呀，我們又不是專靠出外賺錢吃飯的人家。早知如此，拚死也不肯放文田出去。阿蘭年紀還輕，也少不丁人照顧，如今文田死了，她還是估的文田的份兒。前幾天，西門外職業學校說要請阿蘭去教書，我便對她說，阿蘭，你什麼書也不要去教，好好在家里，我們兩個

老人如今只是你和小田了，看在文蔚面上，你好好在家里撫養孩子，說起來，這個家還不就是你自己的家了？」

正在這時，夏小蘭帶着小田回來了。她披著雨衣，頭髮濡溼，臉孔因急步而騰着紅，看見我，彷彿覺她非常驚訝，嘴唇劇烈地顫抖着。小孩子拉着她的一隻手。

「小蘭，你回來了。」我站起身邊將上去。

「竟成，」她好像竭力在壓制一股陡起的激情，「你來了，又是這樣來下雨天……你穿著文蔚的襖子？」

「你祖母心慌急地照呼着小孩子，爲他抹去頭上的雨珠，問他是不是跑累了？有沒有跌交？我急急地抱着他跑去換衣袴去了。」夏小蘭目送着孩子出房，也不將雨衣脫下，「你不得正好，」她說，「請到我房子裏去吧。」

跟隨着她到一間靠鄰園的廂房里去。這是全座老屋中最好的一間房子，明亮，通暢，潔淨而且方整。原來是失夫信自己的，後來讓給了兒媳。它於我太熟悉了，我記得這座房子裏橫枕和窗欄的數目，曾經在這里度過很多熱烈多趣的日子。現在，房裏一切的佈置都和文蔚平時一樣，書桌對面牆壁上依然掛着一個伊凡·屠格

涅夫獵人裝的半身像，在旁邊工筆寫着兩行屠格涅夫散文詩裏的話——「愛，我想比死或者比死的恐怖還要強烈。全靠着它，全靠着愛，物類的生命才能團結而進步。」文田是一個屠格涅夫的熱烈愛好者，他的書架上幾乎蒐集着屠格涅夫大部分的著作，而其中的一獵人日記和「散文詩」更是她隨身的書冊。

「你又攜着一個下雨天來了！」坐定之後，夏小蘭脫去雨衣，一面爲我倒茶，一面說道。

「不錯，下雨天我來了。」

「你記得接到文田的惡耗那一天嗎？」她平靜地問道。

「那一天我也正坐在這間房裏，坐在這張椅子上，也是下着雨，窗外園子裏的天竺桂和美人蕉還沒有開花，一陣風，雨點兒莽撞的冒進窗口，洒得書桌一片的溼。我們正談着文田所愛好的屠格涅夫，談着羅亭和拉夫列茨基，談着娜素雅和麗莎，談着西歐派和斯拉夫派……一個電報來了，一個打擾來了——」

「是的，」她撫摸着自己微溼的頭髮，沉思地說道，「正是那樣一個下雨天，

我們正在談着屠格涅夫，談着他所創造的完美的女性，娜素雅和麗莎——」

「你記得我們還談到愛侖娜。」我說。

「愛侖娜……不錯，我們都敬佩她的勇敢，她的犧牲的決心。」

「可是對娜泰雅和麗莎。我們的意見便有了不同。是不是你說你同情娜泰雅的遭遇，我則爲麗莎更值得我們去憐憫？」

「是的，我們在這上面的看法是稍有不同的，」夏小蘭睜大着那因臉龐削瘦的緣故而顯得更大更黑的眼睛，「我認爲娜泰雅的悲劇才是真正的悲劇，因爲她的痛苦是把自己生平第一次的愛情，那不會感度幸福的神潔的愛情，寄托給一個徒托空言的英雄。她的創傷才是永恆的，一個人不能忘懷於自己第一次的愛情的受騙，如像娜泰雅自己所說的，愛的悲劇便是無開解的愛。」

「可是我有我的看法，我覺得，第一次的愛情對你們女性或許是重要的，不過娜泰雅畢竟還年輕，生命在她剛是開始，遲早些，生命的創傷自會平復的。如像作者屠格涅夫所說的，第一個悲哀，一如第一次的愛戀，不會感度來的，她依然有她未來的幸福——」

「你這是受了屠格涅夫的騙了，」夏小蘭皺蹙了一下眉，額間那半縷直紋增加

着深度，「他頗美麗如詩的筆寫了一個悲慘的故事，把一個剛強而純真的少女放在故事的中心，叫她受够了痛苦，供獻出生命最寶貴的珍藏。却得到一個毫無酬報的結局。他忍心地這樣做了，到結尾用了幾句無關痛癢的話去安慰激動的讀者，說：不要緊，娜泰雅這年青，痛苦總會過去的。幸福正在後面，他還是閉眼在欺騙讀者，他不會不懂得一個少女的感情到這種田地，如果他真的是這樣，那麼他便寫不出那樣動人的小說了。」

「你是說一個人的痛苦是永遠不會消失的嗎？」

「對於一個像娜泰雅那樣的人，一個剛強的，富於自尊心的女性，第一次的愛情的受欺騙的痛苦是決不會過去的——絕對不會過去的，她將帶着它走進坟墓。」

聽到這一句話，我不禁心裏震顫了一下，我凝視着夏小蘭那張開始激動的臉孔。她那深陷的烏黑的眼睛又閃爍起可怕的光輝來了，而她那微露齒骨的兩頰，也慢慢的由蒼白轉成紅色。不消說，我對屠格涅夫的人物談論業已完全越出回憶的範圍了。

「那麼，你難道就不同情麗莎嗎？」我又問道。

「我同情她，」她回答，「但我更憐憫娜泰雅。你自然知道，憐憫是一種比同情更深沉的感情。」

「爲什麼？」

「爲什麼！就因爲和愛侖娜一樣，麗莎的愛情是有所收穫的。拉夫列茨基究竟不同於羅亭，他是一個剛強的懂得愛情的人。也就是因爲這樣，她才甘心終老於一個遙遠的邊境上的修道院——她已經和一個懂得愛情的人愛戀過了，真正地愛戀過了。她不想再等待幸福，她已經幸福過了。」

「那麼，愛侖娜呢？」我追問道。

「愛侖娜？」她一怔。如有所悟地驟然變紅起臉，彷彿這一個名字撞在她最強有力的一根心弦上。她的眼睛突然張得更大，而且帶有幾分驚訝的神情，「愛侖娜是一個非凡的人！」她嘆息道，「她是一個真正的幸福者！雖然在物質生活的經歷上，她受够了不幸，受夠了折辱和痛苦，但她還是比麗莎幸福得多了。她有勇氣，有犧牲，能忍受。她的心是純金！一個人還需要什麼呢，如果她已經享受過愛情的碩果？生命！什麼是生命的真諦？……」

把頭一仰，夏小蘭雙手挑了一把長髮，站起身來，走向窗口。完全忽略着冒進窗來的雨絲，以一積深恩的口吻說道：

「雨，這水無休止的雨……」

「但是，雨終究會過去的，晴天接着就將來臨。」我企圖安慰她。

「痛苦却是永恆的。」她也明白我的意思，「一個人的心乃是血肉做成，並不是由鉛錘鑄成的——即使是被錘配，一經劃上了傷痕，不是也難以磨滅的嗎？」

「時間是一切永恆之物的敵人。」

「痛苦却比時間還要求恆，它是不能償贖，也無從彌補的。」

—— 鴿

夏小蘭瘦削的肩膀給一震動，嗓音是微顫的。她原是一個容易激動的人，在大家還是學生的時代，我們都管她叫做「小妹妹」，也當作「小妹妹」看待。只要一個眼色，一句話語，都足以使她銳敏的心感到一個長時間的不愉快。曾經有過一次，僅僅爲了宋文固一個憤熱刻所難免的關小意氣的短簡，她生氣了，特意長途超超，從北國坐車回到千里路外的江南去，甚至不惜犧牲功虧一簣的學業，發誓不再回到學校所在地的古城來了。……

— 雨 —

— 天 —

正當難堪的沉默即將來臨的時候，聽見門外腳步聲響，我們都知道那是什麼人來了。我剛剛站起身。宋大娘早已喜氣在門口，他是來通知點心煮好了，邀我到客廳裏去。他自然沒有看見面朝着窗外的登園的夏小蘭的面容，只疼惜地對她說道：

「阿蘭，你也去吃一點兒，你看你的鞋子也該換呢。」

「小田呢？」夏小蘭並沒有回過臉來。

「小田在祖母那裏，全身上下都換掉了，正在吃點心。他說他要到媽媽這裏來，我說，小田你不要去，爺爺喊你媽媽來吃點心。」

我們一起到了客廳裏，宋大娘和小田也正在着。一看見夏小蘭，小孩子立刻撒開手奔回媽媽，抱住她的膝蓋，做出愛嬌的樣子。作媽媽的在她額上輕輕吻了一下。

小孩子是酷似爸爸的，有着一個高高的額角和一雙深邃明朗的眼睛，只有從那圓圓的可愛的下巴，略略可以看出他還是母親的孩子。這時他業已換上一套小小的深色的短裝，五歲大的小孩容易被人誤認得更大些。把自己的身子緊緊偎依着母親的懷裏，以天真無邪的眼光注意着我這並不怎樣生疏的客人；隨後聽從着夏小蘭

的吩咐，走過來大大方方地向我鞠了一躬。大家都笑了。兩個老人更以深切愛憐的眼光看着孩子的一切舉動，在爲慈慈煎熬得更形乾枯的衰老的臉上，浮現起一絲安慈慈和的笑容。最初幾分鐘，孩子成爲沉悶空氣中唯一的調劑，但也在孩子的酷似父親，我們的談話立刻多層到來切身上去了。

「如果孩子也知道他爸爸的死——」——這小調劑着歎息着。

「他總會有一天知道的，他也應該知道爸爸真正的創子手是什麼人，如像應該知道自己爸爸是一個怎樣的人一樣。」

「可是他今年才五歲呢，」做母親的雙手半摸着孩子的頸。

「他不是很快就會長大起來的嗎？只要想一想我們自己怎樣一下子就長大起來的，便可以了解到時間是多麼的迅速，多麼的不待人有所躊躇。通常說時間是我們最大的敵人，這話應該訂正爲，它並不是不可克服的敵人。一種堅強而意志才是永不會屈服的，時間也敵不過它，如像剛才你所說的痛苦一樣。」

當我們說着這些話時，老人和孩子自然都是聽不懂不能了解的。老人只知道我們在談着他們的兒子，而小孩則只知道我們在談着他的爸爸，他骨碌着迷惘的眼

睛，凝視着自己的媽媽。老人歎息着，不時用袖子拭着眼淚。

「就是呵，孩子才五歲呢。」老頭子歎息道。

宋大娘也立刻發言了，「暮濛十年也好呵，等我們兩老先過輩，等小田有個弟弟妹妹……」

—— 雨 ——

爲了避免勾引起老人悲傷的回憶，我們便不再說話，出了會客室，雨稍稍霽了，空中僅只飛着霧一樣的細粒。我和夏小蘭走到後面園子裏去，孩子則被老祖母所阻止，不高興的回到房裏去了。園子裏弥漫着滲重的潮溼的空氣，煙雲一般。泥土是溼透了的，並且到處有着小小的水潭。淋溼了的樹木，疲乏地微微搖動牠們黏貼在一起的葉子，彷彿剛從睡夢中覺醒過來。一個角偶裏，一株高大的天竺桂，淡黃色的花朵，被雨水打落了一地。原來撲鼻的濃香也被雨水沖洗殆盡了。牆腳邊，淡紅花的羽蝶蘭和紫花的百日草，顯出怠倦的樣子。幾株大字草，委倒在地，爲泥水黏住了。只有快要彫謝的美人蕉，在它生命的最後一段日子里，承受着多量雨水的滋潤，反而紅豔得更其可愛，一如吐露盡了它生命的精力。由夏小蘭作先導，我們躡着腳，走向一個小小荷池。

「這個園子也荒廢得多了。」她俯身扶起腳邊一支歪倒的開白花的大字草。

「真荒廢了……」

我深心地答應着，小心踩着她的腳跡，一步一躡的行走；原是由碎磚砌成的小徑上，叢蔓的雜草，不時濡溼着我的袴子。

「不幸也是草木的呢。」她一邊走，一邊說話。

「也可以說是草木反而幸運了。你看這小徑上的雜草，如果不是主人的遭遇不幸，它們能有生長繁殖的機會嗎？」

莫小蘭回過頭來，似乎想說一句什麼話，但她並沒有說出，她把它重新咽下了，只留下抗議的一瞥。

我知道自己說錯了話。查原素想說一句安慰的話的，結果說出口的却是一句刺心的話了。這小小園子在我還是童稚的時代，原來是一塊屋邊的荒地，爲密茂的雜草的世界；後來加了圍牆，勤儉的宋大伯利用它來種植蔬菜，每年成爲一注小小出息。直到宋文田結婚之後，第一次和莫小蘭回到鄉間來，一種偶然的興趣，引起他特地約邀一位學園藝的朋友，開鑿了小池，移植來一些竹木花草，慢慢經營成這樣

一個小規模的寧靜的園圃。只有那株高大挺直的天竺桂是原有的，在它的主幹上面，還由朱文田精心鑄刻有他自己和夏小蘭的表示愛情給永恆的名字。現在，那桂樹依然健康，愛情也依然存在，但鑄刻者却永遠不能再見到自己的手跡了。生命是如此的短暫！

—— 在荷葉邊一株稚柳下面，夏小蘭在一張小小的石凳上坐下，順手摘了一枚葉子，放在嘴裏輕輕咬着，嘗着它的苦汁。突然她把它吐出，問道：

「你說，我們難道一直把文田悲慘的死瞞着那兩個老人嗎？」

「自然。」我簡短的回答。

天

她搖搖頭，「恐怕是不可以的，」她一字一頓地說，「不——可——能——」

「為什麼？」

「我不知道為什麼，我總覺得有一種不可遏制的力量逼使我把它說出來，幾次的，我來到老人家的面前，我要把文田死的消息告白給他們聽，我要說，殺死文田的並不是高家病畜——而是做人的奸強！」

「但你還是沒有說出口？」我走近她。

「沒有。」她又復搖著頭。「這只能怪我的軟弱。一種力量逼使我把它說出來，另一種力量却又阻止我那樣做，我怕老年人徑不起再一次的打擊。即使我鼓起滿腔的勇氣，可看見到老年人那種淒涼的臉色便陡地氣餒了。現在，他們還在等待着兒子的屍體，他們完全不能了解，就是文田的屍體真的還存在，在抗戰時期的交通情形之下，要把它從幾千里外再運回來是絕辦不可行的。可是他們還在等待着它——在失掉了人的時候，這屍體也成爲安慰了。如果讓他們知道那是一種突然的死，一種連屍體也沒有的死，那無論如何會是一個打擊的。他們再不能遭受打擊了，不管那打擊是大還是小。他們的心和他們的外貌一樣，是已經衰老不殆了。」

「不錯，我們既在最初已經購過票了，自然就應該購到底。這種歉疚的去慰勞於生命已達暮境的人是有用的；至於小孩子，那就正需要他去明瞭罪惡的根源，去領受那種心靈的教育。」

一個粗大滴水滴從樹枝跌落在夏小圓的額上，她並不去拭掉它，似乎並沒有注意到它。我清楚地看見那水滴一顆珠子似的直滑眼眶邊落下，化散在面頰上。池子是在一些開始殘敗的荷葉叢中，一個盤大的蓮蓬出人頭地佇立着。一筆淡紅色的蜻

變，在不注意間出現在蓮蓬上面，不住點着長尾。

「現在想起來，」夏小荷卻又開始了，「當接到電報的時候，我是應該去的。爲了這事，我好後悔。」

「你不應該忘記那是不可能的事情。不要說一個五歲大的小孩子不適於長途的旅行，即以你自己當時的情形而論，也絕對不能經受長途的奔波。而且，就算你去了，平安到達「那里」，文田已經死了，你能做什麼呢？」

「我想我一定能够做點事，」她沉思地說。

「但首先那是不可能的。那時候我並沒有想到你去的有沒有用，而是願忘的你的能不去。」

「世界上沒有不可能的事。」終於她以完全肯定的口吻這樣說了。

「那只是一句詩，」我說。

「詩就是真實，」她決然地反駁道，從這種說話的態度上，依然可以窺見學生時代那種純真無邪的神情。「爲什麼不可能？是我的懦弱嗎？健康的不允許嗎？抑還是害怕我會在中途殉情自殺呢？」

「難道說你拋得開小田？」我提醒她道。

她又一次的睜大着眼睛，蹙蹙起眉頭來了。彷彿受到不及提防的一擊似的。但隨即，她垂下頭去，喃喃道，「到了非拋不可的時候，我想我是應該拋得開的。」

雖然她垂着臉，我彷彿也看見說着這話時，在她臉上掠過一個任性的表情。在熱情的慈惠之下，她什麼事做不出來？我們全知道她的性格的。在這一點上，她和宋文田正復相像。

「我又想，」她抬起臉，我看見一雙隱着悔恨的淚光的眼睛，「去年冬天我應該跟文田一起去，索性把小田也帶了走，如果我和他一起去了，他或許就不會死；即便死了，我們在警報的時候也一定會逃一起的，不是也就可以死在一起了嗎？那該是怎樣的幸福！」

「你道是任性的話。」

「或許是任性的話吧，但是你應該知道一個不任性的人，往往便是一個庸俗的人。有時任性並不是一個壞字眼。」

107
話說到這里，不覺雨又下起來了，粗而密的雨點，以沉重急促的聲音打在荷葉

上，發出一種聒耳的騷響。一株栽在盆子裏的四季竹，在雨點的打擊之下，躲閃着，低窪的小水潭混濁了，濕地上剛顯出細小的印跡，立刻又被繼續降落下來的雨腳所踩涮掉。

「回屋去吧，」夏小蘭從石凳上跳起，逕自搶先邁頭不回地匆匆進屋去了。

望着她的背景，如像看見學生時代的生活。「多任性的人，」我自語着，「一個人的性格才是永遠不變的！」

天 雨

天很快的黑將下來。在初秋雨日，黃昏還沒有來臨，照例夜就驀地到了。和以往于若次一樣，我被兩個老人殷勤留住過宿。宋大田在世時，我到這老屋里來，一向就很少當天回鄉的。夏小蘭也熱切地希望我能和她再談談，她說她有說不盡的話待發洩。在我的眼睛里，她直如一座火山，地震起來了，它也就將噴出猛烈的火。

晚餐時候。空氣更是悶窒。夏小蘭變得愈益沉默了，好像她的心里緊壓一種新的憂慮。在朋友中間，她是最能保持心的秘密的人，她坦白而熱情，但具有一顆難以捉摸的心，有如夏日蔚藍明淨的晴空。驀忽之間，滿天業已密佈起濃雲。宋大伯似乎竭力在企圖安聊慰，企圖用小孩子來維繫這新寡媳婦的心，他不時逗引着小田，以

一種悽愴的聲調說些使夏小蘭感到喜悅的話。可憐的老人！要在老年的軀體裏保持一顆年青的人，不僅僅是困難，而且是近乎不可思議的。他如何能了解她那陰黯的黑暗林一般深遠離測的心？當每一次發現自己無可挽救的失敗時，便以輕聲的咳嗽來掩飾自己。或者，他找出一聲深長的歎息。

孩子的面貌雖然酷似他的父親，但也兼有着母親深沉寡言的性格。晚餐時自始迄終，他不多說話，而且時不時與稚氣不解的陽光瞥視着母親不懌的面容。終於，宋大娘開始嘮叨起來了。

「阿蘭，」她安慰着她，「常言說，先註死，後註生，命里壽月一經到，三分四刻不容遲，他去了，也是拗不來的。他是我的獨生兒，獨根的樹，做娘的那有不小心傷腸斷的理？不怕笑話，我是三整晚沒乾過眼，淚水都盡了，怎樣的一個晴天霹靂呀。阿蘭，你不要難過，萬萬難過不得，你曉得你這樣心里結不解，叫我這做娘的，」她又歛歛起來了，「你曉得這不是你阿蘭的緣故，這是我娘的前世沒有修好的……是前世的事……」

夏小蘭抬起眼來，在不很明亮的燈光下。我看見一付悽然的笑容，「媽，我沒

有難過，我在想着別的心事呢。」於是輕輕笑將起來。

「你不疑過就好，」宋大娘一個小孩子般的拉起衣襟拭着紅腫的眼睛，「你心里想要開些，這是我做娘的前世沒有修好……」

「你總是說些迷信的話！」老頭子不耐煩地插嘴了。

「迷信？」宋大娘不信服的回答道。「我這不是迷信，真不是迷信！就在那封電報送到的前一天晚上，阿蘭，你知道我做了一個怎樣的夢來？我在夢里看見又田渾身都是血，他站在我的床前，叫聲媽——」

「媽媽！」小孩驚駭的叫喚起來。

但夏小蘭似乎全不在意這些，她在思索着自己的事情，這時突然問我道：

「你說，愛侖娜在那個保加利亞的革命家死了之後到那里了？」

「誰知道呢，如像屠格涅夫所寫的：或許全身穿戴着黑色的裝束，仍然活着；或許小小的生之悲劇已經墜下了最後的幕，她的微小的生之酵母已經得到最後的終結了。」

她搖搖頭，做了一個不以為然的表情。

「那麼你的意思，」我遲疑地反問她道，「你以為她到那里去了呢？」

「屠格涅夫真是一個慣於使用滯限法的人，他把娜泰雅放在一個愛情的真正悲劇之中，却說她還年輕，悲哀就會過去的，幸福也就會來代替它。在愛倫娜身上，他又使用了另一種方法來欺蒙讀者，屠格涅夫不是明明要創造一個勇敢有為的女性嗎？可是到了最後，依然給讀者丟下了一個謎——愛倫娜活着呢？還是已經死了？」

「夏小爾激情地把聲音提高，完全把在座的老人的驚異的眼光忽略了，「可是我們知道，像愛倫娜那樣的人，她是不會死的，也不會穿戴着黑色的裝束，把自己隱藏起來。她自然是活着，而且她一定活得更結實了，她早就從那位革命家的愛人學會了保加利亞語，她獻身給他，豈不是同時就獻身給他的祖國？如像她自己所說的，『現在，除了狄米特里的祖國，我是沒有別的祖國了。』她又明明寫着，『在那邊，人們是在準備着反叛，戰爭的準備已經成熟，我要去做一個志願看護，我要去看護那些病人和傷兵。』——也不是說，她要在愛人死後，去忠於他的遺念，忠於他終生的工作嗎？」

「虧得你竟斷斷了屠格涅夫的作品了。」我笑着說。

她做了一個剛毅的手勢，並沒有注意到我的話。「一個人，不管活的力量能不能和生來搏鬥到底，」她繼續往下說，「但一經來到懸崖的邊緣——如像愛命娜所說的——她便只有跌將下去。這是一個堅強者唯一的道路。你以為我說錯了嗎？」

我沒有置答。我完全明白她的意思。對於夏小蘭，如果在她心里業已決定了自己所要走的路，一切勸告和安慰都屬徒然。我偷眼望了望茫然不解的兩個老人，我覺得這兩棵秋日霜露之下的老蘆葦，雖然在一陣大風暴中強自支持過來了，但現在第二個風暴又將到臨了。「自然，」我暗自下着斷語道，「她和他們之間的悲劇是無可挽救，也無可消解的。」

天

晚餐後，小孩子便睡了，夏小蘭把他放在自己床上，幾次的吻着他高高的小額，而且以母性的濕存，輕輕哼着一支不合時尚的催眠曲。在這一刻，她幾乎和剛才變成完全不同的兩個人。

當我們在幕後園的房子坐下時，她重又和我談談屠格涅夫——談着那末竟的話題。

「你記得屠格涅夫有一節叫做「門檻」的散文詩嗎？」她問道。

「是的，」我說，「屠格涅夫在他的散文詩里，對當時一些具有堅強性格的革命女性獻出最美的讚詞。」

「屠格涅夫真是一個女性讚美者！」她半歎息的說。

「並不是他是一個女性讚美者，而是當時一些俄羅斯驚人的比男性更堅強的女性感動了他，所以在他的作品里每每出現強有力的，鏗鏘而勇敢的女子，以自我犧牲和義務感完成了一種積極的美，如傑麗莎，更如傑愛侖娜。我們如其說是屠格涅夫創造了她們，毋寧說是當時實際的女性英雄藉着他的筆端復活了。」

夏小蘭呼出長長的一口氣，走向窗邊。

窗外是一個初秋的雨夜，簌簌聲應和着園子里草木在風雨之下所發出顫慄聲，把整個宇宙襯綴得格外淒清寂寞。時不時從窗口冒進一陣陣夾帶雨絲的夜風，給人一種悲涼的情思，彷彿在這樣的夜間，和人世的歡樂是不相容的，甚至是，歡樂將是不可能的。一隻古怪的夜鳥，驀地鳴叫一聲，掠過園子，從黑暗投入黑暗中。

「我有一句話要和你說，」她突然反過身來，燈光把她影子的上半截投向窗

外。

「什麼話？」

「我要對你宣佈……一個計劃。」

「什麼計劃？」我追問着，實際上這也正是我所預感到的，我把自己的態度放得很鎮靜。

夏小蘭並不馬上說話，她向床上沉入濃睡中的孩子投以深情的一眼。

「是關於孩子的嗎？」我故意問道。

她的眼光又復落在發着細汗的孩子身上，眉梢微微牽動了一下，搖搖頭。然後她走過去，坐在床沿上，坐在孩子的身邊，伸出一隻手輕輕地撫摸着他的長髮在她的臉上投着一撇暗影。

沉默流入我們中間。窗外雨聲和簷滴聲奏出悲涼涼的夜曲。一隻秋虫，啞里里的鳴吟了一下，隨即重趨靜寂。

「一個計劃，」許久之後，她汎吟地說了，「一個關於我自己的計劃，現在我唯一的顧慮便是孩子，他太小了，剛剛失掉父親，他再不能沒有母親……」

「這是一個作母親的人應有的顧慮，」我說。

「但是我已經決定了，我不能不按這種顧慮，爲了忠於自己，也爲了忠於父母——或者還不如說，爲了忠於他的遺念和工作。感情有時是一個贅瘤。一日發現它成爲贅瘤時，我只有把它割棄。」

「我明白你的意思，」我迅速接嘴道，「可是你曾經熟加考慮過嗎？比方說，感情有時雖是贅瘤，更多的時候卻是一種高潔無比的存在。一個人不能沒有感情地過日子，如像花朵不能在沙漠上開放一樣。你說得不錯，孩子剛剛失去父親，自然不能再沒有母親；可是你曾想到過自己嗎？剛剛失掉愛人，能夠再沒有孩子嗎？你不會後悔嗎？」

「後悔？我想我不會後悔，我可以忍受，一切而且準備忍受一切。」

「可是你曾經設想過沒有安慰的日子嗎？」我帶着一種悲憫的聲調說話，同時發現自己業已無法控制激情的衝動了。

「安慰自然是重要的，不過，我想，孩子並不是唯一的安慰，工作的安慰將會更大些。如果文田他知道我正在繼續着他的事業，走着他的道路，這對死者，他怕

也是更願意的。」

「你是說——」我完全失掉了剛才的鎮靜，

「離開這裏，」她幾乎毫不動容的說道，「到文圍獨難的那地方去，做他未竟的工作，承受他死後的遺念。我覺得自己非但能夠做下去，而且一定可以做得很好。」

雨——

她熱烈地說着，聲音也就慢慢的高亢起來。她從床沿站起，重又走向窗邊，向簷滴和雨絲伸出一隻手去，

「並不把孩子帶走？」

「把他放在老祖母這裏，」她背着身子說話，「他可以在老祖母的愛撫中長大起來的。當他年事稍長的時候，想到父親的死和母親所走的路，也一定可以使他變成更爲堅實，更爲無牽掛的人。我已經決定了！」

她把自己的手舉向眼邊，久久的，她凝望着窗外不動。

門外脚步聲，宋大伯端着一盞油燈來了。他是來招呼我到客廳裏去睡臥的。和夏小蘭告了辭，我隨即跟隨着老頭子過客廳去。天井裏雨滴不停留地拍打着芭蕉的大

葉。一隻階下的蛤蟆，高聲地鳴叫了兩下，一陣風從簷口逼下，我打了一個寒噤。翌晨冒雨回鄉的時候，朱大伯一家送到大門外。夏小蘭特地披起雨衣，「我再送你一程，」她說，便走在我的前面。

我們走出城門外，當彼此告別的一刻，她緊緊握住我的手。「覓成，」她急遽地說，「昨夜我想了一整夜，決定離開這裏。我已經熟加考慮過了。昨天你所說的俄羅斯實際上的革命女性的話，給了我很大的激動，我無論如何不能讓自己給悲哀打倒。」

「最近嗎，」我並不感到意外。

「最近——或許就在一個禮拜之後。」她堅決的說。

「能等我再和你見一面嗎？」

「當然，」她說，聳一聳眉，「我還有話要和你說，如果來不及的時候，我會給你去信的。」

一如她的約言，一週之後，我接到一封從城裏寄下鄉來的信，不消說，這信是

夏小蘭的。非常湊巧，這一天也正下着連綿不絕的雨。拆開它，最初的一刻幾乎使我吃驚了。我很後悔於自己的未能在接到這封信而去城裏一次。信裏面說，她已在發信的當天下午趁搭夜車獨自走了，她要到宋文田殉難的那地方去，「你自然不難想像出，」她寫道，「我是費了怎樣的口舌，怎樣的自我克制，怎樣的熟慮細思才能夠離開這裏的。對兩位老人，還幸虧費着青的幫助，如果不是她對老人說明我之出去是爲了設法搬運文田的遺屍，恐怕是很難說服老年人固執的心的。我終於把小田也放下了，我深深慶幸自己的能夠下這樣的決心。痛苦是難免的，但生在我們這樣的時代，個人的痛苦算什麼，而且，當着那永恆的最大的痛苦，這樣一點小小的痛苦又算什麼？尤其重要的是，生命的意義是什麼？犧牲又是什麼？我現在完全懂得了，我正在準備去實踐它……」

於下信 我陷入一陣不安的心緒裏。最後我給自己決定，不管天的晴雨，明天進城去探看一下宋文田年老的父母和他幼小的孩子。不幸的人們！老的太衰老了，小的又太弱小了，他們將怎樣互相扶持着那點澹悽悽的生之道路呢？……

我走向窗口，凝視着窗外。在一片濛濛雨景之中，我看見一隻白色的鳥，無聲

地振盪，向遠方飛去。

(三十一年九月十五日六輪陂)

紅
花

紅

一

花

當搬進新寓的那一天，我就開始注意到那一家不尋常的鄰居了。我所租居的屋子，是一間朝東樓房，每天早晨起來，便可以看見太陽從遠山那邊慢慢升起。每早都迎接着最初的光，但屋子實在是非常簡陋的，很低矮，也很不堅實，全部用木料造成，走廊過於狹窄，僅僅可以容得單人通行；簷口短極了，每當雨天，雨絲便毫不遮欄地飛舞進來，把走廊打得通濕。如果冬天到了，自然一定也很寒冷。很顯然的，屋宇之所以要在這郊外築國更建造這樣的房子，只不過是利用這城市里因戰局關係人口的驟然增加，藉它來暫時營利罷了。同時由於轟炸的繁頻，養成人們

一種只圖目前的心理。從這屋子的建築上面，也可以看出這種心理的表現。但在我，一看見屋子所坐落的地點，便表示了自已的滿意。我喜愛它是一個單獨的存在，喜愛那一圈丈來高竹籬外面空闊青葱的菜畦。

搬到自己的樓房上去時是在一個早晨，把簡單的行李稍稍安置妥當之後，我站到走廊里去眺望遠山迷濛的晨景。在隔壁一間房子前面，在狹窄的走廊里，靠欄杆安放着一個泥爐，一個有蓋子的水缸，一張矮矮的兩尺見方的小桌子，以及一些鍋鏟之類的炊具。這會一個年青女人背着身子蹲在那里煮早餐，從爐子裏騰起的柴煙，把早晨清新的空氣完全弄混濁了。從背影看，那應該是一個高身材的女人，未經梳理的長髮披垂在兩肩。她把一個合合飯鍋從爐子上擎下，開始用另一個鐵鍋煮菜，傳送過一種油類的氣味。不一會，腳步聲響，一個小孩子房子從里闖出，見到我，便用一種略現驚異的眼光注視着：他有着—雙深而黑的大眼睛，大概是剛剛起床，所以還帶着惺忪的睡態。

「小璋，起來啦？」那女人問道，並不會回過臉。

「起來啦，」孩子懶懶的回答，張大口打了一個阿欠，舉起雙手揉着眼睛。從

身體的高矮上看，他大概不會超過十歲。

終於那女人站起身，回過臉來了。彷彿她才注意到我的存在似的，她和小孩子一樣的望着，一邊舉起油污的手，用手背掠着披在額前的頭髮。她也有着—雙深而黑的眼睛，臉貌也酷似孩子。幕地一看，雖然不算怎樣美麗，却自然動人。

「早安，」我點頭打着招呼。

她笑着，默不言語。大方的倒是那叫做小瑋的孩子，他向我鞠了一躬，「早安，」他回答道。

我們並沒有繼續談話。那女人重又回過身去忙於炊事了，我也便回到自己房里。花。「真是怪子倆，」我想，「你瞧他們的臉貌就有多麼相像！」

但在不到一小時之後，事實便證明了我推察的錯誤。我從距離約一百多步遠近的一個朋友家里吃了早餐，重新回到自己的樓上時，看見那小孩子正獨自依着欄杆，疑神地注視着遠方。按照時刻，這時應該業已是太陽升過山巔的時候了，但因為有着濃霧，山巔被掩沒在一片朦朧之中，太陽還沒有出現。我的腳步聲使他回過頭來，對我笑着。我起意要和他攀談幾句，一個人能夠和孩子們相接近是一種幸福。

「早飯吃過了？」我問道。

他點點頭，依然無邪地笑着，同時把身子向我這邊移近幾步。他的眼睛比早餐前顯得要明亮些了。

「你的名字是叫教小璋嗎？」我又問道。

「不錯，」他回答得很簡短。

「你媽媽呢？」

「到一個很遠的地方去了，到雲南去了。」

他的回答使我很感意外，「那麼剛才的那一個不是你媽媽？」我驚異地追問。

「是我姨子，」他低聲道，立刻又加添着說，「她上辦公去了。」

「那麼，你爸爸呢？」

沒有說話，他睜大眼睛，搖搖頭，微笑隨即從臉上消失，而且用腳尖輕輕磨着地板，似乎打算回過身去。當時我很徬徨，我覺得自己不應該這樣去浪，彷彿存心去探索別人的私隱似的，以致招引來一個小孩子的戒備。於是我便開了房門上的鎖，走進自己的房子，一整天心里不很安貼，如像做了一件不可彌補的錯事。

我的膳食是包搭在一個朋友家里的，那朋友便住在前面另一座屋子裏，每天不論晴雨，我得踏着一條狹小的泥徑來往三次。當我吃了中飯回到寓所時，我又看見那年青女人在爐子前面煮飯做菜。除了那孩子，我的這位鄰居似乎並沒有其他的人了。下午三點多鐘，她就回家來，可以有一個比較長的時間來從容安排晚餐。這之後她便不再外出，她伴着小孩子，坐在走廊里揮扇納涼，給小孩子講故事，或者是唱着一支情調淒涼的歌；而在有月亮的晚上，便默默地憑着欄杆，欣賞着從東山月亮冉冉上升。她似乎是一個沈靜的人，除掉唱歌，很難聽到她大聲說話。她是什麼人？為什麼和這樣一個孩子守着一份寂寞的生活？那孩子的爸爸在那里？這連串的疑問時刻在我的腦子裏盤旋，游蕩着去解答它們，我彷彿有着一種預感，總覺得在我這不很尋常的鄰居的生活之中，隱伏着什麼可怕的東西。在抗時代里什麼事情是不可能的？我也曾經暗自在心里私擬過很多解釋，但隨即又把它們一一取消掉了。我沒法慢慢的去和那孩子接近。他在這裏是孤寂的，他既不輕易下樓，也沒有年齡相當的同伴，我相信自己很快的就可以和他建築下友誼的基礎。我小心翼翼地進行着這事。終於，在差不多一週之後，從那孩子嘴里，我得知了自己這鄰居一家的不

家

孩子單純無邪的心，是一座神聖潔淨的廟堂，需要以一顆同樣無邪的心去朝拜它。在我和鄰居的那小璋之間，一經撤去童稚心靈中戒備的藩籬，很快的，我便成爲他一個忘年的同伴。

我的後樓住着一位小學教員，由一個老母親，一個女人和一個小孩子所組織成的一家，擁擠地住在一間小小的樓房里，整天都是聲音。相同於一般老年人，母親是喜歡嘮叨的，而那作媳婦的則似乎跟婆婆并不怎樣和合，時常要在一件很小的事情上起着爭執。一個抱在手上的孩子，很愛哭；天剛黎明，便哇哇的哭將起來，直到全家都起身了，作爸爸的上學校去了，才肯住口，大概必須等到男人出去，作媽媽的才有時間來照料孩子。接着，便是哼呵哼呵的哄孩子的聲音。老外婆的嘖咕聲，爲一個奶水不足的嬰兒所發出來的並不劇烈的啼鳴聲，繼續着很長的一段時間。後來一定是孩子終於睡着了，於是婆媳兩人開始照例的工作——爲自己和別人洗衣

。我們樓上幾個房客的衣服全包給她們婆媳兩人洗晒。一邊走廊里便是一片衣服的滾滾聲和水的濺拍聲，同時還聞雜着無體止的口角聲，甚至還可以聽到藉以發洩怨恨的物件的磕碰聲。有時這種聲音增大了，使我不得不悻悻地放下自己的工作，於是便能夠聽辨出她們兩人口角的原因是在於兒子收入有限，不夠生活程度日益高漲的情形之下的家用的開支。作媳婦的以一種怨艾的口吻催促老人家回鄉下去，答應每個月給攜點錢去，總比在這城市里爲人洗衣度日的強些；可是做婆婆的也自有理由，她說自己歲數大了，風燭殘年，今天不知道明天的事，早時辛辛苦苦守寡，將兒子一把眼淚一把汗地養大成人，所爲的就是在自己臨終彌留之際的有下代人在場，無論怎樣苦也不願意獨自回鄉下去。幾乎每天總是重複着這樣的爭論。那老太婆可驚的固執和頑強的聲音往往使我許久安不下心，於是我就想到隔壁那獨自守屋的孩子，我敲敲板或賊着他的名字。

簡直是隨聲而至，他闖進我的房裏來，習熟地抓住我的胳膊，「夏先生，你喊我過來做什麼？講故事給我聽嗎？」他熱熱地問道，眼睛里閃着期待的光。

「講故事？講什麼故事？」我燃起煙捲，一邊拉住他的手。

「說個什麼故事，只要是我聽的，有趣的，我都要聽。趕快講，又不是我逼要你講的，是你自己叫我來聽故事的，還不想快講嗎？」

「我沒有故事，你給孩子才會講。晚上叫她給你講一個，我們一起聽。」

「不行，不行！那麼你為什麼要叫我講？」

「說真話，小瑋，」我坐在他自己身邊，撫摸着他的豐滿的額頭，「我倒要你再給我講一遍——」

「要我講？」他睜大着眼睛，我可以清楚地看見長睫毛在他眼眶邊的暗影。

「不錯，要你講，我要給你講一遍關於你爸爸的故事。」

「我爸爸的故事？你不是已經聽過了嗎？」

我拋開煙蒂，雙手捧着他明顯地涼過疑慮的表情的臉孔，「但是我還要再聽一遍，小瑋，你給我再講一遍，」我以誠懇的心要求着，「你肯嗎？你有一個好爸爸，雖然他已經走了，我依然很愛他。你再給我講一遍關於你爸爸的故事好不好？」

孩子抬起眼，最初似乎打不定主意，他把視線投向窗外，從那里可以望得見那

一帶蒼茫的遠山。慢慢的，他把眼線收回，低下頭去。他又在開始重溫着爸爸的面影了吧？他兩隻小手無意識地絞着衣服的一角，在思索或者是回憶着什麼。隨後，我聽到他以低沉的聲音開始了自己的講述。

「我爸爸是一個高個子，」他照例這樣起首，「你看見我房子里掛着的那個鏡框里的照相嗎，那就是我爸爸的照相。人家都說我像爸爸，也像媽媽。爸爸活着的時候，爸爸說我像媽媽，可是媽媽却說我像爸爸。有時他倆還會爲着這吵起嘴來。記得有一次兩個人爭吵不停，媽媽把我抱起，「我們叫孩子自己來說吧，」便問我道，「小璋，你說你像爸爸呢，還是像媽媽？」夏先生，你說這時我怎麼知道？怎麼說得出？可是媽媽還是一直的問，「蠢孩子，怎麼不說呢？你說呀。」媽媽的問話使得爸爸也笑起來了。」

孩子也笑起來了，眼睛里閃着幸福的光輝。接着，以一種自負的口吻，他說到爸爸在大學里教書的時候，每天早晨，把孩子抱到學校前面上去呼吸新鮮空氣，晚上便陪着孩子講故事。可是爲了這樣的事情，也叫這一對熱愛自己孩子的年青父母，發生可笑的口角。作媽媽的捨不得孩子有片刻的離開自己，便對作爸爸的提出

抗議，說孩子不是他一個人可以獨佔的，作媽媽的也有份，她不讓他每天早晨抱孩子出去，有時甚至爲了這事情哭了。可是作爸爸的往往不肯讓步，還是每天早晨抱着孩子上山，晚上給孩子講故事，「唉，我爸爸的故事真多，講得也真好，天天晚上講，永遠講不完……」

「後來呢？」我照例插嘴問。

「後來，爸爸說不想教書了。爸爸有朋友在軍隊里做事，寫信來叫爸爸到軍隊里去。這時候，爸爸和媽媽時常起爭吵。媽媽不主張爸爸到軍隊里去，可是爸爸一定要去。沒有得到媽媽的同意，爸爸便把學校里的事情辭掉了。記得那天晚上，爸爸和媽媽爭吵得非常厲害。一個說，教書比打仗好，一個說，打仗比教書好。夏先生，你說到底打仗好還是教書好？」

可是並不等待我的回答，他又往下說了。他說媽媽歸結爭不過爸爸，媽媽哭了。於是，那位熱情的，以全生命力專注於自己的理想的年青爸爸，便把妻子帶到當時軍隊駐在地的貴州去。「坐在火車上，」孩子繼續說，「媽媽和爸爸還是不住的吵嘴，一直到了貴州，兩個人還是主張不同。夏先生，你到過貴州嗎？貴州的地方

真好玩，我喜歡它。坐在汽車里，過了一座山，又是一座山，汽車在山澗里打圈子，上山的時候像老牛喘氣，下山的時候沒有一點聲響，只眨眨眼，就從很高的山頂直溜滑到山腳下了。我們在貴州住了一年多。爸爸穿着軍裝到除部里去辦公，有一天，他把我帶去了，我看到好多的鐵甲車，坦克車，有好幾百輛，好幾千輛。兵爺們都戴着銅帽。爸爸說，他們是機械化部隊，有坦克車的，不久便要開到前線去了。爸爸說的是真話，後來果然開到前線去了。」

「那麼你和媽媽呢？」其實我是業已知道了的，但還是裝做不住的問道。

他的小臉上開始騰起紅暈，情無激奮的回答，「我們？我們就過里來了，是爸爸先把我送來的，他自己便急急忙忙的到前線去了，到外國去了，到緬甸去了。爸爸離開我們之後，寫了很多信，給媽媽，也給我。夏先生，你要看爸爸的信嗎？我給你去拿來！」

於是從我的手裏掙脫開，他奔回自己的房子，立刻又回來了，他交給我一包信——他的眼睛一直不肯離開它。

這些信我第一次看見。首先我發現它們都是那封出國門的青年父親在寄愛妻的

信里特地附給孩子函。在軍情倥傯之際，這些嚴肅簡練的信，卻寄寓着怎樣的一顆懷念的心啊。它們投郵的地點幾乎都是不相同的，彷彿是，每到一個新地方，他就匆匆的給他的愛妻和孩子寄下了自己最縝的柔情。在這些信里，他把自己的熱情和理想，以筆墨為媒介，瀟灑到一個真實的童稚心靈。請看它們，在我腦子裏便浮起那個年青父親的面貌。想見着他在寫它們時熱烈的神情，那一種燃燒着自己的高遠理想的心胸，以及為了實現理想而慷慨赴難的果敢的決斷。感謝那仔細心的母親，在自己遠離之前，她給孩子留下它們，并且一一把它們編了號碼，注兩着收信的日期。按照次序，我一頁一頁的讀着。往往的，那年青父親好像忘記了自己寫信的對象是一個剛滿十歲的孩子。「明天我就要踏出國境了，」他寫道，「我的心里充滿着興奮，充滿着自信，這種感情超出一切又有關係之上，真是我所從來經驗過的，我只簡單的覺得，現在我是真正在生存，真正在替國家效勞了，想起以前那種對着一羣年青人與敵人的情形，不禁羞赧無地。孩子，在不久之後，你的爸爸就要在國境之外，和敵人面對戰鬥了。或許當你讀到這封信的時候，你的爸爸正躍馬於異域的坦野之間，以自已的生命孤注一擲，去贏取國家的榮譽了。當你聽到這樣的

消息，我的孩子，你該怎樣想？……」

「夏先生，你看的是從隴川寄來的那一封嗎？」孩子問道。

「是的，你爸爸就寄出國去了。」我回答。

我繼續看下去。在下一封信里，那青年父親寫着，「孩子，你的爸爸離開戰爭更近了，就要開始參加戰鬥了。沒有在這一剎，更使我懷念起你，你媽媽，甚至那早已淪入敵手的家鄉的了。但當我想起你，孩子，我的自信便更其堅強，更覺得自己所走的是一條真正的路，一條毫無返顧的路，……」

「夏先生，是從臘成寫來的嗎？」他又插嘴問道。

「是的，」我兩眼睛並沒有離開信箋。

「只有一封了，只有下面一封了——是最後的一封。從此之後，便再也沒有信來了。」

不錯，只有短短的一頁了，我迅速地看。我的心似乎被什麼東西緊壓着，彷彿籠罩在我眼前的，並不是一個個的黑字，而是一種聲音，一種呼號。一顆心的跳躍。「孩子，」那年青父親寫道，「我現在是在一間土人的低矮的屋子裏給你寫信

，我現在是已經投身在戰鬥之中了。我不能寫得太長，只能簡單的告訴你，我的孩子，你要好好在媽媽身邊，我離開了你們，媽媽需要你，而你呢，也不能缺少愛你的爸爸。每天你還是去上學去嗎？好好讀書，好好的安撫媽媽。只要在媽媽身邊，她就不得寂寞。此後我不能再像以前那樣時時為你們寫信了，我很忙，沒有寫信的時間；孩子，你還記得我給你講的那個紅花的故事嗎？你的爸爸就是那故事里面的老鷹，你便是我的小小鷹兒。你給我好好守護好花兒！」

「告訴我，」把看完的信重新包好，我問道，「小璋，什麼紅花的故事？」

「爸爸給我講的一個故事，」他珍重地收回了那包信。

「怎樣的故事？你可以告訴我嗎？」

「告訴你？」他從我身邊站開，「好的，不過今天不——下一次再告訴你吧。」

不待我追問，一車轉身子，他奔出房門去了。

一個禮拜天，孟學蘭，小璋的姨子，那有着一雙大而亮的明銳的眼睛的青年女人，和我談起關於自己的姐姐。在幾次交談之後，我發現和一切有着明銳的大眼睛的人一樣，她也是一個坦白，熱情，富於自我犧牲的精神的人。她在附近一個交通機關里辦公，每到禮拜天，她就帶小璋進一次城，給他買故事和圖畫的書報，有時是看日場的電影，或者吃一頓較為豐盛的飯餐。

這一天下午，她和孩子剛從城里回來，在我房門前經過時，小璋一面蹦跳，一面喊道：「夏先生，小姨給我買來了一本書——一本新出版的童話！」

「童話？什麼童話？」我迎將出去。

「你猜猜看，新出版的，封面有一個好看如畫，你猜！」

我習熟地走過隔壁去，我們業已建築下初步的友誼了。正在這時，住在樓下的管大門的查嘴老頭子，一個房東的親戚追上樓來，遞給孟學蘭一封信。一看見那信封，孩子便把剛買來的那本新書丟開了，「那一個寫來的？」他急切地問，「是媽媽寫來的嗎？是從雲南寄來的嗎？」

「是的，別慌，你讓我先把它剪開，」作姨子的迅速把信拆開了。

「媽媽寫有給我的嗎？」

不消說，那在遠地的細心的母親並沒有使孩子失望，和作爸爸的那男人一樣，她給孩子另外附來一張為細小的字跡所填滿着的信箋。於是，兩個人立刻把自己的專心移注在來自遠方的信札上面，而我便被暫時地冷落在一邊了。偷偷地，我注意着她們兩人的表情，同時，我覺得自己是被什麼突如其來的東西感動着了。

孟學蘭在讀完兩頁信箋之後，首先不勝重負地嘆息了。她以一種愛撫的眼光瞥了孩子一眼然後一半自語地說道：

「唉，感情真是可怕的東西，它竟把她改變成這個樣子了！」

「感情有時堅強如鐵石，但有時又脆弱如蘆葦，完全要看一個人的駕御。」我
不自覺地插嘴。

「也許是那樣的吧，不過對於她，情形可就不同，我總覺得她是在殉情——」

「殉情？」

「殉情，」她把信放在書桌的抽屜里，「對死去的那殉國的男人，小璋的爸爸

這時，孩子業已把信看完，但依然雙手捏着它，如像捏着一件有生命的東西。他大概把它看了好幾遍了。他默默地凝視着我們，彷彿想從我們的對話里證實自己什麼疑慮一般。

「但是，感情有時也如無根的浮萍，會生變化，」我說

「對於她是不會的，」孟學蘭肯定的回答，「她不是那樣的人。我很深知我姐姐，而且，在小璋的爸爸還健在的時候，我依稀地就料到她將得到一個悲慘的結局。」

「這話怎麼說？」我問道。

「我的姐姐，表面上她是一個新式的女性，實際上她具有着一種陳腐的思想——一種在現在看來是很可笑的思想。她很熱情，却永遠不能把自己從依賴的境地自拔出來。自然，我說的是感情的依賴。她很容易自滿，很容易和現狀妥協，很容易在一個自築的感情的窠子里安身下來，使不願意再動彈。比方說，她和小璋的爸爸結婚，記得當時很多朋友都會勸阻過她，因為她和他是兩個性格太不相同的人，恐怕不能相處。可是她不聽從這種忠告，她的辯詞是，慣了就會好的。實際上她是

不願意勒住自己感情的韁繩，要她和一個已經發生過愛情的男人重新離開，在她是不可能的——」

「這樣的女性不少，」我同意地說。

「可是這正是一種女性無可彌救的弱點，」孟學蘭大聲地下着斷語，「或者甚重可以說是一種悲劇的性格！當姐夫最初追求姐姐的時候，她並不同意他的追求，她設法逃避着，而且爲這煩惱着，哭着，逢人訴着怨苦；可是一當她發現這種種並不能使自己從窘境里解拔出來時，便承認了自己的宿命了。當時她也有辯詞，她說，他既然糾纏不停，你能有什麼辦法呢？於是她便愛上了他了。」

說到這里，彷彿覺得自己對姐姐的指摘太過分了，她笑了起來，飛紅着臉，解嘲似的加添着說：

「自然這只是我個人的觀察，所以我從最初便料到現在這種悲劇的結果了。」

「可是現在——即使算是悲劇吧，究竟是誰造成的呢？難道是你姐姐的性格所造成的嗎？」我厚問道。

「那自然不是，」她臉上又一次的升起紅暈，「姐夫的辭去放職，投身軍隊里

去的事情，也自然是一件可敬佩的事情。不過不管他是不是像現在這樣殞身於自己的理想，殉身於自己的國家，他和我姐姐兩人之間性格的矛盾是無法消除的，也就是說，兩人之間必將爆發悲劇，是一種注定的命運。」

「那麼，照你這樣說，你姐夫現在的結局，不倒是對你姐姐的一種解救了嗎？」

「是的，一種悲劇消除了，另一種悲劇發生了。」

「我不同意你的說法，」我坦白陳言，「要少，我不同意你把現在你姐姐這種勇敢行爲看作一種悲劇——豈非這殉情也不是。」

「或許是那樣的，」查學蘭支吾地說，「也希望是那樣的，我說的是目前的情

形——」

「但可能你的斷言已經錯誤了！」我激憤地說道。

她沒有回答，又復習慣地沉默起來了。輕輕地咬着唇，她看着那一直默不作聲的孩子，「那麼真和小璋的爸爸說的那個故事一樣了，姐姐，連我和小璋都在繼續灌注着他遺留下來的那株紅花了……」

聲中，牠用自己的嘴和爪把箭鏃拔出，於是血就從受傷的胸部湧出，接着牠便死了，只在地上留下一攤血。這攤血滲入泥土。不久便從泥土里生長出三朵紅花。它是老山鷹的血所結成的，所以必須用血去灌注它，用血做它的肥料；爲了使由父親的血所結成的花朵不致枯萎，小山鷹們便天天用自己的嘴啄破自己胸口的皮膚，讓輪流以從那里流出來的血來灌注紅花，使它能夠繼續長大……

「這真是一個好故事！」我讚歎道。

「爸爸時常給我講這個故事，」小璋更緊地依偎着，「爸爸講一次，便教我哭

一次。夏先生，那隻老山鷹太可憐了！」

「孩子，可憐的不是老山鷹，」我說。

但他並沒有留神聽我的話，他又嘆口氣道，「那些小山鷹太好了！」

微微一陣風，帶來夏夜沁心的涼爽。月亮業已從山巔升起，半邊天壁染着或濃或淡的紅光，在深邃無比的藍色之中，星星逐漸隱沒，夢幻一般的浮雲，緩緩向四邊蕩動，它們承受着月光，反映出種種透明神奇的色彩。我們沉默着，同時後樓嬰兒的啼哭聲，又復被空傳來了。

花

紅

另一個禮拜天的早晨，在我後樓的那個小小的家庭里起了一場風波。不同以往，這一次是那個小學教員和他的妻子直接鬧着别扭，最初是輕輕的爭論，隨後聲音慢慢增加，變成口角，最後終於爆發出來，不可收拾了。在這種場合，女人往往是比男人更不顧顏面的，而且她們甚至把這種弱點當作制服男人的武器。那個小學教員的妻子撒起野來了，她號哭着，從自己房里衝出，一直奔過前面的走廊，要求鄰居們給她來評論是非曲直。「好，你說這種話，」她粗野地際叫着，「你的良心到那里去了？你的良心給狗吃掉了嗎？你倒出來請大家評評理看！」

「你不要這樣不愛臉好不好？」男人在房子里說道，那聲音是勉強壓制着憤怒的結果。

但這一句話如像一把火，它一下子引起了更大的燃燒，女人以一種緊掙的嘶聲叫將起來，「什麼不愛臉！你想想究竟誰不愛臉！是誰把我欺騙來的，是誰用盡了我的金飾和存蓄的？一個男人竟然說出這樣的話來，請問你的良心到那里去了？你

「噫呀！」

「過去的事情是流過去的水，我沒有工夫跟你算那些賬！」

「流過去的水，不錯，你不管了，你連提都不願再提了，可是你想憑你自己說過的話看！如果我早知有今天，貓狗都可以跟，偏只跟了你？」

「到今來說這樣的話才叫可恥，」她的責備彷彿很傷男人的自尊心，他在那裏咆哮着，「當初你不是不是瞎了眼睛，你才三歲嗎？自己做的事情應該自己負責呀！」

「負責？」女人潑刺地叫着，「你自己不替自己的說話負責，倒叫別人來給你負責，一個男子漢大丈夫，說這種話好不愛臉！」

這時，我們自然全出來了。那小學教員的妻子直奔向孟學蘭，彷彿是全來救護，又彷彿是傾吐心曲，她向她訴說着自己所受的委屈。她是一個有着「一張瘦長臉的人，鼻樑兩旁擠滿着濃密的雀斑，薄嘴唇，尖下巴，看來年齡應該還很輕，可是在那若白瘦削的臉孔上，早就刻劃着長期不幸生活的痕跡了。從她的訴說里，可以知道她原是那小學教員的學生，因為出身鄉僻，幼年失學，所以在學校里她是一個年

紀最大的人，而不外。她便和那個當牧師的男人發生了曖昧的關係。最初是由於無知，由於一種盲目的崇拜，後拜則是由於當官所說的木已成舟，雖然開關知道他家裏另有舊式的妻子，還有着兒女，也就沒有考慮的餘地了。從這樣的陳腐的小小悲劇起，她就開始踏入一個淒涼的命運里，開始課一長串黯淡無光的日子把青春吞沒掉。她即當即知道自己的前途是一個無底的深淵，但有什麼辦法呢？自己沒有在虛狼似的社會里獨立謀生的能力，又有着孩子的累，尤其重要的是業已失掉一個女人所最足自傲的青春了。她只有一步一步的走向那深淵……

這不幸的女人嗚咽了一個很長的時間，直到嬰兒的啼聲響起來，才告結束。幾乎整個上午，我們兩個樓上的人，都爲了這場鄉家的風波，使自己沈在不愉快的空氣里。孟穆蘭，她一次一次的到我房裏來，似乎有什麼積鬱待發洩。最後一次她和我又復談到關於她姐姐的事情。

「我覺得這時代里我們女性真不幸，她這樣開始，」我看見的悲劇太多了，剛才我們看到一幕……」

「你姐姐剛剛才這個不學教員的妻子和你姐姐有什麼相同的地方？」

「自然我姐姐和她全不相同。」她習慣地在我床沿坐下，「剛才這個鄰人的不幸是由無知和生活造成，而我姐姐，如果不是姐夫的光榮殉國救了她，將來也難免一個悲劇的結果，我是說她和姐夫是兩個不相同的人，他們不能和好以終。」

「什麼叫做不能和好以終？而且，以一個新女性而論，這又有什麼關係？」我不同意地問道。

紅

「上一次我會經和你說過，我姐姐是一個舊式的新女性，她追求平靜的生活，平靜的愛情，很容易自滿，然而她是一個深沉的人，有着認真固執的感情。一個悲劇里的人物必須具有認真固執的感情。她不幸嫁給一個永遠不會自滿，永遠在追求新的事物，永遠抽接着理想的新芽的人。一個要求平靜，一個却不甘於平靜。兩人

花

之間時刻有矛盾，時刻有衝突。這樣的生活怎樣能維持久遠？好像一口缸或是一個罐子，一開始就有着裂罅，那麼這種裂罅，只有隨着時日，愈益增大，雖然能夠勉強維持一個短時間，最後依然難逃大破裂的命運，他們兩人之間，感情大破裂的機會太多了，所以能夠維持到這時候，完全靠着姐姐那種根生於陳腐思想的忠貞之心。可是它的力量也實在有限得很，比方這一次姐夫離開大學講壇去投身軍隊，也就

是一個危險的機會。姐夫是一個剛強的人，他不會犧牲自己的意見，不管那意見的是非，他從來就沒有犧牲過它。正相反，愈遭反對，他愈固執成見。結果，她屈服了，她跟他到貴州去。一個試驗過去了，一個試驗又來了，她不能永遠遷就，但不遷就便是大破裂，這不是很自然的嗎？」

孟學爾滔滔的說着，她的口吻完全是果斷的，甚至是絕斷的。她的臉孔爲了激憤而騰着紅。

「可是這不正是她痛苦的解脫嗎？」我反問道。

「在別人也許是。」她回答，「在我姐姐，情形可剛剛相反，無論怎樣的大破裂，對她都是不能忍受的打擊。」

「爲什麼？」

「爲什麼？就是因爲她那種對夫婦之情的忠貞呀。」

「但是現在她走的是一條可敬佩服的路。」

「這是機會！」孟學爾肯定地說，「並不是我在輕視自己的姐姐，事實上是如此。她的動機是在，如像我上一次所說的，爲了殉情——不一定是真正的愛情。只

「沒有愛情的夫婦之情，這是可以想像的嗎？」

「在一個真正的新女性是不可想像的。但是，我以一個女性的身份在這裡說話，在我們這種社會里，真正的新女性能有幾位呢？」

紅——
經她這樣的一句嘆息，連我也覺得無以為答了。於是，彼此之間，開始為一陣做戲所控制。幾乎是隔著孩子小璋從我房門出現，他的小臉上溼着汗。

「小璋，給媽媽的信寫好了，寫了三張信箋。」他興奮地拖報告。

「你寫了些什麼話呢？」

花——
「我告訴媽媽說，暑假快完了，不久我便可以上學去了。我說：上一個禮拜我碰到校長先生的兒子，他說學校里在開學的時候要演戲，劇本都選定了，是『小民族魂』，他要我早幾天去，我是一個要角，先把戲排好了。在開學那天就可以上

演。」

做小璋的臉上浮現起柔和的笑容，「寫得好。」她說，她還寫了別的話，還有——
「一陣忽然的沉默，眼裏是一層陰影的人，並不會顯露自己的意思，不管什麼意思的。」

「我這苦詩姑媽說，要她放心，我不會忘記媽媽的話，也不會忘記爸爸的故事，我
我要用功讀書，將來好再做一隻小山鷹，把爸爸的紅花灌汪長大成家。」

「寫得好，下季我們就到街上寄發。」

「可是，這一對我要寄航空快信，貼藍條條，好嗎？」

「好的，」作姨子的把孩子拉近身邊，「貼藍條條，把你的信來點寄給媽媽，
——把你的安慰快寄給她。」

五

—— 鎮
不久之後，樓上柏房客有了變動，我接獲小學教員那一家，因房租的漲價搬遷
了，遷來另一對夫婦。這一對夫婦的情形和原來小學教師的一家絕不相同，男的是
畫家，在一家大公司繪畫廣告，女的則是一個演員，兩人年齡都根輕，終日廝守在
房里，從早到晚，歌聲不絕於耳。這位女演員有員著一張動人憐愛的臉孔和一副婉轉
好聽的嗓子，走路蹦蹦跳跳，有點兒不知天高地厚。男的穿著一身工人服，蓄著長
髮，不失藝術家本色，走一步路要吹一響口哨，屬於浪漫瀟灑的一派。據說這位女

演員最近暫時離開舞台了，因為在她肚子里業已有着常言所說的「愛情的結晶」那東西了。在名義上，這對小夫婦的餐事也是自理的，在房外走廊里也擁有一副炊具，實際却很少看見他們去動用它們，而且他們的日常生活也是屬於浪漫派，比方吃飯就不大按照時間，有時一天上兩次館子，有時則四次五次不等。

為職務所限，男畫家每天總有幾個鐘頭不在家，不消說，女演員是不甘寂寞的，所以很快的，她和我們都相熟了，而且是毫無顧忌的相熟了。她使得我們原是沉悶不憚的生活里帶來了春天，她的歌聲和笑臉使得我們變成年青了。她的名字叫作史香雨，那位家畫的小丈夫管她喊阿香。我們大家則依照她自己的意思，喊她香妹妹。

「香妹妹，給我們唱個歌。」

「趕快來，香妹妹，到我房里來跳一個蘇格蘭舞。」

她從來不會拒絕我們的請求，往往不待邀請，她自己便會頑皮地敲敲你窗子，

「喂，我給你唱一個『月下幽情』好不好？」或者是，「聽，『愛情比天地還永久』——」彷彿在她的身軀里青春的力量無時不要迸發洩一般。她最神往的，是對自

已在某一次舞台上的成功史的敘述，她一遍一遍的給我們描繪着那種熱烈的場面，在二種忘形的情況之下，她歡喜得如像一個依偎在母親懷里放嬌撒野的孩子。這情形使得孟學蘭發生感觸了。於一個黃昏時分，在走廊上灑欄網涼椅時候，她問我道：

「你對自己的新鄰居有什麼感想嗎？」

「感想？你問的是關於那一方面的，比方說，是關於生活前途的嗎？」

「我問的是，他們夫婦兩人的前途——不限定生活方面，也包括感情的變化，雖說感情的變化和生活的變化是不可分的。」

「他們現在過的是如果說是詩的生活，」我直率地說道，「那麼我有我的偏見，我不滿意詩的生活，因為詩這東西，究竟是空幻的，久而久之，它不是如一個水泡似的自行破滅，便是下降而成爲更平凡的東西。」

孟學蘭搖搖頭，「我的看法比你更爲悲觀，」她頓了頓之後又加添着說，「我似乎已經從他們生活里預見到什麼可怕的東西了！」

我懂得她的意思，便回答道：

「也許你是對的。在這種地方，女性的眼光往往更其精緻。」

她笑了起來，如像藉以遮掩羞赧似的把眼睛投向對面的夜景。現在正當下旬，月亮出現得很晚，遠山隱伏在黑暗里，天壁上到處是燦爛的星星。在園圃里，出現着點點螢火。一個從竹籬外的小徑上經過的什麼人，一路哼着淒涼的調子，逐漸遠去。

「你應該注意到史香爾肚子那裏東西，」半響後，她又說道。

「不錯，我注意到了。」

「我有一個朋友，聰明活潑，富於藝術天才，在舞台上的聲譽比史香爾更大，自然，有很多男性朋友跟在她後面，爭先恐後地獻給她以男性所有的溫存和讚譽。她是一個有經驗的人，她並沒有被他們的熱情淹沒，憑着從容不迫的態度和冷靜縝密的理智，她從他們之中選取了一個巧合自己尺度的人，和他結了婚。當時大家都以羨慕的眼光注視着他們理想的婚姻，覺得這應該是一對幸福的夫婦了。婚後幾個月內，互相親愛，互相策勵，也儼然是一對幸福的夫婦。很自然的結果，女的有了身孕了……立刻一個問題擺到這一新夫婦的考慮里了。這像像真是無愛情動結晶

呢，這是幸福的破壞者呢？考慮的所得是偏向於後者。於是，兩個人立刻揚言出去，說孩子出世之後要把他送掉，不然便寄養到育嬰堂里去，理由是工作第一。兩個人的態度都很堅決，也很快活，依舊儼然是一對幸福的夫婦。孩子不久便真的出世了，不知怎麼的並沒有能夠立刻送掉，於是只有暫時把他餵着，但兩個人還是揚言要送掉的。三個月之後，孩子會笑了，長得也肥白可愛，剛好有一個公立醫院里的醫生要抱一個孩子，便買了很多禮物，選了日腳，正式要來抱了。臨時那作母親的變了卦，捨不得了，啼啼哭哭的不肯，男的便說：「不要送掉，膝下有個孩子，究竟也是一塊親骨肉，何必送掉呢？不過有着孩子，對工作的妨碍也實在太大，不如做母親的帶着孩子到鄉下老家去安心撫養的好。於是，不管她的同意不同意，把她往鄉下一送，請她當一名賢妻良母去——」

「這便叫做崇高的母性！」我插嘴道。

「但同時不也就是男人的自私嗎？」孟學蘭以一種莊嚴的口吻說道。

「更正確地說，這還應該歸罪於自私的社會。」

「不錯。」她同意着，「社會。在目前這樣的社會里，一個結婚的女子是有着

宿命一般的不幸的。要結婚便不能沒有孩子，有孩子便同時也有丁崇高的母性。社會上要求着完全獨立的女性，可是又要求着崇高的母性，這分明是一種對女性的苛待。」

「這是社會的矛盾，」我說。

「所以一個要獻身於社會的女子，」孟學蘭激情的往下說，「便不能同時獻身於丈夫和孩子了，如果說在這過渡時代，女子必須要有犧牲，那麼所犧牲的便應該是所謂家庭的幸福。」

「請原諒，」我大胆地問道，「容許我問一句，這也便是你自己所實踐着的嗎？」

「也可以那樣說，」她回答，「我現在是在跟着姐姐和小瑋做着同樣的工作，灌注姐夫那朵理想的紅花。小瑋年紀太少了，仲需要好的教導，不能沒有我；而在姐姐那一面，她更缺少不了我，如果沒有我和孩子在一起，她將會沒有力量抵抗痛苦的巨浪。」

「這也是一種犧牲。」

「或許是一種可笑的犧牲吧，但有什麼辦法呢，我見的女性的悲劇太多了，我不願擊自由的身體去自投羅網。」

「你是說結婚生活是一種羅網嗎？」

「家庭對於一個愛好自由的女子是一個籠子，飛進去了，翻力弱了，很少能够撞破牢籠，重返自由天地的。」

正在這時，一陣尖銳的劇笑聲從走廊那一端傳出，立刻，史香雨一隻小豹子似的奔將過來，後面追逐着那個男畫家。

「呀！夏先生，救命救命！」她迅捷地繞到我的後面，雙手扶着椅背，帶笑的喘着氣。

「你這小鬼，看我撞碎你的嘴！」畫家做出要撲捉的姿勢。

「可是，誰叫你上我的當呢？長頸鹿！長頸鹿！哈哈！」

「你再說，你這母豬！」他伸手來捉她。

「你這豬公！」她一邊說，一邊企圖突圍而出，湊隙兒往前面衝將過去。可是她的突圍並沒有成功，却正好撞在畫家的懷里，兩個人立刻扭做一團，陡地爆發出

一陣更大的笑聲，把房子前面一株常綠樹上的宿鳥也給驚醒了，拍拍翅膀，嗚叫着向別處飛去。

六

日子過去是快的，眨眼眼秋天便將交臨。小璋上學去了，白天在這樓上變得更加清靜。甚至後樓那對年青夫婦的談聲也少下去了。史香雨的肚子慢慢隆起，原是紅潤健康的臉色變成蒼白沉鬱，那家彷彿也變得沉默起來了，也不大聽見他那愉快的人口味聲。一到黃昏時分，志學蘭和小璋差不多同時回來了，於是我也放下自己的工作，去偵聽孩子從學校專帶回來的種種小消息。在我的眼睛里。這孩子近來變得活潑快活得多了，他時常講些快活的故事，誇示自己在學校里的成績，這是好的，一個小孩子應該和悲哀纏繞，應該和孤獨的生活無緣。小璋的情形使我想起一隻失羣的雛雞，牠縮身蹲伏在墻腳邊嗷嗷悲鳴，可是在突然間，牠發現自己已被安置在羣鳥之中了，最初的一陣牠怔着，隨即牠發出一聲喜悅的嗚叫，鼓動起翅膀，跳躍起來了，雛雞一下子重新獲得生命。

然而不愉快的打擊來了。在一個雨天的傍晚，孟學蘭匆匆回寓，告訴我她說剛把小璋送進醫院去，不過病情很嚴重。醫生說雖然打了針，效力也恐怕是很微的，因為診治得太晚了，業已誤過了可能痊癒的機會。

「什麼病呢？」我急遽地問道。

「白喉，」她回答，滿臉是焦灼的表情，舉止也顯得忙亂失措了。

「這可不算是怎樣危急的病症呀。」

「可是學校里誤了事，」孟學蘭神色嚴重的說，「前天小孩子說是喉嚨痛，我並沒有注意他，一向他有這種小毛小病，只叫他到校醫那里看看去；昨天回來說，在學校里發了一次寒熱，喉痛倒好些了，只是有點兒悶悶的。誰知道今天突然變厲害了，送到醫院里時，呼吸很困難，醫生說喉管里的白膜已經延佈滿了……」

「但是還可以有救的。」我截斷她的話。

「這病對一個成人危險性比較少，可是對一個小孩子，情勢就不同了。」她幾乎是絕望地下了斷語，在走廊里來回踱着步，於略一遲疑之後，重又冒着雨出去了。

這一晚孟學蘭沒有回來。不消說，我也為她熬了一個焦慮的長夜。雨無休止

地下着，如像一些詩人們所吟詠的，秋天的夜雨是分外地惹人。我展轉反側着，聽着窗外妻苦的雨聲，心像藤一樣亂。我彷彿看見那個眼睛明亮的孩子，躺在病榻上，困難地呼吸着，小小的臉孔爲痛苦的煎熬而劇烈地痙攣着，在度過生命的最後一刻。而孟學蘭，那個有着一顆黃金的心的人，她坐在病榻旁邊，在不甚明亮的燈光下，以困倦的眼光凝視着呻吟於病榻的巨拳中的孩子。在她的臉孔上，是顯着比正和死亡相掙扎着的病人更痛苦的表情，而在她的心里，承受着萬鈞悲愁的重壓。一個人，而對於自己所關心的人和生命告別時的一刻是難堪的，十分難堪的。人間儘然到處是悲哀，可是有什麼悲哀比這更巨大？對於孟學蘭，這該是一個怎樣的打擊。在這一刻，在她無助地凝視着孩子的生命瀕近死亡的時候，從她臉際掠過的是怎樣的想，她的眼睛里閃着淚光嗎？她不可支持地顫慄着嗎？……

第二天下午，孟學蘭回來了，她默不作聲地從我房門前走過，並不招呼，她一逕開關自己的房門。自然我也過去了。在一瞬間，從她因倦而呈着紅濁的眼睛的一瞥里，從她變得更爲瘦削的臉孔的表情上，我業已明白那不幸的結果。我們之間阻隔着一種難堪的靜寂。外面下着雨，初秋的风把水滴洒在走廊上，天被雨網遮蔽

着，遠處的山影也從眼前消失了。後樓傳遞更昏雨的輕咳聲。「三天之內我就離開這里，一終於孟學蘭提了一下濕透了的長衣的下擺。突然這樣說了。

「離開？」半響後我才如夢初醒似的接應了一句。

「離開，」她決然地回答，「無論怎樣早，我不能再在這里住下去了。」

家

「你的意思是說搬家？」我問道。

「不是，」她說，「離開這個城市，遠遠的離開這個城市。」

「到那裏去呢？」

「到雲南去，到姐姐那裏去。我並沒有把小瑋的消息告訴她，怕她受不了這樣的打擊。」

「可是她終歸要知道的，」我說。

「我要親自把這消息帶給她，有我在她身邊，她才體諒受得着。我明白她的性格，要不然，她即使不自殺，也會發瘋。」

157
移開。

她這話使我怔住了，「這是怎樣的犧牲！」我在心里叫喊着，把眼睛從她臉上

「我這樣做，」她似乎也悟知我的思想了，給自己的行爲下着解釋道，「一方面固然是爲了姐姐，但同時也就是爲我自己。小璋的死不僅僅對姐姐是一個打擊，對我何嘗不是打擊？姐姐需要我，同樣的，我也不能單獨留在這裡忍受這打擊的過去。但最重要的還不只這一點，最重要的還是在姐夫所遺留下來的那一朵紅花，我們不能讓它就這樣的枯萎下去。」

「她是對的，」我茫然地想着，說不出回答的話，於匆匆向她顯那得愈益壯嚴的臉上一瞥之後，立刻又把眼睛投向窗外迷濛一片的雨天。

x

x

x

和前一晚相同，這一晚我又不能安然入睡了。最初是把自己的思緒縈繞在孟學蘭堅毅的決定上面，作着種種可笑的預想。我覺得自己碰在一個離奇的遭遇里了，並且一個小孩子似的分担着別人的喜悅和憂愁。隨後又被別一種意外所攪擾，我聽到一種女人幽微的哭泣聲。「難道是孟學蘭？」我猛然地想，但隨即證明了自己推測的錯誤，哭泣聲是從後樓傳過來的。我情緒緊張的聽着，有着一股不可耐的憤怒，從心底萌發起來。史香雨那張原是整天掛着笑容的臉孔，在黑暗中一閃現，但

立刻，我看到在那張同樣的臉孔上，這時正泛濺着酸澀的淚……

一刻後，我從床上起來，輕輕摸黑走出房門，到走廊上去呼吸夜氣。我的胸口悶壓得幾乎要炸裂了，需要舒暢一下。這時雨停了，天壁烏黑而低沉。我雙手扶着欄杆，努力去分辨那遠處的山影。那是同樣樣爲黑暗所蒙封着，許久後才看出一個朦朧的山的輪廓，而且它彷彿慢慢的在浮動着，彷彿只是一塊巨大的雲層。一陣夜風吹過，帶來一個寒噤。我想自己應該回到房子里去。我開始感到冷瑟了。

正在這時，我聽到一聲低微的嘆息。於是我收回自己的視線，往自以爲是發出嘆息的那暗遙搜索着。我也確不定自己是否真的聽見什麼聲音了。可是在左邊走廊里，我看出那兒也正憑欄站着一個人影。「孟學蘭！」我幾乎喊出來了，但同時又咽下去了。她也正在凝視着那朦朧的山影吧？她想些什麼呢？她正懷戀着死去的孩子嗎？處念着那在遠方的姐姐嗎？她的眼睛里是不是燃燒着那朵紅花？按着這一連串的疑問，我輕輕退回自己的房子里，如像一個偷兒，窺竊了別人的祕密，我聽見自己腦口里心的狂跳了。

而在後樓，幽微的哭泣聲還沒有停息。

三十一年十月十日六輪版

曠野

曠

「在曠野有人聲喊着說，豫備主的道，修直他的路。」

——馬太福音第三章

野

在我的記憶里有一片紅霞，隨着時日的洗滌，有如海底的罨母，色澤愈來愈鮮明，愈來愈能激盪起你崇高的懷念，使你心胸充滿着濃郁的感情。我咀嚼着四年前一場可珍貴的邂逅，走入深沉的記憶。

那時候，戰爭正展開在隴海線上，敵人以鉗形的姿勢把隴海線東段的一個大城市包圍了。我剛剛突出包圍圈，橫跋過廣袤肥沃的豫北平原，到達平漢路的一個小站，漯河。那原是一個小小的，被人忽略的城鎮，在地圖上只佔着一個小小的黑

點。但這時，它業已被安置在一條戰爭的直線的邊緣上，成爲一個繁煥紊亂的世界。在那古老狹窄的街頭，從早朝到深夜，無休止地流着人和馬的狂潮，幾乎使人懷疑到這小小城鎮將會容納不少這無窮的闖入者，將會因過度的擁擠而爆裂了。我當時是一個軍隊里的政治工作人員，因爲跟部隊失掉應有的聯絡，正急急地企圖回到軍事中心地的武漢去。在那小小城鎮上，在一家開設大餅油條舖的樓上的小客棧里，只過了侷促的一晚。第二天黃昏時分，便擠上一節原是從武漢開往鄭州，但以戰局的突變，結果却在許昌退回來的列車。

不消說，那是一個擁擠不堪的列車。人太多了，北上的旅客，懷着不同的期望和不同的情緒，雖然明知開往鄭州是不可能的了，可是依然懷着萬一的希望，不甘下車；而雨下的難民和散兵，他們都在戰爭之中變成粗暴了，這是毫無顧忌地向車門強擠着。

如像一窠失王的蜂，滿車站都是亂糟糟的人。而且每節車廂上的玻璃窗差不多都是破碎不全的，有的自然是被敵人的炸彈所震破，有的則是擠車人憤怒的拳頭捶擊的結果。所有的窗口，都被不可計數的臉孔封閉着，即便是在咆哮於車廂外的軍

官們的手槍的威脅之下，這些臉孔仍然保持着一付漠然的神情。它們沒有一絲激動，離奇的景象和過大的刺激把它奪去了。一些人在高聲吶喊着，一些人在啼哭着，無論是在窗內窗外，沸騰着一片揉咒和謾罵的嘈雜，彷彿災難即將臨頭了，彷彿死亡快要俘虜住他們了，紛紛到了極點。我却始終是一個幸運者，非但很早就從千軍萬馬的氣勢之中擠上了車，而且，剛剛在三分鐘以前，感謝天，竟然給我擠到一個難得的坐位。

在車外，這時大概大還沒有全黑的吧，但在車廂里面，却完全是一個黑夜——這一半自然是由於外間全部的光線都業已被擁擠的人羣所遮沒，一半也是由於車頂那幾盞昏黃黯淡的電燈的反襯。人們一走進這擁擠的車廂，如像一下子被擲進一個黑暗世界，或者說，不意間一腳踏進地獄的門檻，這里面有的只是幢幢的廢影和雜亂的絮隙。

我坐着，我的前後左右全是青色昏樣的臉孔和胳膊，幾乎連透一口氣也很不容易。我感到不耐的窒息，胸口上似乎被什麼東西重壓着。我試着輕輕抽動自己的手脚，想轉一個身，想湊向窗口去呼吸一口氣，或者還不如說，我實在是鬆鬆弛一

下業已開始酸麻的雙腿……

「喂，這位同志，請讓一讓！」

是誰，難道是叫我的嗎？

我回過頭來，看見緊挨着自己左邊肩胛的，是一張被壓在一頂灰舊的軍帽下面的女性的臉孔。

「對不起，我妨礙了你了嗎？」

「沒有什麼，」她吃力地舉了舉自己一隻纏着白紗布的左手，「不過我這兒還沒有完全復原，剛才擠上車來的時候，一不小心，又給人碰了一下，滲出一點兒血了。」

當她說着這幾句話的時候，完全是一付男人的氣派，但她實在是一個女性。卽使在這種昏黃黯淡的電燈光下，依然可以看出她那張一下子就能攫取別人好感的臉孔，以及那付動人的表情。她的鼻子高而端正，說話時露出一排整齊潔白的牙齒。她的年齡應該還很輕，她那雙大而黑的眼睛閃露着天真與機智的光。

「對不起，我可以請問一聲同志是那兒去的嗎？」

她閃光的眼睛望了我一下，吸一吸鼻子，隨隨便便地回答道：「到武漢。」

「是從鹿邑淮陽那邊過來的嗎？」

「是的，剛剛突围出來，跟部隊失掉連絡了。」

於是我們就談起話來。我們談話的範圍自然是關這次戰爭的見聞和感觸。我把自己的路程和經過告訴了她，同時還說出了對這次戰局的突變的惋惜。我們談得很多，而且也談得很有興趣。有時候談話的本身便會是一種愉快，我簡直忘記了車上的尷尬的處境了。在談話之間，知道馮姓胡，她的這一次衝出敵人的包圍比較我的情形更離奇，也更富於冒險性。她是××軍的政治工作人員，當軍隊在前線和敵人對陣的時候，爲了病，她獨自一個人留在留守處休養。她的病還沒有好，敵人來了，她和自己在前線的部隊斷了信息。她知道這是一宗危險，她必須找到部隊。沒有辦法，她只有帶着病，隻身趕去找部隊。可是當時軍隊的流動性太大了，當她趕到預定地點時，自己的部隊業已他去。她撲了一個空，於是又用自己破了皮流着血的脚趕回頭路，她說在那時候的情景如像是一隻無頭雞，完全把自己的命運付託給偶然的遭遇。她並不懼怕，她相信自己一定可以得到援助。很幸運，在趕路時她碰別

曠

野

一支担任掩护的護騎兵，她見了騎兵旅長，要求帶着她走。

「他答應嗎？」我插嘴問道。

「那位旅長是一個好人，」她激情地說，「他馬上慷慨答應，而且還給了我一匹馴良的馬。」

「那時你不是還病着嗎，」

「病和患難不相兩立，患難一來，病就走了，精神愈跑愈好。」

她露出潔白的牙齒笑着，又吸着鼻子。她有着吸鼻子的習慣。

「那麼你的這一隻手？……」

「這個嗎，」她用右手揭去自己的帽子，我看見一個圓朗的額角，「那是在已衝出敵人的包圍線之後的事情了。我跟着旅部，黑夜行軍，順利衝出敵人的防線，雖然左右前後也曾和少數敵人發生接觸，可是我們旅部却始終很安全，我好像自己是在做着一個離奇的夢。過了危險地帶，我們在一個小寨子里宿下營來。一定是太疲倦了，我向一個副官借來一條軍氈，獨自在寨子旁邊的白楊樹蔭下面睡覺。唉，那真是一場甜蜜的睡眠！可是敵人用人追擊我們的轟炸機羣低飛着來了！」

「難道你沒有逃嗎？」

「沒有！」她搖搖頭。蕩着短髮。「我睡着，睡得非常舒適。飛機聲和轟炸聲把我驚醒了，但我不願意起來逃避。在那種時候睡眠不是比生命更可貴嗎？」

她又笑將起來，如像一個小孩子說着什麼好聽的故事，同時，她戴上自己的軍帽。

我們似乎在紊亂里疲倦了，車廂內的嘈雜聽低落下去。電燈也變得更暗了，昏朦地彷彿自己是處頭在迷離的夢境之中。市依然沒有走動的意思。

「不知道是什麼時候了？」我低嘆着。

「我這兒有錶，」她伸出一隻手，那上面扣着一只和全身的裝束不很相稱的小的精美的手錶。「唔，快十點鐘了。你瞧，這是我爸爸給我的紀念品，也是我自己僅有的一件隨身財產。在這次突圍里，我把一切物件都在沿途一樣一樣的拋盡了，就只留着它了。」

她彷彿要對我說出關於這個錶的故事，但是，由於驟然而來的過度的倦怠，我業已失掉聽故事的興趣。在這一刻：好像四肢都將慢慢的分解開來，好像全身的每

一根神經每一寸肌肉都鬆弛下來了。我打着阿欠，說道：

「今晚車大概不會動了吧。」

「唔，」她也受傳染似的打着阿欠，「是的，不會動了，簡直倦得很呢。」

於是，她也頭一仰，靠着椅背，闔起眼睛。

自然，我也隨即找到一個可以依靠的什麼東西，睡着了。惡夢中的時間是特別悠長的，而在濃睡之中的時間却很短暫。當我醒過來時，天曉得，曙光來了，太陽也業已出來了，車可還沒有移動。從疲乏和睡眠中恢復過來的人們，重又變成焦灼不馴，他們紛紛地發出咒詛，不安地走動着，車廂里又依回到嘈雜不堪。人和人之間，原已好像比較寬鬆的，這時依然擁擠着，窒息着了。

大概到了九點鐘左右，咕咕咕咕，列車開始復活。顯然地，它是在往南跑，但是遲緩得使人懷疑到似乎是在向後面倒退，使人感到不堪忍耐。

一刻後，從擁擠的人叢裏面，幾個武裝整齊的憲兵來查檢符號和路照了。她既沒有符號，也沒有正式的路照，只有一張那位騎兵旅長寫給她的證明書，當她把它遞給憲兵的時候，我看見上面寫着她的名字——胡彤霞。

「你姓胡嗎？」

「是的。」

「你是××軍政部里的嗎？」

「是的，我和部隊失散了，現在到武漢去。」

交換着這樣簡短的回答，憲兵過去了。在那一剎那間，我只覺得這個美麗的名字和她本人有着一種說不出的和諧。她應該有這樣一個名字的——這樣一個名字也只有她才配享有它。

「這名兒也是一種紀念，一彷彿她從我的表情上猜出我的意思了，笑着說，和這個手錶一樣，是爸爸給我的贈品。唉，他太愛我了！」

她嘆息着，短髮搔着頭，如像在追悔那一去不復返的幸福。

車走着，老牛一樣，一時伴着間歇的急喘，一時却又發出咳嗽一般的喧嘩聲，驟然地慢將下來。人們重新安靜了，而且重新被倦怠所擒住了，有的業已開始垂着頭打盹。

車窗外面，是一個陰沉的天，曠野展開着一片一望無際的麥浪。麥子業已便成

熱期，沒有人收割，戰爭使土地荒蕪了。雖然時間是在早晨，但一切都是那麼怠倦，那麼奄奄一息，好像世界臨到毀滅的前夕，一切的存在都失掉了意義。而我們，贅物一樣的堆積着，對一切都沒有興趣，除了把自己交給厭倦的打睡以外，沒有其他任何作爲。

「能夠享受愛的人是幸福的，血肉至恩，父愛和母愛同樣的純真。」我說。

「是那樣嗎？」她抬着頭，稚氣地問道。

「是的，人與人之間必須用愛來聯繫，但世間很缺乏像父母那樣的純真的愛——只有父母的愛不夾雜一點自私的成分。」

「可是從另一方面說，父母的愛才是最自利的呢。」她的眼睛里閃着挑戰的光。

「我是說，只有父母的愛不從功利的立場出發，他們是因為要愛才愛的，他們愛兒女一如愛自己骨的肉。」

「這不就是自私嗎，這樣的愛有時不是會變成一種羈絆嗎？」

「羈絆？」我有點意外，「你是說愛會是一種約束，一個類似羈絆那樣的東西

？」

「是的，至少在我的情形是這樣。」

「你是說……」

「不，」她截斷我的話，掩飾地低下頭，「我是說，至少我是這樣想的，我喜歡凡事都翻過來翻過去的想，或許我這是一種壞習慣。」

我明白她說話後面所隱藏着的東西，但我不想去探究它。她在逃避着了。但她的隱藏一定只能是暫時的，不久她將自行宣洩給我。於是，隨着她的沉默，我也開始沉默着了。

列車時停時動地行進着。天色似乎黑得很快，車剛過駐馬店，昏黃暗澹的電燈便放光了。我們偶然交談着幾句話，但她彷彿是戒備着似的不願提到父親的事情。女性的心有時可以永久深埋着一個極小的祕密，但有時却又在無意之間把它告白了。

翌晨車過武勝關，有了警報。整天車子都陷入一陣大紊亂之中，所有的人全慌急地離開了列車，各自隱蔽在山洞里和兩邊的樹蔭下。我和胡彤霞在一起。我們

跑得不遠，就蹲在山脚邊，前後左右都是野草和岩石。我們談着話，談着許多自己經歷過來的關於飛機和轟炸的事情。她說的比我多，也比我有趣。談到興奮起來時，她連連的咬着鼻子，做着手勢。

「胡同志是揚州人吧？」我從她的鄉音上猜想。

「你猜得不錯，」她回答。

「那麼，」我接着又問「你能夠把自己怎樣跑上戰場的故事告訴我嗎？」

「爲什麼不能夠？」她睜大眼睛。

但是不湊巧。大概飛機業已過境或是菜已打了回頭，隱藏在各處的人驀然地全向列車奔去，如像他們要把它吞食了一般。我們却遲了一步，待趕到時，不僅僅位子沒有了，就連車門也擠不進去，成爲被擯棄者了。沒有辦法，只好另外擠上一輛污黑的舖滿煤屑的敞車，如果在平時，我們自然是所謂小有身份的人，我們在這坐時必先拂拭椅凳；但現在，我們身上的服裝一遍遍地染上汗漬和泥塵，我們就並坐在煤屑上。我們的心完全不在這上面。胡彤霞打趣地用肘子輕輕擽我一下，笑着說道：

「這時代可真是落不得一步後呢！」

「說是這次突圍路上，有很多前營伍兵都給敵人抓住了，做了俘虜了。」

天更陰沉，似乎要下雨的樣子。冷季節，現在正當初夏，但我們的衣着太單薄了，微微感到冷瑟。望着遠方，望着低沉的陰色的天，望着散落在原野上的黃色斑點一般的小村寨以及連綿不絕的林叢，想着一些遙遠的事情。車走得慢極了，人也擁擠極了，有的便攀登在機車上，甚至坐在前面大爐鍋邊緣的鐵板上，如像一羣被膠住的螞蟻，生命顯得那麼渺少，那麼沒有價值。人一遇到危險，顧忌和危險便不復存在。

野

「現在可以告訴我了，胡同志。」我重新提起。

「你是說我跑上戰場的故事嗎？」她略一沉思後說道，「爲什麼我會走上現在這條路？是我自己願意的嗎？……」

她腼腆地笑將起來，彷彿這給她招來了羞慚。她又脫下自己的帽子，雙手無意識地玩弄着它。

「我想知道的事實經過。」

「事實經過嗎？」她抬起臉來，「那也太荒大簡單了。我所走的是一條偶然的
路。我必須從戰爭爆發的時候說起。那時期，我正是揚州一個女子師範學校里的學
生，離家很遠……」

「你是說家在鄉下？」

「不，我的家不在揚州，我不是揚州人。」

「那麼你剛才……」

「是的，我剛才告訴你說我是一個揚州人，實際上我不過只是在揚州長大罷了

。於是，她重新戴回帽子，把手插入褲袋，眼睛入神一般地望着遠方，開始說話

……

她說自己原籍是宜興，一個拉置在太湖濱岸的豐饒的水鄉；外祖母家是揚州，
所以她也長在揚州長大。父親是一個大學教授，一向居於寧靜的生活，戰爭起來時
他在上海教書，幾乎是每一個月，他給女兒寄一筆小小款子或是一份小小禮物；他
非常愛她，寫給女兒的信如像是寫給情人的一般，每一封信都帶給她一顆父親的慈

愛的心。當戰爭還停滯在上海附近的時候，他的信來得更勤密，他安慰她，輸給海以戰爭不會擴大的確信，叫她安心讀書。雖說父親和她相離着，他却依然是她的神，她一向生活在他的柔情里，她相信着他。可是戰爭却是一個變幻莫測的東西，一下子從上海擴大了，像氾濫的洪水，以不可遏止的氣勢迅速地逼近了揚州。她在上海的父親斷了音信。外祖母家是在揚州城裏，佔有着一個靜謐的角落，有着一座小小花園一般的庭院。學校解散之後，一股湧起的熱情使她對平日溫暖的庭院失掉戀念，她準備跟着幾個同學隨軍隊走。自然她沒有餘暇去估量自己對於將來那種和現在全不相同的艱辛生活的適應能力，她有的只是近於盲目的勇氣，以及對於那為自己所熱烈憧憬，却不甚了解的新世界的衝動。如像一隻神話里的鳥，她追求着一個美麗的夢。可是那慈祥的祖母用衰老的眼淚阻止了她。外祖母是風燭殘年了，晚境孤寂，兒子和媳婦在遠隔重洋的國外，眼前只有這一個至親骨肉的外甥女，她把一個老年人的全部的愛灌注着她，她不能先掉她。胡形霞呢，一向過的是金絲籠兒的生活，外祖母的溫情對於她的力量非常大，一切的勇氣和熱情都被老人的眼淚所融化。在她那小小庭院里徘徊着。然而戰爭到了，戰爭的力量畢竟超過的外祖母的

溫情，戰爭如像一支冷酷的鐵掌，它把她逼走，把她投到雨風的曠野上去了。

「那麼你那老年的外祖母呢？」

「誰知道？」她的臉又復低垂下去，她的眼睛里開始閃着淚光，「唉，她老人家的家境太可憐了，只要一想到她，心里就刀割着似的痛！」

—— 家 ——

在這樣的時代里，個人的感情是變做不足道的了。然而人誰沒有一顆肉心？我們都沉入靜默里了。對於像她這樣一個女傭，這種試驗將是一宗殘酷的事情吧，現在她在竭力忍受自己的眼淚，她又脫下自己的帽子，雙手無意義地玩弄着它。

「那麼你是怎樣走的呢？」片刻之後我問道。

「跟三個同學一起走的，」她把帽子戴上，嗓音微微發顫，追着軍隊的尾巴走，從淮陰，睢寧……戰爭追在我們的後面，趕着我們。」

「你爸爸呢，他在那兒？」

「他在昆明。他肯丟掉他的教授的位置，不肯丟掉他的生活的享受。不過他很愛我，他也不肯丟掉我。」

「可是你現在不是這樣遠離着他嗎？」

「是的，」她的眼睛一直望着遠方，「我現在遠離着他，而且在他看來，我現在是一個危險的地方。他自然不願意我留在這樣的地方的，他要我也到那些完全の後方去。但我不能夠，我似乎覺得自己却可以丟掉他——不過我應該說，他始終是一個慈心的人，一個好爸爸。」

——曠——

說這幾句話的時候，她搖着頭，彷彿要擺脫一樓記憶里的深沉的痛苦。她變得
不安靜起來，在她情緒里的某種蟄伏的東西重又活動着，啃噬着她了。雙手一時插
進褲袋，一時重新抽出。連那隻受傷的右手也輕輕擡着拳，她的身子有點哆嗦。於
沉默了一回之後，她低下頭來，壓着鼻子；隨後使轉過了臉，重新注視着遠方的曠
野。

——野——

話說到這里停止住了，讓沉默繼續生長着。車也走得快了，景色在我們眼前飛
轉。天開始飄起濛濛雨絲，宇宙頓時顯得淒涼起來。這影響到人的情緒，整個敞着
的煤車上這時都寂靜着，望着在雨簾中逐漸模糊的遠近林山，大家把自己交給命
運。

雨滴漸漸粗了，密了。浮動的天壁越益低壓。車漠然地走着，時不時發洩怨悶

似的鳴着汽笛。坐在煤層上，聽着一片激劇無際的雨聲，聽憑着雨的霑淋，似乎這一切都和自己無關，這一切都是原有的遭逢。人沉默了，疲倦了。這是命運，人必須安於命運。我用手掌拂拭着自己臉上的雨滴，看看身邊的胡形霞，他的灰色的帽子完全濕了，雨滴正沿着帽緣在面頰上流滲。他極淡漠地注視着遠方，注視着曠野，注視着雨，彷彿沉入無限的遐思。

在這一刻，我的心里湧起着一種崇高的情思。生命有時只是一種曖昧的存在。什麼是生命的意義？聖經上說：「上帝就是愛，居住在愛的人，居住在上帝心中，上帝也居住在他心中。」生命也就是愛，就是上帝。生命到處存在，一個愛護生命尊重生命的人，他本身就是生命。現在，我看着雨滴順沿胡形霞因勞頓而顯得瘦削的面頰流下，她的閃光的向遠方注視的眼睛，如僕看着生命在風雨中煥發長成……

黃昏時分，終於到達漢口大智門。人們全都失掉了激動，在凄苦的風雨中，大家默默的下車。我們濕着一身衣服，於不很明亮的電燈光下，穿過擁擠的月台，走出車站。胡形霞對我伸出她的右手，我們匆匆的一握，道着再見便分別了。……當晚，我過江到武昌，在輪渡上，我想到自己並沒有詢問胡形霞在武漢的住址

，我想到自己還沒有知道她和她父親的故事。我感到一陣微微的惆悵。這時我才發現自己原來有着一種探揭別人私隱的興趣。我們現在所生活着的這時代，充滿着各種各樣的悲歡離合的故事。或許我們自己也便生活在這些故事之中。

一連三天，我忙於找尋朋友和安頓自己。我覺得自己並不適宜於在軍隊里做工作，我決定離開軍隊，同時也在設法離開武漢。我暫時寄住在一個朋友的家裏。我的朋友是一個新聞記者，適應着職業的需求，他對於一切莫不富有興味，一有閒暇就跟我談時局，談藝術，談武漢的保衛。我們的談話照例不缺乏新資料，因為我的這位朋友每天總給我帶來一些新消息。

有一次他從報館里回來，忽然和我談論起當下業已告結束的蘇北和豫北的會戰來了。這自然是一次重要的會戰，一般報章雜誌上正為它供給着巨大的篇幅，但流行的論調竟然全無新意，好像那些論客們不過是在互相抄襲着同樣的見聞，同樣的感觸。可是這一次我這新聞記者的朋友却帶來一篇通訊稿，他說這是一篇具有獨見的報告。

「你看看，」他顯得很興奮，「這里面可以叫你多見到一些實際的情形，一些

新鮮的東西。這是一篇實錄，尤其可貴的，它還是出於一個女性的手筆的，她在自己的通訊她說她是一個××軍的政治工作人員。」

一見署名，原來這通訊的作者就是胡彤霞。我懷着激動的情緒把它讀了。通訊的內容便是報告這一次衝出敵人的包圍圈的經過，雖然是一種柔弱纖細的女性的筆觸所寫成，却具有着可驚地大膽的描繪，如像一個還沒有完全理解人情的小孩子，在自己所見到的一切事物上，到處發現不滿和疑問，有時這種疑問是不免帶有幾分雅氣的，但更多的是異常精闢的見解。我慫恿朋友把它發表了，同時也使我起了重新見到她的願望。

果然，我這願望在不意中達到了。那是一個晴天的下午，在過江的輪渡上，正當快要靠灘的時候，我聽到後面有人叫喚：

「A，夏先生！」

這便是她，胡彤霞，依然穿着那身褪色的軍裝，不過沒有戴帽子，烏黑的前頭髮很整齊的垂在耳後。她跑上來。彷彿見到久別重逢的故人，非常親熱的打着招呼。表現出一種天真無邪的歡欣。上了岸，在說了幾句話之後，我邀約她到我的寓所里

去坐一回兒。

「好的，」她同意地說。「但是你住在什麼地方呢？」

「一個朋友家裏。」

「遠嗎？」

「不遠，在××巷。」

到達寓所，我引她走進一間狹窄得可笑的小房子里。她說她現在住在一間同樣的小房子里，住在漢口船母家的亭子間里，最初她欣賞着窗外的一架女蘿藤，隨後却被靠壁的一個貧乏的書架所吸引，不拘禮節，她跑近它，無顧忌地翻閱着那上面的書籍，一邊嘆羨的說道：

「你這裏的書可不少，真不少！」

「這裏所有的只是一些無價值的書，只是我自己的愛好。大部分是朋友的，我的只有小部分，去軍隊以前我把它們寄在朋友家裏，不過是我自己隨身攜帶的一份無價值的嗜好。」

「你說得好，」她一邊翻書，一邊答話，「世界上什麼都有價值，一個人的嗜好。」

好對自己更是無上的價值。」

從對書的選擇上，我看出她的嗜好正復和我相同，我問道：「你的愛好這些嗎？」

「是的，我愛好它。人家說，女性總是近於文藝的，這話不錯，文藝是人類最高智慧的結晶。我在學校裏的時候，天天躲着看小說，連上課也偷看看，簡直整個地生活在小說世界裏，我是一個有名的小說迷。同學們都取笑我，說我會發狂了，發癡了，但是自己知道，我有我的幸福。」

於是，在這上面我談了起來，談得很多。在談話中間，我發現她在這一方面知識的豐富，以及超乎她的年齡和閱歷的理解。話一多了，我們又談到別的事情上去了。

「胡同志此後打算到那里去呢？」

「你是問我到那里去工作嗎？還沒有定呢，或許會到昆明爸爸那裏讀書去，不過或許會到長沙去。」

「到長沙去？」

「我有一個同學在長沙傷兵醫院里，她有信來要我去。我自己也覺得到醫院里去做點事情比較的实际些，像我這樣的人也只能做做那樣的工作。」

「一個人能够踏實地做點有益的工作是好的。我們對工作的態度，如其求之太高太遠，不如求之貼近有用。」

「在過去，因為自己一向生活在幻想的世界，所以把戰爭看作一種小孩子的幻景一樣的東西，想着自己投身到戰爭里去，做一個騎着白馬馳騁戰場的女英雄。可是經過這一次的經驗，才知道戰爭不僅僅是一件艱苦的事情，還是一件殘酷的事情。在實際的試驗里，自己竟意外的軟弱，不中用。在戰爭里并不需要點綴品，需要的是實實在在的工作。你說到傷兵醫院里去做着纏繃紗布寫寫信的小事情，不是比在軍隊里當點綴品好得多嗎？」

這樣滔滔地說着的時候，他的眼睛和手一直在書本上忙碌，幾乎翻遍了所有的書了。最後她揀出兩本書來——萊奧·托爾斯泰的「安娜·克列尼娜」和羅曼·羅蘭的「約翰·克芮思朵夫」。

「這兩本書可以借給我看看嗎？」

「當然可以。」我回答。

「看見書，我的「迷」又復活了。那天晚上下了火車，雖說身上全給雨淋濕了。經過交通路的時候，我走到書店里足足翻了兩個鐘頭的書，我的樣子引起不少人的注意。到姑母家的時候，她老人家一見面便落下了眼淚。如果她知道我濕着一身還能够從從容容的在書店翻看新書，真是不知道要怎樣的責怪呢。」

她告辭走了。腋下挾着那兩本書，懷着喜悅和興奮走了。

此後，每隔一兩天，她就來一次。她來的時間不同，在我寓所里耽擱的久暫也不同。有時一早就來了，要到中午才回去，有時却只匆匆的一轉便走了。遇到空襲的時候，她站在窗邊數着天上的敵機，發着可笑的志願：最多的時候是和我談些小說里的人物的事情，人也顯得深沉得多。有一次她突然問道：

「夏先生，我要請問你一點事情——我問的是關於一個文學家的事情。」

「那一個文學家？」

「就是……關於托爾斯泰的，你肯告訴我嗎？」她的眼睛里閃着熱切的光。

「關於他的什麼事情呢？對他我知道的也不多。」

「記得在學校裏的時候，我在一本書里看到，說托爾斯泰是一個貴族地主，一位伯爵，他有幾千農奴，正如他有幾萬畝地一樣。可是他不在意自己的生活，到老來快要死的時候，忽然離開了家。他拋棄妻子，很寂寞地死在一個火車站上，」她激動地張大着眼睛，「——真的是這樣的嗎？我說的沒有錯嗎？」

「沒有錯，的確是這樣的。」

「那麼，請你告訴我，爲什麼他要這樣做呢？爲什麼要不滿意於自己那種貴族的舒適的生活呢？」

「我就自己所知道的告訴她。我注視着她那張激情的面孔，以及她面孔上的那種瞬息萬變的表情。當我講到托爾斯泰企圖以富人自動的讓予財富及有知識者自動的拋棄驕矜來達到人類的真正平等的時候，胡彤霞猛烈地插嘴了：

「這樣辦得到呢？這不是空想嗎？」

「是的，所以他終於無法克復現實社會對於他這種思想的抵抗，尤其是，他自己的家庭里的情形，自己夫人和兒女對於他的完全不了解——這是他一生的最大悲劇，是他出奔的最大原因。出奔的那一年，他已是八十三歲的老翁了。」

她靜靜地撒着，不住的擤着鼻子。隨後深深地嘆了一口氣，喃喃道：「他……可真偉大！」

「托爾斯泰的偉大不在於他的忠實於自己，在於他對生活的永遠的追求。他不會絲毫寬恕自己。他是在世界的前面，但是走得很快，不見容於落後的世界。這製成了他的悲劇！」

「真偉大！」

她坐在我的對面，兩隻眼睛閃着稀有的光輝。這時，她滿臉騰紅，胸脯劇烈地起伏着，似乎有什麼話要湧出口來，但她把它重新咽下去了，她站起身來。

下一次來是在夜間。她從來沒有在夜間到我寓所里來的，這是第一次。她走進我房子時的頭一句話，便說道：

「到我要走了，明天就走！」

「這話是用一種不可遏止的喜悅的調子說出來的。她顯得很亢奮，如像一個小孩子得這一個難得的走親的機會一樣，滿臉是榮輝。她的身上也業已不再是那件褪色的軍裝了，現在她穿着潔白的西式襯衣，短短的綢質的裙子。站在我面前的正是

一個純真的女孩子。

我迷惑地問：

「到爸爸那里讀書去嗎？」

「你說不應該到爸爸那里讀書去不是？」她詭譎地反問，由於過分興奮的緣故，聲音微微發顫。

「也好的，趁這時候讀點書也未始不是一件好事情。」

聽我這樣說，彷彿很感意外，她的一雙有神的眼睛直瞪着我，如像在正我對我做沉默的抗議，又如像在思索着一個突然而來的費解的問題。

「你以為我這話說錯了嗎？」於是我又加添着，「知識是重要的，不要看輕它，抗戰並不拒絕知識。西洋有一位哲學家說得好，「知識就是力量」，這話始終是句名言……」

她默默的在我對面坐下。她吸着鼻子，雙手在摸索着桌上的一個玻璃杯子。她的左手已業復原了，現在只遺留着一縷表皮上的痘疤，這時她垂下臉，始終不說話。壁間凝着一個靜靜的影子。

「你的話並沒有錯，」片刻之後，她抬起臉來，「知識是重要的，我也正需要着它，不過我不希望……」

「你是說你不想去昆明？」

「是的，我不想去昆明。有人說那邊已經變成一個知識的寶庫，有很多像我爸爸那樣的名流學者在那里傳授知識。可是，我不是在學校里讀了十年的書了嗎？我得到什麼東西？那些東西對我有什麼真正的用處？並不是驕矜，我根本懷疑到那個堪察加去能夠求得知識——他們或許有他們自己的知識，他們把自己關在房子里，戴上近視眼鏡研究古生物的骨骼，但那些精微的知識一定不會適用於我的。我見過在敵人的轟炸之下的無數的骨灰，我對那些從地底里發掘出來的古生物毫無興趣。當活着的人都成千成百地被敵人的毒火燒成骨灰的時候，研究那些古生物的骨骼的知識有什麼用？而且，我也不希望和爸爸在一起……」

「你是說你不同意於爸爸那種工作嗎？」

「不完全是這樣，我和爸爸之間還有着一種感情上的贅疣，它阻礙着我去親近他。」

「你不是說爸爸很愛你嗎？」

「是的，」她又垂下臉，「他愛我，也可以說，他是在愛我那不幸的媽媽……」

「你媽媽也在昆明嗎？」

「媽媽——她死了，當我剛出世的時候，她就死了。」

「什麼？那嗎你爸爸現在……」

「他又結過第二次婚，」胡彤霞雙手緊捏着茶杯，她在克制着自己的感情的洩湧，「我是十歲那年開始有名義上的後母的。我說名義上，因為我從未見過她的面，我不願意，或者說，我不忍心見到她。我爸爸是一個好人——我的固執使他深入痛苦，但因此我知道他格外的愛我。人的感情真是一種奇怪的東西。外祖母時常說，我非常像自己的媽媽，不僅僅面貌，就連性格。我幾乎是媽媽的化身。她死了，我出生了，她並沒有死。一個人的不幸彷彿由命運註定，人為完全徒然。比方我爸爸，他痛苦過了，他結第二次婚自然是為的尋找幸福，可是他找到的依然是痛苦……」

她停住了，不過並沒有抬起眼來。夜很靜，都市的聲音退得更遠了，偶而飄忽

的傳來一聲深街小巷的淒涼的叫賣聲，似乎凝結住了似的久久不散。對於這突然而來的沉默，我不知道自己應該說什麼話才好，我感到很大的不安。

「我媽媽是爲了我而死的，」她吸着鼻子，激情地繼續往下說，「她的死是爲了我的生，她用自己的生命換來了我的生命，她在我下地後四個鐘頭之內就死的。後來爸爸說她在臨終的那一刻，還伸手摸着我的小臉，好像是使自己即使死了，但自己的生命却遺留下來了。她要爸爸和對待她一樣的對待我，她是含笑死去的。爸爸追求了她五年，她是爸爸的上帝，但是婚後只短短的一年工夫，我是第一個孩子，可以說，是我打破了他們的美麗和幸福。爲什麼幸福總是短暫的呢？幸福是一朵潔白無瑕的雪花，而不幸却總是一杓沸水。媽媽一死，我就代替了她的位置，承受着爸爸的愛。我記得當我已經稍稍懂事的時候，爸爸還是往往緊緊抱住我，吻着我，讓自己的眼淚滴落在我小小的臉龐上，狂熱地叫着我的名字。我的名字也就是我媽媽的，爸爸把我當作媽媽的復活，他用全心靈來愛我，一刻不離開我，他對外祖母發誓不再續弦……」

我靜靜地聽着。

「一直到我九歲的那年……爸爸是一個慈心的人，他始終如一的愛我，他時常拿媽媽的照片給我看，要我認識自己的媽媽。而且，他又用媽媽的照片和我的臉貌相對，他說我臉和媽簡直是同一個模子里鑄出來的，看見我如像看見媽媽一樣。但是，是幸呢還是不幸？到我九歲的那一年，自然，那時候他的年齡也還輕，在一個完全偶然的機會里，他遇到現在那個媽媽了。感情有時堅實如鐵石，有時却又脆弱如蘆葦。在這一點上，我爸爸是一個危險的人物，他和她很快的便結了婚，不錯，從此之後，我是有着一個名義上的後母了。不過，我秉賦着媽媽的固執，我啼哭着不願意見到她，當時我竟然用絕食來抵抗爸爸。他是愛我的，一個小孩子的固執使他痛苦着。我是媽媽的化身，知道我的難以說服的性格，不能不允許我發自童雅心靈的要求，把我送到揚州去外祖母那裏去。記得當我一見到外祖母時，便哭不成聲而且要爸爸立刻離開，要他永遠不要再來看我……」

沈涵於悲傷的回憶之中，她的聲音變成瘡痍，連連吸着鼻子。我透過一口氣。把自己的眼線從胡彤霞身上移開，我似乎聽到自己心的跳動。

「他走了，」她竭力壓制着自己的感情，又復訴說起不尋常的身世。「我那可

憐的爸爸。他墮着眼淚走了。到這時候，外祖母代替了爸爸。但是，爸爸能忘記我嗎？不，他不能忘記我，一直到現在，他還沒有忘記我，他一直在做着對那不幸的媽媽的贖罪的工作。我相信他是這樣的。我的固執的態格已經在他心里打下痛苦的結，他無法解除它，對於爸爸，我已經變成了他的良心。」

「難道他沒有到外祖母家看過你嗎？」我插嘴問。

「他，你是說我的爸爸嗎？」她抬起睜着眼淚的眼睛，「差不多每半年，他總要從上海趕到揚州來一次，他給我帶來一份父親的愛和一份小小的禮物。但我拒絕着他，每一次都設法逃避着他。感情的裂罅是無法縫補的。有一次，他異想天開，希望我能還對後母生過母女之情，他把她帶了來，感謝天，我沒有給不意撞見，我剛好在學校里。外祖母派人來叫我去看見新媽媽，自然我沒有去，而且一連三晚不肯回家。一聽到說後母的事，接後她便是陷害媽媽的毒手。那時候我已經十五歲，進了中學了。」

「可怕的性格！」我在心里叫道。

「我讀過一本小書，一個美國人的故事；拉瑪爾丁的「葛萊齊拉」。我幾章

那個女主人翁，那個生活在陽光和海水之中的珊瑚女。純真而無知是幸福的。可是即使是那樣，命運却終於賜給她一個慘酷的悲劇。而我，我却過早地成熟了感情了。我沒有見到過自己的媽媽，但我的記憶里却只有她。自己參加軍隊里的工作之後，在昆明的爸爸知道我的行止。他曾經好幾次打電報給在漢口的姑母，也接連的寫航空信來，要我到昆明去——也就是說，要我去完成他贖罪的工作。他在信里寫了很多使人看了動情的話，而且，有一次還匯來了旅費。可是我沒有去，不願意去，彷彿有一種力量在阻止我去。」

「難道你還不願意去見你的後母嗎？」

「或許是的，」她遲滯地回答，「或許現在的情形又是不同了，我的所以不願意去昆明，已經不僅僅是感情上的緣故。人變粗了，感情也好像粗了。到底是爲了什麼，我說不清楚，不過我只覺得那阻止我去昆明的力量似乎不像以前單純。」

說着這樣的話的時候，她重新昂起頭來，她的眼睛大而清澈，臉孔上浮現着一種凜然的表情。

「那麼究竟是什麼緣故呢？」

對於我這追問，她並不立刻作答，她站起身來，自己習熟地從熱水壺里倒了一杯開水，如像第一次走進這房子一樣，她環視了一下四壁，然後搖搖頭說道：

「或許是……那金絲繩里的繃水米已經不再適合我的脾胃了，我渴望着一個廣大的世界，我總覺得自己什麼地方有了改變了。」

「這樣不是要使得你爸爸太失望了嗎？」

「是的，他對我一定會很失望，」她搖搖頭，「但有什麼辦法呢？或許現在他才真真地要失掉了我了！」

「你這樣說……難道作女兒的不應該設想一下父親的痛苦嗎？」

「痛苦？」她沉吟着回答，「誰是這痛苦的製造者？這痛苦不應該由我來負責，在我的靈魂里沒有罪……我說得對嗎？在這以前，我並沒有想到這上面去。自然，爸爸是一個難得的好人——他將因此而感到痛苦，他還不能失掉我。」

「你瞧這時代對人的力量有多大！」我對自己說，然後又把這樣的意見告訴她。」「不過，或許你爸爸也會有一天能夠丟掉你的……你說不會嗎？」

對我這詢問，彷彿感到極大的意外，她睜大了迷惘的眼睛。

「很難說……他能够丟掉我？他怎樣才丟掉我？是彼此的距離愈遠了呢，還是近了？自然，以前他那樣的對待我，是由於他太了解我，而現在，則由於他對於我的完全不能了解，他沒有改變，我却好像有了改變。這是一個可怕的距離。」

說到這里，如像突然被什麼驚醒似的，她伸手瞧了瞧錶。

「什麼？」她說，「十一點鐘了！時間過去得好快！今晚話說得多了，對不起，夏先生，以後再見！」

送到門口，我才想起自己還沒有知道她究竟到那里去，於是，在分手的時候才向她問了。

「真巧，」她笑着起來，「說話說得糊塗了。我明天去長沙。我覺得自己在軍隊里並沒有做什麼事情，還是去海峽殖民地做點更實際的工作比較有益些。」

一個人回到房里，我默默地坐了許久才上床睡覺，胡彤霞的面影清晰地深印在我腦里，我似乎還聽到她那動人的聲音，似乎看見她溼着一身衣服，在曠野里行走，面頰順沿着帽緣從她面頰上滾下……

第二天，我原定下午到徐家車站上去為她送行，臨時被別的事情岔過了，此

後我雖然也曾經過長沙，跑過別的許多地方，可是——一直沒有重逢過她，也沒有再得到她的消息。

三十一年六月重作於雙十街



附

錄

空白页

「籠」與「鳥」 羅維茲加

附

關於「家鴿」及其他的一段雜感

錄

自從「婦女」成爲「問題」以來，頗使一些大人先生們感覺頭痛。過去有一套禮教，和什麼「三從四德」的教條，使女子不能不低頭。然而，時代畢竟向前了一大步，永遠那末一種老套，也就不行，必須加點新的方法，在這二十世紀科學昌明的時代，也就有了科學的「御婦術」。甚至可以在表面上，口頭上贊助男女平等，而另一方面，却在用種種方法證明女子總是女子，永遠不能和男人並肩的。比如：希特勒提倡「三K主義」，但是不好逕直響應，於是盡用旁敲側擊的方法，來證明女子的真正位置是應該在家裏的。況且在我們中國是「古已有之」，不是說過「男子

主外，女子主內」的話麼？雖然在今天應該有點變通了，但她們的「真正的位置却必須是在家庭裏面」的。偶爾出外「活動」要也不過是一種寂寞的家庭生活之外的「消遣」而已！

前些時候，曾爲了女職員問題，哄了一個時期，聰敏的主政者，也不喊，也不叫，暗暗的訂些條例，或者慢慢的藉故裁退了，叫你知難而退。這回爲了澈底起見，不再從枝節上談問題了，因爲要說婦女不該有職業，豈不有礙於「男女平等」之說嗎？如果逕直喊出婦女都應當一律回家，也未免稍嫌太直率而易於引起刺激。因此，在「別宗別義」的第一章，必須說，男女是應該平等的，而且是真正平等的。這種平等乃是建築在生物的平等之上的。這種生物學的平等說是男女在性的行爲上是絕對平等的，甚至女性往往是佔優勢的，因爲一她不怕丈夫以不平等待她，因爲她常具有「性」的武器，可用以強迫男子就範，他就範囉，「平等」——生物的，真正的平等——就得到了」（尹及：談婦女）而且得到如下的結論說：「從這個基本觀點我們又可以推得以下的論斷：即女人的真正位置是在『家庭』（HOME）裏，因爲只有在『家』裏方能得到真的，生物的，長久的平等，在『家』外——譬如

說，參政會——得到的平等是假的，人做的，暫時的。」（詞前）這就很明白了，而且也非常透澈了。一句話就够：你們女子如果要得到真正的男女平等的話，那祇有一條路，就是必須回到家庭裏去，否則，即使你們之中有的參了政，做了官，也還是假的，人爲的平等，這樣的狡辯家，不再提賢妻良母，不再談男女不該平等，而且指給你獲得真正平等的一條道路：要你把握住「性」的武器，佔據家庭，則「男女平等」云云都可迎刃而解了。

接着是沈從文先生的指迷，他「用一種較新的觀點來解釋婦女問題」了，因為這「新的觀點」無論如何要比那些三從四德之類來得動聽，他認爲「婦女之中大多數并不明白自己本性的真正需要是什麼，而違反了生物的習慣，社會的習慣，在不可能的情形中，一切都希望同男子一樣」，實在是近於「不識相」的。最後則斷言「在女子由於意識朦朧不自覺，在男子則由於糊塗不管事」的緣故，致使「婦女問題轉趨複雜，直到國家沒一個婦女來處理它……」如果依照沈先生的意見，婦女原不成什麼問題的，正如另一個論者所說：「婦女問題，就是知識婦女的問題，大多數婦女僅可說無什問題。」而沈先生在這裏便替少數的「知識婦女」的問題，找

到了一條解決的道路，那就需要一個像樣的「家庭」，並且舉了一個「實例」，女的是一個婦女解放論者，男的是反對論者，兩個人曾經寫過很多論爭的文章，後來彼好事的朋友把他們撮合成爲一對夫婦，女簡便不再寫文章反對家庭，男的也不再敵視女子了。沈先生從這里推得了一個論斷，就是說婦女祇要有一個「像樣的家庭」，便一切都沒有問題了。沈先生的這個「新的觀點」，祇在開發「生物平等」的家庭論，把婦女問題縮小爲家庭問題。提倡了新的主婦論，把它和社會問題一刀切斷了，使它孤立在一「生物的習慣」中，去把握「性」的平等武器。這就是沈先生和其他的「大政治」們的新的觀點所在。

最近又讀到了載在「現代文藝」第三卷第一期上的孟西彥先生的「家鴿」。

王西彥先生在他的小說的開頭引了一句A·拉瑪爾丁的話說：「籠鳥的羽毛，是永遠不適宜於海燕的」。作者將婦女比着「籠鳥」，而使女子的真正位置是在家庭裏面」的論斷形象化了。先來敘述一下故事的梗概吧。」

一對年青的夫婦，帶着兩個孩子過着美滿和好的生活，主婦姚文英爲了參加第二次的三八婦女節，在睡夢中輾轉覆側的期待着這個美麗而熱鬧的日子，特別使她

興奮的是在明天的紀念節目中，有她的演講。在第二天的整個上午都在忙碌着化裝和背講演講稿，男主人洪志彬則用一種憐憫的心境幫助太太去完成一種「新式的消遣」。

「待到把太太打發到會場之後，就回到家來嘆息了。作者同情的敘述着：「對於他生活永遠是一根無情而緊逼的鞭子，永遠不讓他有喘息的餘暇。」等到太太從會場裏興高彩烈的回家的時候，追問着他對於今天的觀感和自己在大會羣衆中應得的美譽的時候，他祇好茫然的敷衍着了，而一面却在男主人心中吶吶的可憐着她：「你分明只是一隻家鴿……」而已。

女主人在追求新生活的路上，他參加了婦女慰勞隊，預備出發到前線，男的主雖然不高興，但是爲了憐憫，就慨然的想着：「就讓他飛向風雨去試一試自己的驅力吧。」

「放他太太到前線去。但是女主人一走，孩子就發起癩來，屋子也變得零亂不堪了，嘆息着，「一個家庭沒有主婦」怎末成呢。男主人完全沉落在狼狽的境地中了。然而作者的筆一轉，主婦姚文英回來了，而且眼睛一紅投到男人的懷裏，委曲的訴說着：「雨水把公路泡鬆了，弄滑溜了，前面的一輛客車翻下了河，好險！……我們的事總算開過了，半路的一座橋又給水沖壞了……志彬，我不該不聽你的

話：「男主人利華，而且安慰着『可憐的英』。你是『德家鎮』，只合生活在那春天的陽光下，和風雨是無緣的……不要哭，回來就好了。」

作者在這裏寫成：他『一語論』一件事，卻做得非常『愚』。比較沈從文先生所舉的例，是更爲動人，更爲發覺着一婦女的真真正正位置是在『家庭』的結論上正確。而且更進一步：叫你去試試吧，家鎮是不適於風雨的；你一離開『家』，不僕家不像家了，你自己也會吃不消，而敗退回來的，不得敗退了回來，而且『要眼睛一紅地投入男人的懷裏，說一聲：『我回來了，此後再不離開你……』』這話哪是出於自願，飛也飛過了，但是飛不遠，叫你非回來『投降』不可！不是比起沈從文先生的「某夫婦」更是徹底嗎？

作者曾用心的描寫着『女主人』公，英，在『一段』一段地寫着：「一個由於一具精細的心腸所佈置的幽美的風景，而是表現了她是一個好主婦，很能處理自己的生活。但是這時期却慢着一段新的生活：參加社會活動。自然在有些地方，喜歡出風頭，愛好虛榮，應該是初出參加社會活動的通病，在男子方面，也何嘗缺少。」作者在第二二段中，幾乎用了『力』來描寫女主人公的風頭主義和虛榮。

憤恨，却把純本能地追求新生活的要求壓抑下來。但也終不免洩露出一點真正的意欲來，作者用男主人回憶追述着：「在照片上，妻正是一個朝花一般的少女，純真，矜持，慧敏，不似天孫地厚……在那時，彷彿這世界上時常有一種東西，一些生活中看不見的神奇，由那時的兩球儀而來，使對他近乎盲目的熱情的追求着，捕捉着……可是一過了最危險的結婚期，他的路斷了命運的早限，人事逼逼上來，生活開始變幻在一種酸澀之中，很快的，世界跟自己一同衰老了，枯竭了，可憐的妻，在少女時代，她企圖做一個生活的冒險家，她的夢想更其美麗，她像鴉蝶撲火似的追逐着一種永遠的神奇，然而眼前的世界却是既平凡又沉悶，有了家庭，不久便有了孩子，自己已親手架造起來的夢的樓閣，業已由自己親手將其拆毀，於是熱情經過着從衰頹到死滅，而她的青春也退回夢裡，一起沉入生活的深淵……」

這一段追述一方面說明了夫婦幾度會經熱烈的追求過美麗的生活。一方面却說明了男主人洪志彬的觀點，認為婦女一走進家庭，則所有轟轟烈烈的理想和幻夢，都應該破滅了。作者復藉了男主人的身份，懷着一種憐憫而理解妻子的情緒，批判着女人的行爲：「女人是一種奇怪的動物，直到現在，從感情的廢墟上還在不斷的

茁發着新苗。如今她豈不是又在找尋激動，又在追求另一種夢，或者說，又在企求一種沉悶的生活中的消遣物了嗎？」作者在這裏把婦女的社會活動是看作爲生活中的消遣物，是平凡和沉悶的家庭生活中的一個刺激。而且可以說完全忘掉了「家庭」以外的廣大社會的存在。

——籠 與 鳥——

作者在這故事裏，按排了他自己所想像中的男人和女人的代表，而把同情完全放在男子這一面，用一種憐憫和感慨的心境描寫了他的女主人公。在第二段中，女主人幾乎在使用了她的特殊怪；撒嬌取得她的勝利，使男主人到莫可奈何的地步。在第三段和第四段的敘述中，則完全表現着男人是怎樣用了他慈悲的憐憫心對待女人。這種憐憫貫徹了全篇的意旨，也就是由於男主人公的憐憫，才使她「任性的」參加社會活動，使她「在風雨中去試一試翻刀」，使她「追求一點夢似的幻想」，「企求一種沉悶生活中的消遣物」，「這里不談權利，也不談義務，而只是一種「憐憫的賞賜」。

如果進一步的考察，從這裏面找出了男主人公洪志彬潛在的殘酷意識，他在這裏表現了「欲擒故縱」的心理，放縱她投向社會。作者寫着：「英，你分明只是一

隻家鴿，現在，想飛向風雨，唉，怕你幻想的翅鬮又將受着那不可避免的傷殘了，而且判斷她「實在只是一隻家鴿……」永遠不會飛得遠的。

比較，男主人公洪志彬是要比沈教授更澈底，更有手段些。第四段中幾乎完全是替「談家庭」做翻版，男的不但是完全贊同，而且更爲澈底，他說：「你們女人……老實說，一向被稱爲『沒有靈魂的動物，』根本不配談什麼平等，我是說，你們女人根本受着生理上的限制，這種限制是天定的，人爲沒有辦法去更改……」。男主人公更爲證實着沈教授的論據，他繼續教訓着女人說：「那位小說家的話是很有根據的，他所根據的小半是別人的成例，大半却是自己的經驗。理論總是敵不過事實的經驗的。那位小說家自己的太太不是上海赫赫有名『黑牡丹』嗎？不是說，也很有學問，很會寫文章的嗎？……那位小說家追求她的時候，寫了多少情書，化了多少心血，她向他擺了多大架子！人家都預料他將要得到一個可怕的悲劇，可是一旦結了婚，她便歸他所有了……如今這不是變成一個道地的太太，一個上等的賢妻良母！」他的結論是女人沒有自主的靈魂，總歸得給男人同化的，而且斷定：「女人的生命和幸福代價就是犧牲，女人的全部責任就在『犧牲』兩個字！」。

10。這真是再徹底也沒有了，不但不會平等，而且是連靈魂全沒有了，剩下來的是在家

爲父母犧牲，出嫁後爲丈夫犧牲，丈夫死後，再爲兒子犧牲，這還不是徹底的三從論嗎。不是尹及先生用「性武器」失掉了作用，連沈從文先生的「美滿家庭」也一并失效了。女人在這裏祇是「一個沒有自主靈魂的附屬物」而已。

—— 鳥 與 籠 ——

不過，我們從這裏也可以找到「家庭生活」在這樣的社會環境裏面所有的矛盾，

男主人必與其說是爲了使「家鴿」去試一試翻力，則毋寧說是要調劑一下沉悶而無聊的家庭生活，要減少一點夫婦間在感情上的某些矛盾，而藉了這個新的刺激物，便於引起一點興味。正如作者會細心描寫的一段，說：「生活太沉悶了，煩瑣的人事使得她失却一切夢想，變成憂鬱而厭倦，心身迅速向衰老下來，主宰着她的，只

是一種自暴自棄的心理，一種對於生命的卑棄，因而成爲一個永遠的精神的囚徒。

現在，他從倦怠的窒息的生活中發現一樣新鮮的事物了，如像摸索在海底的人發現一顆明珠，她正以小孩子的熱情奔向它，縱使他明知她所追求的只是一個幻想，但在這個幻想沒有破滅以前，他願意她的熱情能夠保持得更久，如像願意她在某一種沉悶生活中意外的消遣物上的興味能夠保持得更久一樣。」但是作者的筆觸停止在

這一段落上。而沒有把問題發展下去。讀者可以說：作者並沒有企圖把握這個「家庭生活」的矛盾之其癥結所在，以致於作者在處理這樣一個題材的時候，祇看見「表面的某一二現象」並沒有把這些現象和現實聯絡起來，所以才把家庭生活的苦悶孤立起來。把婦女問題拖到污濁的泥潭裏面，肯定的解釋了「女子是沒有自主和靈魂」的。如作者能夠更進一步的考察他的男主人公和女主人公在「孤獨的生活」裏面反映了怎樣的意欲，又怎樣的環境，怎樣的現實，致使一個美滿的家庭會沉入於煩悶生活中呢？作者在這裏沒有把握住這些糾葛，雖然在作者所表現的事象裏面，企圖繪出一幅家庭生活的小喜劇，其結果，不過是在證明一個家庭婦女「一匹家鴿」便只合生活在平靜的一籠子裏面，要想飛出去，那一定會碰壁」的。

然而，女主人公姚英是不是一定會達到「碰壁」的結局呢？她有沒有受到一點社會的衝擊和影響？使她更爲勇敢一點呢？關於後者，我以爲從故事的發展上看，姚英是在開明或進步是爲了開放沉悶的生活，追逐一點新異的幻想而參加了社會活動，到後來，她被選爲慰勞隊代表的時候，她是糾齊而且純真的，即使仍然清風

頭主義的成份，却也不能忽略了她受着的影響。她說：「想不到自己，也還能夠爲國家族效點勞！」並且在丈夫用種種方法和語言來阻難的時候，她斷然地說：「難道我不應該替民族國家效點勞嗎？難道我就這樣沒有用嗎？難道女子的世界只能是廚房和寢室嗎？」她終於能夠毅然避開那些襲來的打擊而走了。並且使得丈夫洪志彬也祇有捏一把汗，把她放走了。這時候，一個沒有主婦的家庭，變得沒有了秩序，孩子也就在這個時候病了。假設作者不準備使姚文英敗退回來，這個暫時失掉了主婦的家庭是不是便生活不下去了呢？或者是弄得更糟糕了呢？自然，這個社會怕還只能如作者所描寫的那幅凌亂而失掉秩序的家庭畫面，但是女主人却未必就那樣脆弱，在雨水的阻礙，而敗退回來吧。但是作者按排的結局是要使一隻只是試一試翻力的家鴿，永遠不會飛遠的。這正如養鳥的主人，在一定的時候，要到郊外去放放鳥一樣，無非是一種消遣而已，這就是作者所下的結論。然而，我相信如果作者能夠多看到一點翻翔在廣大的原野上，森林中的飛鳥，那結果，也許會不同些吧。

我寫這篇感想，並不一定是僅僅讀了「家鴿」的原故，也並非是要求作者把姚

文英飛得更遠些。我以為，一個作家更應該把視野放得廣闊一點，把例證引用得更普遍，更多一些。僅僅憑着自己的一點經驗，或是以一，二特殊的現象，來概括一般的時候，是容易流於偏頗的。比如沈先生之以某夫婦為例，而判斷「女子的真正位置是在家庭」，假難免不失之於「武斷」。尤其是抗戰以來，婦女所生活過的「狹的籠」，有多少是被敵人的火力粉碎了，但也正因此，而有多少婦女走向了戰場，走向了各種鬥爭生活的場所。所以，僅僅認為籠鳥的羽毛，已不適於高飛，而忽略了那籠子，和那籠子外面的社會，是不能正確的來判斷「籠鳥」應該是永遠關在籠子裏的。

這篇雜感就寫到這里為止。

三十年九月四日寫

三十一年二月改寫

關於「家鴿」的辯解

對一篇作品作主觀的解釋很不容易。對一篇作品作太肯定的批評，則甚是危險。我通常常說，我們應該避免作品的公式化，同樣的，我們的批評也應該避免公式化。一篇作品，在作者心里從醞釀到寫出，那應該是一個精微的過程。一個認真嚴肅的作家，他對於自己所處理的題材，自己所表現的風意，自己作品所產生的社會影響，他珍惜重視，所以在寫作時，決不願意草率從事，踏人窠臼。如果他所寫的是一個活人，一個有血有肉，有感情，有思想的活人，他所需要的是縝密的觀察和精細的分析。一個人的行動不是憑空實現的，一如樹木的根生於泥土，它必須根植於生活。托爾斯泰曾經把柴霍甫的一篇小說，比作古代仙女所編織的花邊。說那里面編織進作者自己的理想與熱忱。當我們鑑賞這種花邊的時候，可莫為粗心大

意不獲，起碼我們不應該讓自己的眼睛在花邊的花紋上迷眩了。據開作者的懸想與五熱忱，說什麼「這還合我的意」或「那我可不歡喜」等等的話，不願輕下斷語，給以整個的肯定或否定。仔細點兒，再看看，看清楚了，然後下斷語也不算太晚。猶之醫症診病，唯有看清病原，才能夠對症下藥，妙手回春。我這樣就是爲了辯解那篇甚遭受可怕的誤解的作品——那篇「家鴿」。

本年春季，懷居在閩中一個小小山村里，我寫了「家鴿」。和寫它那一時期所寫的其他幾個短篇一樣，我的企圖是在發掘抗戰中的人性。我們不能再在二句口號一桶標語之下做應考文章了，不能再去寫那些出奇的神話和單純的英勇故事了，我們應該跨出一步去，應該嘗試去寫在抗戰試驗中所顯現的人性。不消說，我的企圖是失敗的，至少是——這是非常幼稚的，如像一個脚力不濟的登山者，我只有在山麓對那最高的頂點遙望與歎的份兒。「家鴿」的失敗尤其顯著，因爲它只不過被寫一個小小鳥并不怎樣深刻的諷刺。我初意是寫出一個可憐的人，一個脆弱的女性，一個徒勞的高遠的幻想，一個容易破滅的夢。但人性是什麼，如果不是由生活土壤所結成的果實，我們不能把自己的人物塑在神龕里。「家鴿」的女主人袁姚文英，

在我的腦子里早就存在着，不過一直沒有把她寫出來。我想我應該寫一篇，是她的再去寫她。剛好在這時候發生了所謂「婦女問題」，在報章雜誌上連接看到這類爭文章之中，我看到一羣天真的論客，在那里反復叫囂，那熱情和勇氣，有時簡直使我啞然失笑起來。「真該寫了，」放下那些名文，我對自己說道，「真該趕快寫了。」於是我稍稍改變了原來的打算，把自己對婦女問題某一部分的意見，也索性容納到作品里面去，結果便成功了「家鴿」。

發表之後，不到兩週，便接到一位國立××大學的女生的抗議，一封長長的熱情天真的信。她說她是懷着一股不可遏制的怨憤寫着信的，她說當她讀着「家鴿」的時候，一如置身於懸崖絕壁之上，惴惴不安地希望着女主人公能够順利地從「籠」中飛出去；而當姚文英終於參加了婦女慰勞隊上前線去時，她幾乎透過一口氣了；一心以為飛出「籠」去不會中途返回來了，可是竟然中途因區區雨水之阻返回來了，這結局真是她所料不到的，甚至是不公平的。「這完全是作者你的播弄，」她說。自然她和她的同性同學們都不喜歡這種「播弄」，並且，最要緊的是她正

當「女子應該回家庭去」的呼聲高漲的時候，「家鴿」簡直是一根壓迫着手里的鞭子，一種「助桀爲虐」之幫。「難道我和我的同學們都看錯了嗎！」最後，她這樣問道，她說她希望能夠得到我的回信，「給自己的作品負點責任——向迷惑的讀者解釋真正的含義的責任。」自然我並沒有使她失望，我很快的給她寫了一封長長的信，在信的結尾，我說了大意如下的話：

「……你的話是不錯的，「家鴿」的確是一根鞭子，但它是壓迫者的手壓的，而是督促者的手壓的。誰是婦女的壓迫者？是「家鴿」里面那個男主人公嗎？是某些主張婦女真正的位置是在家庭里的論客們嗎？如果那樣想，那麼我要坦白的說，不管你和你的同學們聽了會不會不高興的說，你錯了，的確確錯了。婦女解放的敵人是入社會，不消說，那里面也包括着你們婦女自己，徒然的空喊着「解放我們」或是咒詛着「你們自私的男人」是沒有用的。如果整個社會還停留在不合理的情形之下，如果婦女們還不能真真站將起來，去參加改革社會的工作，並且從這種工作中改革自己，那麼什麼叫罵都不能招來真正平等的結果。你和你的同學們讀了「家鴿」而生出非議，唯一的原因就是你們太熱忱了，感情太衝動的緣故。「家鴿」

「所處理的，實際上是一個舊題材，所表現的題旨也不算新穎。我覺得我不必多化唇舌給它作多餘的解釋。我只要反問你社裡的同學們，如像『家鷄』里面的女主人，不認爲她那樣的人，如像她那熱心於修飾和虛榮，善於向男人撒嬌，一種依賴男人，不認爲生活也不認識自己的人，她成爲一隻海燕嗎？如是我投好時尙，埋沒良心，把她突變爲一個英勇堅決的志士，你們看了不會覺得好笑嗎？」

除了那位大學生，另外還接到不少讀者和友人的來信，有的自然是向我提出抗議，或是表示善心的惋惜——惋惜我落伍的思想——；但也有的是認爲我在向婦女們投了一個認真不苟的問題的，其中有一位友人，在來信里則說到最好從正函寫，最好把女主人公寫成一個經得起生活試驗的人。她於寫服了自己種種弱點之後，終於成爲海燕，飛到遠處去了，——這就完了。——我不願意那樣做，——我在回信里說，「你看見過時下那些關於婦女問題的文章嗎？如果你看過他們那種過於樂觀的態度，過於天真的想法，你也就不會反對我做這樣的反面文章了。」不久，又接獲在陪都重慶幾個婦女刊物里見到對『家鷄』的異議，那種單純天真的態度，不亞於前些時候的論客，我看了簡直只有苦笑的份兒。但我不願再爲此喋喋有所辯正，明眼的讀者

一定佔着多數，例如首先給我寫來長抗議的信的那位大學生。她就在第二次^{（附註）}的來信里說，在讀了我給她的回信以後，她又重新去讀了一遍「家鴿」，她對女主人公的愛情完全變了，她可憐她，且並沒有同情。「姚文英的遭遇是一個喜劇式的悲劇」，她說。她給我們的殷鑒，她教我們反省存在於自己意識里的缺點。

事情過去了，幾乎連我自己也慢慢的忘記了。「家鴿」的缺點很顯然：發掘不深，頓意也不很高。這樣粗淺的作品竟然也招來了誤解，真可想不到的。可是當我在一年後的今天拜讀到羅蕪先生的「籠和鳥」時，我覺得他的誤解較之那位大學生更大，他簡直是在曲解着「家鴿」了。恐怕他對它的這種曲解，也正代表着一部分讀者的見解的吧，那麼我的辯正反而成爲不少的事情了，雖然對自己的作品作辯正並不是一件怎樣愉快的事情。

羅蕪先生在他的文章前面加一行小題目道：「關於『家鴿』及其他的一段雜感」。他首先引了尹及先生和沈從文先生的談婦女和家庭的文章，隨後談到「家鴿」，而且說自己的寫這篇文章「並不一定是僅僅讀了『家鴿』的原故」，說只是一篇「雜感」。這或許是他的謙虛，但實際上他是在對「家鴿」作嚴厲的批評，而且是「

種過分嚴格的批評，一種不留餘地的否定。他在簡單的複述了一遍「家鴿」的故事之後，立刻下着斷語道：

「作者在這里完成了他的『結論』，故事鋪敘得非常美麗，比較沈從文先生所舉的例，是更爲動人，更爲證實着『婦女的真正位置是在家庭』的結論之正確。而且更進一步，叫你去試試吧，家鴿是不適於風雨的；你一離開『家』，不但家不像家了，你自己也會吃不消，而敗退回來的，不但敗退了回來，而且要眼睛一紅地投入男人的懷里，說一聲：『我回來了，此後再不離開……』這回可是出於自願，飛也飛過了，但是飛不遠，叫你飛回來『投降』不可！不是比沈從文先生的一妻夫婦『更是澈底更爲動人嗎？』」

曾經讀過「家鴿」的讀者諸君，你們看這個斷語下得多麼簡單容易，又下得多麼率直天真！「家鴿」的故事講到一個有着「美滿和好的生活」的家庭的主婦，她憑着一時虛榮的衝動而去參加婦女慰勞隊，出發上前線去，結果因吃不消外面的風雨而重行回家來了，羅蓀先生便根據這樣的故事斷定我是在證實「婦女的真正位置是在家庭」的結論之正確了，那麼容我反問一聲，如果我在「一篇個品」里寫了一個對

抗戰夫變的信心不堅定的我，我豈不是就變成向敵人投降嗎？如果我在另一篇作品中寫了另一種完全不同的女性，寫了一尊真正的海燕，是不是就可以證明我的思想的矛盾，或者我的神經的不健全呢？我相信羅孫先生是決不會不明白這樣淺顯的道理的，他之所以要下這樣的斷語，很顯然地，在他的筆下存在着兩個作履；明白的說，便是他把「家醜」作犧牲，不管三七二十一，硬把它拿去當作尹庚先生和沈從文先生的文章的注腳，藉此發一逼他自己的「難感」而已。這是要看他兩下文就可以明白的。他始終一把扭住作者是在藉着男主人公燕慈彬的身份說話，也不管作者願意不願意，用作品里的男主人公的觀點來代表作者自己的觀點，同時把作品中的女主人公去代表全體婦女，「則曰『作者復藉了男主人公的身份，懷着這種憐憫而理解妻子的情緒，批判着女主人公的行爲，』」以爲「作者在這裡，把婦女這種社會活動是看作為社會中的消遣物，是本凡和沈問的家庭生活中的一種輔助教訓，而且可以說完全忘掉了『家庭』以外的廣大社會的存在。」再則曰「作者在描敘事實，要排了他自己所想像中的男大和女大的代表，而把同情完全放在男主人公方面，用一種憐憫和感慨的心境描寫了他的女主人公，」並且稱所有男主人公對女主人公的

刻薄可憐的批評，全派到給作者，甚至連男主人公所聽的「他何女人」也老實說

「何被稱爲『沒有靈魂的動物』，根本談不到平等，」和「女人的生命和幸福的代價就是犧牲」女人的全部責任就在「犧牲」兩個字」的論調也當作是作者軟弱點，認爲作者的論斷「真是再徹底也沒有手」，因而爲作者下解釋並且對作者發憤歎道：「不但不會平等，而且是連靈魂全沒有了，剩下來的是在家爲父母犧牲，出嫁後爲丈夫犧牲，丈夫死後，再爲兒子犧牲，這還不是徹底的王從論嗎？」唉，讀者諸君，你說對着這樣天真的批評，我能有什麼話可說呢？

如果羅荪先生和讀者諸君問我爲什麼要把男主人公寫得這樣「殘酷」，把女主人公又寫得那樣無用？自然，這也是一個够天真的問題，但我還是在這里解釋幾句吧。前面說過，一個人的行動是根生於生活的，而我們的女主人公姚文英，她雖然曾經熱烈追求過美國的牛話，但當她一淪入家庭的「籠」中時，那種轟轟烈烈的理想和幻夢，就爲瑣碎的事務所壓碎了，非但業已放棄從前那種對美麗生活的追求，而且變成安於自己平靜的家庭生活，變成一個好主婦了。但如若在這樣的家庭生活中，竟全無變化，那麼我的這篇小說豈就無從產生了？所以必須有點變化。這變化是什

麼？我在小說里明白的寫着，是女主人公的「企求一種沉悶生活的消遣物」，而亦是一種對整潔婦女前線的覺醒。在這裡，我業已安排下故事的結局，因此才在小說的開頭引用了A。拉羅爾丁的話的。在這樣的前提之下，作爲一個小說作者，我的任務便在於努力刻繪出女主人公那一種缺乏自覺的衝動，以及這種衝動之未能使其成爲一隻真正的大海燕，豈不是很自然的事嗎？我很小心的寫着，在每一個小場面小動作上面表現着家鴿之所以未能變成海燕，羅孫先生說我把「故事鋪敘得笨拙蒼脆」，其實我的目的就在於表現那個主要的題意。如果叫我在這樣的刻劃之後，又憤然地把女主人公寫成一顆英雄，一個志士，恐怕不僅僅作爲作者的我不願意，也將是羅孫先生所覺得可笑的吧？至於男主人公，我把他寫成一個平平常常的人，一個旁觀者，他之所以要對女主人公發那種「真澈底也沒有」的陳腐的論調，乃是爲的反映出女主人公平日的生活態度。他對她說着這樣的話，她自然是抗議的，可是那是一種怎樣可笑的抗議呢？難道讀者可以看出她是在作着一種有認識的抗議嗎？正因爲他看出他的衝動的虛幻，這才斷定她「實在只是一隻家鴿」的。甚至於羅孫先生稱給他的所謂「潛在的殘酷意識」，也是很冤枉的，他並沒有像羅孫先生所推

察的那種「欲擒故縱」的心理，雖然一般男人所具有的那種男性的自慰心理倒是有。他斷定女主人是家鴿，但這隻家鴿在籠中住得厭了，膩了，爲了消遣，偏要飛向風雨去試試耐力，如果我把他的「殘酷意識」發揮到極點，他竟不肯「縱」牠出去。那麼作者不寧便只有放棄自己的基本的企圖了嗎？但是一個作者無論如何必須保有他的自由——安排一個較爲方便的場面去完成他的企圖的自由的。

這樣說來，是不見羅孫先生不肯給予作者以這份自由呢？或者，根本沒有看出作者的企圖的絲毫呢？那個似乎又不盡然的。因爲他接着寫道：

「不過，我們從這里也可以找到了家庭生活在這樣的社會環境里面所有的矛盾，男主人公與其說是爲了使『家鴿』去試一試耐力，則毋寧說是要調劑一下沉悶而無聊的家庭生活，要減少一點夫妻間在感情上的某些矛盾，而藉了這個新的刺激物，便於引起一點興味。……但是作聲的接觸停止在這個段落上，而沒有把問題發展下去，或者可以說，作者並沒有企圖把握這個『家庭生活』的矛盾及其結廬所在。」

這話聽起來似乎是對的，實際上羅孫先生在這里又有意無意地抹煞了作者努

功的」方面了。羅蕤先生說作者沒有企圖把握「家庭生活」的矛盾及其結核所在，而說作者在處理題材時，「祇看見了表面的某一二現象，並沒有把這些現象聯結起來。」但「家庭生活的矛盾及其結核」是什麼，如果不是「家庭生活」在這樣的社會環境里面所有的矛盾」的反映，羅蕤先生明明白「一層」——我們從這里也可以找到「這種矛盾」再則曰「這個社會怕還是只能如作者所描寫的那般凌亂而失掉秩序的家庭畫面」了，還要要求作者的什麼呢？難道應該再加上那一套陳腐的經濟權呀社會改革呀等等的世說嗎？

關於整個婦女問題，我在這里不敢妄發一辭。對於家庭生活在我們這社會環境里面所存在的矛盾，我在另一篇小說里，曾經寫了幾個不同的女性，一個「單身主義者」，她為了要投身社會改革的工作，不願意讓一個家庭拖累住自己；而在我們這社會里，一個結了婚的女子是很難擺脫家庭的拖累的。她認為一個知識女子是在這過渡的時代里，必須有犧牲（自然，她的犧牲和「家餉」里面的女主人公的犧牲是不同的），因為她看的知識女子的悲劇太多。一個受過高等教育的女性，一旦結了婚，很自然的孩子就來了，家庭生活的負擔就挑了，事實上不容許她再投身社會。

結果她所受的教育便成爲一宗可悲的浪費。我們平時讚美崇高的母性，又要求婦女們不顧一切的擺脫家庭的束縛，這種矛盾的高調，對婦女問題的本身怕是很少俾益的吧？那麼怎樣來解決這問題呢？回家庭去嗎？抱獨身主義嗎？有了家庭之後又不顧一切的往外面衝嗎？羅蕪先生似乎是贊成後者的。但在我，在「家鴿」里僅只表現了像姚文英那樣的人，在那樣的家庭生活與社會環境之下，很少可能從家鴿陟地一變而成爲海燕；在別的作品裏，暫時我也還沒有明確地提出什麼肯定的主張或一結論——至於翱翔在廣大原野上和森林里的飛鳥，我是見到過的，而且我也寫過以那樣的女性作主人公的小說了。不消說，對那樣的飛鳥，我不吝嗇自己的尊敬，雖然也還不敢貿然預想那些飛鳥的前途，猶如我不敢貿然給婦女問題下什麼「結論」一樣，但自然，羅蕪先生最後所說的「一個作家更應該把視野放得廣闊一點」的話是健全正確的。遺憾的是，羅蕪的話和我的「家鴿」却毫不相干，因爲我既沒有說那里面時女主人公就足以代表婦女全體，而且一如像鳥類之中有鷹隼，有海燕，也有鸚鵡，有家鴿一樣，女性羣中有英雄，有志士，也何嘗不可以有姚文英及其相似的人物；而我們這裏以爲現在是婦女求解放的時代，就不能指摘其中的缺點個人。在

這種地方，魯迅先生的話不是錯的，他說中國人的缺點在於有些人安於「自欺」，由此並想「欺人」，譬如病人，患着浮腫，而諱疾忌醫，但願別人胡塗，誤認他爲肥胖，如果有人當面指明，說這並非肥胖，而是浮腫，那麼他就失望，含羞，終於成怒，罵指明者，以爲昏妄了。羅蓀先生坐自然不會是那樣的，而竟然如此曲解了「家鴿」者，恐怕是由於對婦女解放運動的前途太過奢望的緣故吧？

三十一年九月五日

裝 幀 ． 陽 太 陽

